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9032404 7

D 20110922
多倫多三聯書店
D 20110922
多倫多三聯書店
SCB 544

www.subculture.com.hk
ISBN 978-962992267-2
9 789629 922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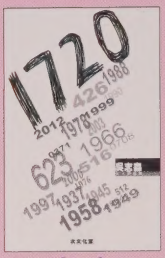
吳志森・感言集

我沒有敵人

封面設計：蔡秋白　插圖：吳穎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1720》

《折翼牢籠》

《天堂沒有豆腐渣》

《香港人不高興》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我沒有敵人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補購

吳志森◎作品
感言集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折翼牢籠》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52元）（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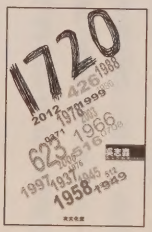
香港人的聲音
敢言集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不高興》



《1720》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1720》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解釋甚麼呢？是王丹來港的入境申請，為何會臨門失腳？是當初答應十位高官出席安息禮拜，為何突然臨陣「縮沙」？還是要向華叔解釋我只是一位沒權沒勇的小官僚，阿爺話事，身不由己，一切都由不得我作主，祈求華叔原諒？官員們只逗留了幾分鐘，就急不及待離開，連基本禮貌都不顧。

華叔大去當天，小官僚第一時間發佈唁文，對華叔熱愛中華熱愛香港，作出高度評價，政治抽水，溢於言表，是否因為華叔深受香港市民愛戴，不得已而為之？王丹親臨祭奠的要求，擺出一副萬事有商量的姿態，拔高了市民對成事的期望，是因為不敢逆民意而行，還是只為了博取掌聲？

結果，某個中央大員的一念之間，一切盤算都成為泡影。「一國兩制」原來如斯脆弱，公義常識，敵不過長官意志。這個蕞爾小島的最高掌權者，原來是那麼的不堪一擊，只要上頭怒目一睜，下官只懂躲閃一旁，手騰腳震，沉默不語，完全不敢據理力爭。

算了罷，小官僚來與不來，出席不出席華叔的安息禮拜，對喪禮的莊嚴本意根本絲毫無損。小官僚沒有資格把喪禮降格，這種反覆無常的權謀計算，是他親手把自己和特區政府的格，踩在地上，任人踐踏。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日

六長四短

尖沙嘴聖安德烈堂的小花園，一大早就開放給公眾致祭，陸陸續續來了五六千人。民眾手執鮮花，魚貫走到華叔遺照台前，鞠躬、默禱，甚至跪下，含着淚水，泣不成聲，然後簽下名字，繫上黃絲帶，向這位為中國為香港民主事業拚搏終生的鬥士，致以最後敬意。

華叔對平反「六四」堅持到底，感動了萬千香港市民，六長四短的鐘聲，飄揚着的黃絲帶，彰顯華叔未竟的遺願，叫港人勇敢地將這棒子接下去，讓燭光點燃，讓鐘聲響起，不止照亮這個蕞爾小島，還要響徹神州大地。

為了避開這明顯不過的訊息，香港最高的掌權者，帶着一眾港人不認識的低層官員，在六長四短的鐘聲未響起之前，中午時分，躲躲閃閃的來到教堂致祭。

只見長官兩眼失神，一臉繃緊，放下鮮花，來到華叔的遺像前，口中唸唸有詞。從表情神態看來，絕對不像禱告，是要向華叔解釋甚麼似的。

團體發起遊行，到中聯辦示威，早令中央不滿。治喪委員會更把司徒華的喪禮與支聯會掛鈎，把帛金捐給支聯會，在安息禮拜響起「六長四短」的鐘聲，把喪禮搞成政治活動，激怒了中央。拒絕王丹入境，是你們反對派做成的，責任不在我方。

聽到這種煞有介事的歪理，我真的笑出眼淚。

華叔做過香港立法會議員，做了二十一年支聯會主席，毋庸置疑，華叔就是政治人物。特首向華叔政治抽水，只讚揚他支持二零一二政改方案，但華叔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曾特首卻絕口不提。華叔支持八九民主運動，營救被追捕的民運學運領袖，堅持平反八九民運，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想起華叔，就一定想起中國民運，就一定記起平反「六四」。華叔的喪禮聯繫到「六四」支聯會，根本是應有之義，也是理所當然。

愛國建制人士常把甚麼甚麼「政治化」掛在口邊，其實最政治化就是他們自己。連食飯拉矢，都有政治角度，都能嗅出政治氣味來。指摘別人政治化，其實是賊喊捉賊。他們要靠這些歪理搵食，何必認真，不看不聽，也就算了，但工作關係，我每天都被迫面對，非常厭惡，也相當難頂！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歪理連篇

王丹來港悼華叔，其實真的只差臨門一腳。特區官員與治喪委員會已談到具體細節的安排，甚至對不同方案作過沙盤推演，但到最後關頭，中央大員在一念之間推翻了所有決定。一個可以紓緩「六四」情結、提升特區政府形象、顯示中央政府包容胸襟的大好機會，全都白白錯過，統統成為泡影，反映了大國崛起的中國，仍無法脫離濃厚的人治色彩。

在媒體讀到香港建制愛國人士如何為中央的決定，面不紅心不跳地解釋，理曲氣壯地說項，看得哈哈大笑，一洗這幾天來的鬱悶心情。

我看到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央擔心王丹的證件有問題，怕有被迫滯港的風險，到時賴着不走，麻煩就大了。這個所謂擔憂，歪理連篇，是典型的政治化妝師的吹風產物。台灣當局早已公開保證王丹的回台證件，還拿這個來做文章，真的令人失笑。

我又看到另一種說法是這樣的：王丹一開始就高調地向外張揚，而且不少無關的香港

知最後會不會以「成功爭取」來邀功。

連愛國建制人士都表態了，王丹入境還會不成功嗎？不但如此，特區政府的主事官員，亦跟華叔治喪委員會負責人，開始商談王丹來港的細節，雖然強調還未最後拍板，但稍為理性的人都會相信，事情相當樂觀，已跑入直路了，還會臨門失腳嗎？

但我們崛起的偉大祖國，在政治問題上，是很難用理性來判斷的。由於決策毫不透明，王丹最後被拒來港的「死因」，今後一段時間，相信還會有不少紛紛擾擾的猜度。

但最難堪的，相信都是那批早一天還表示「樂觀其成」的愛國建制派了。他們心知肚明，特區政府本也想讓王丹入境，但阿爺在最後關頭突然叫停。這明顯是中央某個大員的最後決策，只能揣摩，不能批評，作為愛國建制人士，更有義務和責任為阿爺分憂，理所當然要找種種理由為中央解釋說項。

前面急煞叫停，後面跟車太貼，幾乎人仰車翻，唯有緊急轉軚。「有考慮整體公眾利益」、「政府毋須交代理由」、「不會破壞一國兩制」，太勉強太尷尬了，不得不搜索枯腸，找一些理直氣壯的理由。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人仰車翻

王丹被拒入境悼念華叔，令不少人跌得一地眼鏡碎。說真的，起初大家都沒有心存甚麼希望，尤其是保安局長急不及待表了一個冷血無恥的態：「悼念不一定要來香港」之後，人們早絕望了，認為王丹可以來香港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後來，新上任的港澳辦主任會見香港媒體老總訪問團，大玩猜啞謎遊戲：「一國兩制下，內地不會干預特區事務，相信特區政府會很好地處理有關事件。」之後，王丹能否入境，又重新燃起港人一絲希望。

阿爺暗示，港官緊跟，口風急變，蔚為奇觀。保安局長一改強硬態度，表示會以「開放務實，情理兼備」考慮王丹的入境申請。特首先生更主動回應：「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酌情處理這個問題。」王丹入境，官員突然大吹暖風，給人一種希望愈來愈大的感覺。

是否早已聽到風聲，還是想抽政治油水，一眾本地愛國建制人士，除了一小撮「極左」派外，也紛紛放軟口氣：人道理由，特殊處理，開放入境，樂觀其成。如能成事，不

到重建，由規劃到保育，由新界土地到丁屋政策，由羨富變成仇商的過程，把長期存在歷久不衰地產霸權現象的前世今生，分析得淋漓盡致。這也是一部通識科必讀書，當然要多花心機和時間細讀，畢竟，這不是甚麼全攻略的雞精之作。

書的緣起，與陳雲被停寫專欄有關。彭社長提議陳雲把幾篇「鬮禍」文章，結集成小冊子，流傳後世，但陳雲認為書會太單薄，重新再寫又花太多時間，於是提議找不同作者共寫一本書。彭社長吹雞集合，得道多助，很快就埋好班，文章也火速齊集，差不多以史上最短時間成書。

《九評地產黨》的書名改得很爆，不少人以為抄襲法輪功，其實是取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鬧翻後，中共九評蘇共。九大作者的評論，叫「九評」最適合不過，「地產黨」是香港最大的政黨，連官府都忌他們七分，試問哪個黨能與之匹敵？

書名是陳道長的主意，怕人抄橋，嚴格保密，連大部份作者都不知道，初見書名和封面，甚至嚇了一跳。地產商的屁股是摸不得的，何況是地產黨！這樣的書都敢出，是否下了從容赴義的決心？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九評地產黨》

未上市，先轟動；未開賣，已加印。陳雲道長在《九評地產黨》的序言，給一份免費報紙要求大篇幅節錄、跨版轉載後，網上瘋傳，一發不可收拾。

聞說早前出版的《地產霸權》長居暢銷書榜首，次文化堂堂主彭志銘的嗅覺了得，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既有市場又有批判兼盡社會責任的大好機會。

單看作者陣容，就知道這本書不是跟風七日鮮之作：有文筆辛辣批判不留餘地的陳雲、有特區退休高官變身時事評論人的王永平、有民間學者馬國明、有活躍於公民社會的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有對文化保育社區更新發展政策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黃英琦、有嶺大學者許寶強副教授、有遊走於學術與傳媒的王慧麟、有香港首席政治漫畫家尊子、還有猛車邊敬陪末座的小弟吳志森。利益申報了，廣告賣起來會自在得多。

如果說，《地產霸權》是讓讀者了解香港地產業如何運作的入門書，這本《九評地產黨》，就是一本研究地產財閥如何成獸成魔的深造作品。作者都是嚴肅的評論人，由強拍

們精心製作的蕃茄醬和洛神花醬，份外清新可口，貴是貴了一點，推廣一下，不愁沒有出路。

問題是，要當現代農夫，不能只靠浪漫主義，也不可三分鐘熱度，要持之以恆，光靠熱情是不夠的，除了學習農業知識、學習種地方法、學習如何增加收成外，農業作為一種產業，如何生產如何推廣如何銷售，對市場變化的掌握，每個環節都是一門學問，都需要腳踏實地苦幹，運動式的熱情不能可持續發展。

當有年輕人提出：「我要當農民。」不少人都當成笑話來聽，講出一萬個困難而大潑冷水。香港經濟各個領域都幾乎被大財團壟斷，除了替地產富豪直接間接當牛做馬外，我們沒有太多選擇，想像的空間已經磨蝕淨盡。人們只認同一種出路：賺錢置業成家生子，一世都為地產財閥打工。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園田居，種菜養花，月入幾千元就可自給自足，所有時間和空間都由自己控制，遠離地產財閥的魔掌，多麼令人嚮往，問題是，香港有足夠空間讓人選擇另類的生活方式嗎？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歸園田居

香港農業早已式微，大部份新界農地，都不是用來耕種，而是用來做廢車場、貨櫃場、倒泥頭的堆填區，又或早已一塊一塊的賣給了地產財閥，他們處心積慮，等待時機，先破壞自然生態，再申請改變用途，然後發展成天價豪宅。在如此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仍然繼續耕作的農友，為香港保存一點農業命脈，應該特別值得珍惜，應該特別受人尊敬。

有城市人會當周末農夫，或在郊外租一塊地，或在城市某一角落參加耕作活動。一星期五、六天，土地交給真正的農友打理，自己卻在銅臭裏忘我地打滾得透不過氣。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周日，拋開一切，到山林野地，跟泥土打交道，舒展筋骨，洗滌心靈，甚至當成贖罪懺悔的一種儀式。地產主導極度資本主義化的香港，卻沒有完全把農業淹沒，農友們掙扎求全，採用有機耕作的方式，打開一條出路。

可能是受到天星皇后喜帖街等保育運動的影響，特別是受到菜園村事件的啟發，一些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放棄了自身的專業，投入耕種。我品嘗過他們做的有機麵包，試過他

在田中間的枯草下面，挖深一點，才有馬蹄。慈姑，就要到田的另一邊，在那些綠油油植物的底部，才可以挖到。想有所收穫，非要進一步親近泥巴不可。

我站在田邊，裝作拍照，觀察兩個女兒的反應。平時大呼小叫，對甚麼異物都說污糟核突的城市小女孩，很快便把鞋脫掉，剩下襪子，一步一步的走進田中間。淤泥的承載能力當然不足，泥巴直達光潔亮白的小腿，泥足深陷，雖未至不能自拔，也走得有點艱難。

動手挖了，我們邁來一步，馬蹄早已給人挖個精光，又或沒耐性找不着，但大大小小的慈姑卻給我們從植物的根部，一粒一粒的挖掘出來，每挖到一粒，都興奮的叫起來。手當然髒了，衫褲也沾着污泥，奇怪的是，女兒沒有甚麼抱怨，還挖得不亦樂乎，我嚷着要走，得參加其他活動，但她們卻捨不得離開，要多留一會，多挖點。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城市人營營役役，從來不知道或不願知道食物是怎樣辛辛苦苦種出來，亦不會探究人與土地的關係。一次的田間耍樂，當然無法得出甚麼結論，但始終是親身經驗，淤泥沒有甚麼可怕，也不一定核突污糟。雖然女兒不太愛吃一起挖回來的慈姑，但希望她們明白，泥土，是孕育生命的必要條件。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泥巴

「墾原收成節」稱得上是「收成」，當然要做些工夫，重頭節目，是挖馬蹄和慈姑，想有收穫，就要自己動手。

馬蹄和慈姑，都是生長在灰黑色的淤泥下面。遠處望去，泥面上有很多三趾腳印，沒有人類的騷擾的時候，不同種類的雀鳥一定在這裏開過甚麼大會，群鳥雲集，好不熱鬧。體態輕盈的雀鳥尚且留下到此一遊的痕迹，我們以上百磅的體重，踏在淤泥上，可以想像得到會是甚麼光景。

城市人有太多保護，腳板與泥土，無遮無掩，毫無保留的接觸，絕無僅有，何況要光着腳直接插進泥巴裏。泥土是灰黑色的，在有潔癖的現代人眼中，灰黑色代表骯髒、病菌、不要碰。於是，站在田邊，不少人都露出猶疑的表情，脫還是不脫（鞋子和襪子）？挖還是不挖？變成了一個抉擇。

起初，有人蹲在田邊挖，以為這樣就可以腳不沾泥。但站在田中間的工作人員解說：

了不同品種的作物，有較乾旱都可以生長的生菜、芥蘭，種在濕地水田的西洋菜和通菜，不同品種的蓮花，不同種類的瓜果，還有在香港已經幾乎絕迹的稻米。

各種各類的農作物，種甚麼也要有點講究，如果莖幹是空心的，裏面可以藏着不少昆蟲，供鳥兒食用。有花、有果、有籽，還帶着蟲和魚，變成一個生物多樣生態豐富的環境。有食物，可以居，不同種類的雀鳥，或路過暫住，或棲息繁衍，就這樣，塱原吸引着遠道而來的雀鳥。

我們走到一塊注滿水的田間，甚麼農作物都沒有，以為是荒廢了。遠處，有十多二十隻長着粉紅色長腿、身形高䠷的黑翅長腳鷸，不停用又長又尖的嘴，在水裏尋找食物。導賞員說，這裏養的是供觀賞魚食用的「水蚊」，養「水蚊」用的是雞糞，也會生出紅蟲，「水蚊」撈起賣錢，紅蟲留在水田裏，成為鳥兒的豐富大餐。有隨嘴得來的食物，雀鳥當然不肯錯過。

在細心的經營下，不少早已在香港絕迹的鳥種，又回歸了。較少出現的雀鳥，又飛到塱原來。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墾原收成節

誤打誤撞，登入觀鳥會網頁，發現一個活動，叫「墾原收成節」，已經是第四屆了，怎麼好像從沒聽過。留意我文章的讀者，會知道墾原是我常去看鳥聽鳥拍鳥的地方。那裏保留着仍然耕作的農田，有獨特的生態環境，吸引不少雀鳥棲息覓食、生育繁衍。在以推土機為首的進步發展觀裏，墾原可以成為觀鳥者的天堂，得來一點都不容易。

面對「收成節」這三個字，我們這些對「粒粒皆辛苦」一無所知的城市人，有「坐享其成」的慚愧。沒有耕作，怎可以收成呢？與其說是收成節，不如說，這是一個充滿農村氣息的嘉年華，增加我們對墾原的認識，給我們有親近土地的機會。

落馬州支線不跨過墾原而改用地下走線，使這塊淡水濕地的性命，得以保存。長春社和觀鳥會合作，在政府的支持下，於墾原展開了復耕保育的工作，多年下來，卓有成效。

農友當然希望種些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例如蔬菜之類，但如果千篇一律都是菜田，生態環境單一，提供的食物有限，未必能吸引雀鳥。在保育團體規劃下，一大片平原，種

二零零九年，每十年已上升零點一八度。這些客觀數據，說明了地球正在暖化。酷熱、嚴寒、暴風、洪水這些極端天氣現象，都可能與氣溫上升有關，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說起天文台，近幾年都收到他們的月曆，當中資料豐富，詳盡實用，我都珍而重之。除了一般月曆有的日期、新曆農曆、中國二十四節氣外，還有上面所說的氣候資料，包括每個月的正常紀錄，例如平均氣溫、雨量、濕度、雲量等等，還有歷史上的極端天氣：最冷、最熱、最乾、最濕是哪一天，都一目了然。

鮮有留意的每天日出日落、月出月落時間；潮汐漲退時間，連漲退到幾公尺都有；望月朔月、上弦月下弦月的日子都可以找到。這些資料，可能對我們這些營營役役，只看見眼前五吋的城市人沒有甚麼用，但至少，可以提醒我們對自然現象的關注。

潮汐漲退的資料，不少人以為只有漁民才需要，原來對觀鳥都非常重要，尤其影響水鳥涉禽的行蹤，要有所收穫，必先掌握潮漲潮退的時間。

我第一次收到天文台月曆，是二零零九年，還是超英哥做台長的時候，每個月份的圖片都是驚鴻一瞥的飛羽瞬間，攝影非常專業，令我愛不釋手。跟着的一年，變成了天文台的工作照，典型政府部門的設計，有點沉悶。今年（二零一一年）的圖片，部份是拍攝自然現象，雖然有所進步，但攝影技巧還有待改進。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天文台月曆

冷還是不冷，是現在冷還是兒時更冷，不能單憑感覺，應該看客觀標準。手頭有一個香港天文台印製的月曆，當中的統計數據，極具參考價值。

由一九七一算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的平均最低氣溫是攝氏十五點七度，一月份的平均最低氣溫是十四點一度。由一八八四算到二零一零年，除了二戰那幾年，十二月份最冷是四點三度，一八九三年的一月份最冷僅零度，二月份最冷則是二點四度。在天文台網頁，可找到更詳盡的資料。

在發出寒冷天氣警告那幾天，攝氏零度以下在某些高地也出現過，甚至結霜，但這都不是全港普遍情況。

一八九三年那次零度，是個別地區，還是全港現象，仍有待查證。

童年時代比現在更冷，原來感覺跟客觀數據是吻合的。根據天文台的資料，香港平均氣溫確在上升當中，而且升得愈來愈快。上兩個世紀每十年上升零點一二度，一九八零至

穿骨，把所有可以穿的校服披在身上，仍冷得震騰騰，冒着寒風上學，就像上刑場一樣。

即使坐在班房，把所有窗都關上，不知哪裏來的風，吹得兩耳失去知覺，以為已經掉了，露在外面的小手，也凍得僵直，不受控制，無法提筆寫字，手指也冷得長出凍瘡來，紅腫疼痛，痕癢難耐。

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當年幸福多了，衣物由底到面都高級得多。保暖內衣是必備的了，校褸的質料，有抓毛內履外加防風大衣，即使真的嚴寒，也頂得住有餘。還有那些暖包暖蛋甚麼的，今天的學生可能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冷是甚麼回事。

當記者時曾到北方山區採訪，農村學生當然沒有足夠的保暖衣物，只得幾度的氣溫，也是冷得無法活動。他們上學，要走一段長長的山路，如何保證不在途中冷僵？負擔得起的家庭，給孩子造一個手提火爐，正方底盤放上點着的火炭屑，上有手把，孩子輪流拿着上學，互相取暖。回到學校，放在身邊，整個課室也暖和起來。小息遊玩，中午吃飯，也是火爐不離手。

農村用柴火作煮食取暖的能源，不能浪費，孩子用的只是灶底的炭屑，很快燒光，放學，拿着熄了的火爐，又要捱冷回家。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冷

連續十多天寒冷天氣警告，寒風刺骨，好像很久沒有這樣冷過了。環保人士說：碳排放溫室效應全球暖化，似乎並沒有發生，極端天氣引起的巨大災禍，卻一波接一波，着實不容輕視。

冷，把兒時記憶都帶了回來。不少人在討論，是現在冷，還是我們童年時代更冷？先不看客觀數據，單憑印象，我的感覺是幾十年前，比今天冷得多。

還記得那時候在雜貨舖逐斤買花生油，裝在玻璃樽裏。寒冷天氣，花生油凝固了，要用溫水把它熱了，才可以倒出來。今天不知是因為溫度未夠低，還是油中加添了其他化學物品，抑或非花生油不容易凝固，很久沒有看過這種現象了。

在暖笠笠的被窩裏被迫起牀，像被迫剝一層皮。那時還沒有即按即着的熱水爐，一大早起來要用冷得冰一樣的自來水洗臉，慘過行刑。兒時衣服單薄，遠不及今天保暖，最矜貴的衣服是棉襖，學生校褸的質料，差得像紙皮，既不擋風，也不保溫，寒風颳起，入肉

這些邏輯混亂水平低下的批判文章是畸形體制的產物，是過去幾十年政治運動的歷史形成的。這種「極左」意識形態，在內地早已銷聲匿迹，主流媒體也絕無僅有，只剩下一些「左派」網站苟延殘喘。文革陰魂，卻竟然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保存得如此完好無缺，真是令人驚訝。

不要以為這種文革式的大批判，針對的只是我一個人，其他人就可置身事外，別過頭，就可以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他們固然是針對我，但確確實實在針對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如果能用如此低成本，十多廿篇文章就能打掉一個不同意見的節目主持人，而大家又視而不見，袖手旁觀，大氣也不敢吭一聲的話，今天是我，明天，大家都不能倖免。

還記得納粹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的故事嗎？「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我沒有敵人

把前文《不是一個人的戰爭》放上網，得到最多的回應是：「支持！」「撐你！」「頂住！」「你絕對不是一個人！」「他們的批評就是對你的讚美！」各位網友，我在此謝過。黨報來勢洶洶，老友憂心忡忡，緊急約我出來吃飯，打氣減壓。天寒地凍，心頭暖意，直透全身。朋友、讀者、聽眾、觀眾，熱情、誠懇，默默站在我身邊，表達支持，又豈會四野無人，當然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如何看待這些急風暴雨的批判？我第一個反應是：習慣了，也在預計之中。有壓力嗎？當然有，更大的感受，是好像突然遇到一大群蒼蠅，帶着惡臭，嗡嗡亂飛，趕之不去，與其說是壓力，不如說是令人討厭的干擾。

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對黨報沒有恨意，對千篇一律的批判文章，對千人一面的打手作家也沒有恨意，我反而同情他們。寫這些奉命文章，可能是為了搵食糊口，更可能是身不由己。我沒有敵人，他們都不是我的敵人。

恐怖主義的一貫手法，就是狂轟濫炸，傷害無辜，使一般人都感到懼怕：「如果繼續這樣，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目標？還是收斂一點好了。」雖然目標不是瞄準你這個人，但產生的震嚇效果，殺雞儆猴，擔心會否有同一下場。甚至令其他人疏遠你，連開口支持都擔心受到連累。所謂寒蟬效應，就是如此這般產生出來。

黨報為何要對我密集批評，答案早已寫在紙上：「特區政府對吳志森公器私用，不能視若無睹，必須炒魷，否則就不能向納稅人交代！」「你還有資格做港台的節目主持人嗎？」「新任廣播處長如果繼續視而不見，港台肯定被吳志森拖累，沒有前途。」

清楚不過，用心太明顯了。要在新處長上任前製造輿論，向港台管理層施壓，把我除掉，甚至將我的存在與港台的前途掛鈎。何德何能，太抬舉了，要達到目的，輕言一句就可以了，何必勞師動眾呢？

但試想想，如果用十多篇邏輯混亂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就可以把一個不同意見的節目主持人換掉，成功了，食髓知味，看其他人不順眼，下一次豈不又可故技重施？黨報要控制港台，要用文革大批判的手段來控制香港的輿論導向，可以輕易得逞嗎？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恐怖主義

「為了一個自認『崇高』的目標，整肅意見相左的人，不惜濫殺無辜，以製造震嚇效果，是民間做的，叫做恐怖主義。政府為之，叫做國家恐怖主義。」——龍應台。

我連續幾個星期受香港兩份黨報十多篇文章的密集攻擊批判，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一種恐怖主義。

首先，對我而言，他們的企圖非常清楚，迫我閉口噤聲。有網友問我：「為何要花如此大的力氣對付一個人？」這個問題我也希望知道答案，但如果你知道幾十年前那個瘋狂的年代，明白這幫人感染病毒到今天還未痊癒，而且早已深入了血液骨髓遺傳基因，這種非理性的荒謬行為常常發作，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有網友問：「恐懼嗎？」恐怖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別人感到恐懼，然後屈服。如果我既恐懼又屈服，豈不中了恐怖主義的下懷？像一些網友所說，給黨報批判，是我的榮耀，證明了我講的是真話。問心無愧，我恐懼甚麼？

我們這些讀過毛選，看過四人幫梁效文章的過來人，老老實實，這種水平，連幼兒園程度還不到。太多正經事要做了，跟他們認真，只會浪費人類寶貴的時間。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二零零四到二零零六這二年，黨報對我主持節目的批判，來勢洶洶，我把那些文章保存，幾年下來，用十二號細明體，足以填滿超過二十張A4紙。不過那時候的背景形勢有所不同，名嘴封咪，肅殺之氣，撲面而來，有人趁機混水摸魚，企圖通過黨報的影響，肅清媒體的不同聲音，要他們只能聽聽話話唱讚歌，不許有任何異議。結果，當然是不能得逞。

這種文革式的大批判，停了幾年，今天突然又再發作，兩星期密集攻擊，已經寫了幾萬字。動機根本毋須猜測，從文章的內容看，就知道企圖是一貫的：要禁閉我的聲音，要港台除掉我這個人。

奇怪的是，我只是傳媒界一個小人物，無論能量和影響力都遠不及封咪名嘴，用密集式的輿論攻勢要我閉嘴，這種厚愛，就像用洲際導彈打蚊子，何必呢？直接找有關負責人，下個命令，不就可以了嗎？

這不是一個人的戰爭，但縱使四野無人，我還是要自己面對，因為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由去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下旬開始，香港兩份黨報，發動對我的大批判，直至寫稿為止，已經有十三篇了，哈哈，數量超出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的紀錄。不讀內容，單看其中一些標題，已經夠嚇人了：

〈吳志森充當「政治打手」違港台持平原則〉、〈港台吳志森公器私用〉、〈吳志森當「打手」網友不接受〉、〈吳志森偏袒反對派違持平公正原則〉、〈吳志森利用「自由風」節目「井水犯河水」〉、〈吳志森走火入魔港台豈能放縱？〉、〈吳志森：你有批評過反對派？為建制講過好話嗎？〉、〈網民：「做人不能太吳志森」〉、〈吳志森豈可利用「自由風」節目煽動仇商仇富〉、〈放縱吳志森逾越兩制界限港台須問責〉……

我沒有逐篇看完，一來是這些所謂批判文章，水平低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四十年不變；二來是羅織的罪名和搜集的證據，像一盤甩了磁粉的錄音帶，剪剪貼貼，舊文翻炒，邏輯和語言的混亂，即使多讀三遍仍是不知所云。

一二政改方案，力爭黨友及市民認同。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

「司徒華先生擔任立法會議員多年，議政論事，嚴謹認真。他亦是一位資深教育家，從事教育工作四十載，知識淵博，桃李滿門，更領導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多年，對本港教育界貢獻良多。」

「我和我的同事謹向司徒華先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縱觀整篇內容，用詞得體，態度懇切。刻意不提成立支聯會，不提華叔對內地民運的貢獻，作為特首，身份不方便，政治不正確，可以理解。

但文中提到「他支持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力爭黨友及市民認同。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有路人皆見的政治抽水動機，是最大的敗筆。曾特首這種做法，是拉別人的裙蓋自己的腳，用華叔的形象來肯定自己，這不是抽水是甚麼？華叔對這種做法會感到高興嗎？

試想想，如果通篇新聞稿，將上述這段為自己臉上貼金的內容抽起，非但不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更排除了人所共知的不良動機，不是好得多嗎？但如果刻意非抽水不可，別人又有甚麼辦法？

二〇一一年一月九日

政治抽水

華叔走了，一位影響香港歷史進程的人物過世，在香港社會引起極大迴響，對華叔的懷緬和悼念，是自然不過的事。

我特別留意不同政見的人，對華叔逝世的反應。官方新華社只用了八十八個字，稱華叔為特區前立法會議員，其他一概不提，官方口徑，尚可理解。本地政治人物中觀點不同的，大多語焉不詳，都是遺憾、痛心、可惜……顧左右而言他，不敢對華叔有任何實質的，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評價。

建制中人，最勇的可能是行政長官了。曾特首在華叔過世後幾小時，就發出了一篇頗為詳盡的新聞稿，原汁原味抄錄如下：

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一月二日）對司徒華辭世深表難過。

曾蔭權表示：「司徒華先生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他為人剛直不阿，一直堅持理想，從不言休。崢崢風骨，深受各界尊敬。」

「即使晚年與癌魔搏鬥期間，司徒華先生仍然念念不忘香港的民主發展。他支持二零

華叔不但是理想主義者，更是現實主義者，搞運動既講原則，更重視謀略，甚麼時候放甚麼時候見好就收，何時播種，到時候收割，華叔都有一番獨到見解，而且眼光銳利，看見人家看不到的東西。看到形勢逆轉，明知再不可為，會突然叫停，保留實力。這種獨到的謀略，在香港近世的政治人物當中，前無古人，恐怕更無後之來者。

就可能因為謀略的運用過快過急，無法不惹起爭議。晚年反對五區辭職變相公投、推動與中央溝通、同意通過政改方案，都成為泛民分裂的導火線，至今仍爭論不休。令人不解的是，當年猛烈批判馮檢基的「又傾又砌」，與提倡「大和解」的劉千石決裂，又或批評張炳良建制路線，華叔今天的取態，與他們有甚麼分別？從本質上看，他們更是早着先機而已。不過，人無完人，在人生的長河裏，不惹起爭議的，只能是平庸之輩。華叔豐富多彩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香港社會運動史。人雖已去，但遺留下來的影響，相信會延續下去，歷史功過，留待後人評說。遺憾的是，華叔未能親手完成回憶錄，只能由他人代筆，歷史原貌能否保留，令人擔心。

願華叔一路走好！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悼華叔

跟華叔沒有太多交往，我是記者，他是政治人物。初出茅廬採訪華叔，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內容是甚麼相當模糊，但記得他嚴肅得令人害怕，準備不足，只會捱罵。後來在電台訪問他，都是有關六四、民運的話題，對華叔感性柔和的一面，很少接觸。

華叔寫專欄，我是他的讀者。後來，我跟他同寫《明報•三言堂》專欄。華叔這個小框框，少談硬繃繃的政治，有時寫古詩，有時是老作家舊聞，更多的，是寓言。後來才知道，華叔曾經編輯過兒童刊物，更是講兒童故事的高手。華叔的故事，微言大義，語重心長，讀後，都有豐富的收穫。

華叔搞教協，創立支聯會，成立民主黨，是香港工運、社運、本地和國內民主運動的奠基者，對香港歷史進程帶來極深遠的影響。

華叔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堅持」兩個字，決定要做，工運、社運還是民運，不管道路如何崎嶇曲折、艱難困苦，都會堅持到底，永不罷休。

神七上天京奧世博亞運，本地媒體的篇幅沒有少。如果北京當局善待異見分子，沒有把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關起來，沒有用維穩之名肆意打壓維權人士，沒有買官賣官貪污腐敗，沒有強拆民居霸佔私產造成流血衝突，沒有內地這種體制人為地製造出種種負面新聞，香港媒體會報道嗎？

王老師在香港教書，每天接觸媒體，沒可能不知道吧！就算身在國內，通過互聯網，不少內地人對香港傳媒生態瞭如指掌。王老師的話，相信連內地黨官都不會相信。

要求港澳辦對香港媒體「做多一點工夫，讓大家不要只報道負面的消息」，甚麼工夫呢？借鑑國內的體制，先在香港設立中宣部，授權管轄全港各大小傳媒，再在各媒體成立黨支部，由支部書記掌握人事言論大權，所有出版廣播內容事先送檢事後審查，犯政治錯誤的都烏紗不保人頭落地。一年十二個月，每到敏感日子，中宣部負責人都向各媒體第一把手發出指示，甚麼新聞是可以報，甚麼要用官方通稿。

如此控制嚴密，保證所有媒體乖乖聽話，丁點負面新聞都不會漏出來，祖國形勢永遠一片大好，對香港推行國民教育肯定有很大幫助，學生的國民意識肯定非常強。名校王老師應該很滿意。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設立香港中宣部

香港名校王老師，在北京國情研習班發言，要求港澳辦對香港媒體「做多一點工夫」，引來強烈回應。我不知王老師是否土生土長，如果了解香港，明白香港社會的實際運作，絕對不會說出這些違反常識的話來。我擔心的是，為人師表，言傳身教，學生可以從她身上學到甚麼？

先看看王老師的事實與邏輯：中國發生好的正面的事情，香港學生的國民意識就非常強，聽到負面消息，尤其香港傳媒喜歡發放負面消息，國民意識又會減弱。結論是：港澳辦要對香港傳媒「做多點工夫，讓大家不要只報道負面的消息。相信會對國民教育的推行應該會有很大幫助」。

香港傳媒只喜歡報道負面消息嗎？完全與事實不符。香港媒體，除了極少數，都是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況且，香港自由多元，各種政治立場的媒體並存，互相平衡，「只報道負面消息」的情況，根本不可能存在。

報章把王老師的樣子登了出來，是一幀開學禮照片，老師看來相當年輕，不應該是抱殘守缺食古不化之輩，倒有興趣知道，「管傳媒」的想法，是怎樣培養出來的呢？是上產、外來，還是證明了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威力？

先不分析老師發言內容的謬誤。我把王老師的發言放上網，反應當然強烈，我選的部份迴響，已算相當理性：

「言下之意，就是Propaganda了」；「乜都可以學，千祈唔好學內地報喜唔報憂嘅新聞工作作風」；「你偉大祖國唔出啲負面嘢，港媒又點會報道你，不如賴人哋逼你做啲負面嘢啦，好冇？」；「那要先請這位王老師解釋一下何謂『做多一點工夫』？是要向傳媒加強宣傳抑或要整頓打壓……？」；「除文匯大公外，所有報紙查封，電視只播新聞聯播，學校每天早上學習三個袋錶（代表）思想，並由老師擔任宣傳部長。」

以上回應，都只是常識範圍，不少更來自內地網友，他們生長在言論受到管制、報道無自由、權利受打壓的地方，卻對傳媒的監督作用，特別珍而重之。但香港卻有不少人，慣了，以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更對眾聲喧嘩的自由感到不耐煩。

但在黨官面前，要港澳辦對香港媒體「做多．點工夫」，有甚麼動機，又另作別論了。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日

「對傳媒做多點工夫」

名校王老師，參加北京國情研習班，高官接見，率先發言，不知是否「接近權力亢奮症候群」發作，一開口，就語無倫次。

王老師用流利普通話，先大讚香港國民教育做得不錯，在升旗禮和奏國歌時表現得很有禮儀，話鋒一轉，批評香港學生的「國民意識」不夠紮實：

「香港學生一個很大的通病，就是說，當中國發生好的事情、正面的事情的時候，譬如說奧運呀世博呀，國民意識就非常強，會感到自豪是一個中國人。但是當一聽到負面消息，尤其香港媒體比較喜歡發放負面消息，國民意識又會慢慢的減弱，好像一加強就突然間又減弱。」

接着，又批評香港的傳媒：「國家發生一些重大的事件，部份香港的傳媒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港澳辦能不能夠在媒體上面做多一點工夫，讓大家不要只報負面的消息。我相信會對國民教育的推行應該會有很大幫助。」

年是轟動一時的文壇要聞。

我負責專題採訪，把他們從機場載到住處，兩位來自海峽兩岸的作家雖素未謀面，已惺惺相惜，客氣地互相問好。兩人的國家觀念鄉土情懷仍有共通之處，但政治立場，尤其對共產黨政權的看法，已有很大分歧。

對話會前夕，我闖進劉賓雁在港大的住處，冒昧要求訪問，劉賓雁正忙於準備講稿，但還是非常友善地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們談了不少當時中國局勢、作家的角色等等，都是誠懇的肺腑之言，我帶着興奮，戰戰兢兢地完成對偶像的採訪。

兩位知名作家在港大的對話會座無虛席，非常成功，開了本地學子的眼界。「六四」事件爆發，兩位作家命運殊途。劉賓雁流亡海外十多年，有家不能歸，後來身罹癌疾，渴望落葉歸根，多次致函中共高層，音訊全無，最後客死異鄉。陳映真也為自己的左翼理想曾被國民黨拘禁，但後來卻成為了另一個極權的辯護士。劉賓雁到死仍不能回國，而陳映真卻成為祖國當權者的貴賓，長期在大陸養病。

希望劉賓雁的遺言終於可以刻在墓碑上，祝願他得到真正的安息。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

命運殊途

新年伊始，祝各位讀者平安自在，身心康泰，快樂無憂。

意猶未盡，本文還想談劉賓雁。我是讀劉賓雁作品長大的，可以說，他是我的啟蒙者，我對中國的認識、了解、情結，從劉賓雁開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小說《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對官僚主義的鞭撻，《上海在沉思中》批評壓制言論自由，作品出版時，我還未出生，後來才有機會拜讀。七十年代末的《人妖之間》，揭露大貪官的醜惡，到八十年代的《第二種忠誠》，主人公對毛澤東的愚忠，轟動全國，當時我已是大學生，關心國是，讀着劉賓雁的作品，熱血沸騰，與作者同喜同悲。

在中國，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大部份都沒有好下場。劉賓雁逃不過打成右派的命運，先後被毛澤東、鄧小平兩個強人點名批判，兩次被開除黨籍。

大學畢業，當記者，緊跟兩岸新聞。一九八八年，中國政局山雨欲來，劉賓雁來港，在香港大學舉行對話會，跟「中國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台灣鄉土作家陳映真對話，當

糊，劉賓雁是誰，絕大部份年輕人更是一無所知。

二十多年來，劉賓雁已遭徹底封殺，沒多少人知道他是誰，於主流社會，劉賓雁根本沒有甚麼影響力，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逝去五年多，早已化為灰燼，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的墓碑，只是一塊近噸重的花崗岩，只在石頭刻上幾個字，當局又怕些甚麼呢？

中國人民是否早已把劉賓雁完全忘記？當然不。國內不少五十後、六十後、七十後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成長，受到劉賓雁人文關懷人道思想啟蒙，他們秉承着劉賓雁的風骨，身體力行投身到理想事業，傳承着劉賓雁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道德勇氣。

劉賓雁在生時當局拒絕他回國，死後不准墓碑上有任何紀念文字，試問，世上還有哪個政權，虛怯得連死去的軀體、化為灰燼的骸骨，都怕得要死？

一行禪師寫過一首詩：《自在的白雲》，悼念死在越共監獄中的好友善明法師，其中有詩句是這樣的：「就連你的雙手被砸碎後，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對劉賓雁卻是：「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化為灰燼　鎖鏈未除

有「中國良心」稱號的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八九「六四」流亡美國，有家歸不得，二零零五年底客死異鄉，折騰了五年，劉賓雁的骨灰，才能在北京得到安葬。但入土未為安，即使這位異見作家經已化為灰燼，在專制傲慢的權力面前，仍無法得到安息。

劉賓雁生前說過，希望死後在他的墓誌銘上，寫上以下一段說話：「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但這位為民請命揭露醜惡、頂住打壓拒絕屈服、說了幾十年真話的東北硬漢，就連這最卑微的要求，都無法實現。當局下令，劉賓雁的墓碑上，不准刻上任何紀念文字。這段相當溫和，絕不冒犯別人，只是總結自己一生的事實陳述，也當然被禁。劉賓雁的墓碑，只剩下自己的簽名式樣，生卒年份，其他的，一片空白。

去國之後，在整個神州大地，「劉賓雁」已成為敏感詞，作品全面被禁，主流傳媒避之唯恐不及，網絡更是嚴格屏蔽。經過二十多年的愚民政策，八九「六四」的真相愈來愈模

的是，遊子靠此辦法取得機位，順利歸家，與父母相擁痛哭，大訴被困機場之苦，然後炫耀自己如何醒目應變，轉數夠快，謊稱「死老竇」才排到機位，家中那位日夜焦慮盼子歸來的慈父，會有甚麼反應？

場景一，雷霆大發：「你個死仔包，咒老竇死？」然後兜巴星過去。

場景二，和顏悅色：「叻仔，醒目，阿爸唔介意！」阿媽更扭着愛兒，吻着他的臉頰：「如果寫埋阿媽，效果好啲，我都唔介意同阿爸一齊！」

親愛的讀者，你們認為場景一，還是場景二，發生的機會大一些？

其實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這些雕蟲小技，自幼已開始練習。還記得嗎？為了派得一所名校小學，爸媽含辛茹苦，在九龍塘覓得一個小單位，把所有郵件地址轉了過去，然後報稱住在這個名校區。爸媽千叮萬囑，逢人都說住在九龍塘，千萬不能將真實住址透露出去。

歷盡艱辛，得償所願，乖仔乖女終於入讀名校。開學的第一天，老師每人派一份表格：各位同學，將你們的真實住址填上，方便日後聯絡。

爸媽都說，只要達到目的，說說這種「無害」的小謊言，是沒有問題的。港孩熟能生巧，危急關頭，懂得活學活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活學活用

香港留學生在希斯魯機場，焦急萬分等候機位，駐倫敦辦事處的職員，向學生派發問卷，查詢他們的背景和回港原因。香港仔果然醒目，一看便知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在排緩急優次，與輪候機位的先後密切相關。

久經訓練的港孩，誰說他們不懂隨機應變，突然靈光一閃，把「回港原因」寫得要幾慘有幾慘，要幾急有幾急，不就可盡快拿到機位上到機嗎？於是，有人填「身患重病」，有人填「急做手術」，有人又想到，如果填「家有喪事」，不是更值得同情，得到機位的機會，就會更大嗎？

填誰死了好呢？隔了一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事態可能不夠嚴重，沒有填「死老竇」那麼直接，一個人開始填「我的爸爸死了」，其他人一致認為必定有效，紛紛仿效。於是，輪候機位的香港留學生，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急着回家奔喪的孝子。

如此機靈變通是否一定取得預期的效果，可以馬上登機回港，不得而知。但我有興趣

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父母就應把他們留在身邊好好保護，為何要急不及待送到這麼遠的地方，要他們冒生命危險？如果孩子大了，到十七八歲，就放手讓他們獨立處事吧！

留學的目的，就是要獨立生活。一場大風雪，就是訓練他們隨機應變的大好機會。只是睡幾天機場，無法洗澡，有點餓有點冷，吃得沒有那麼豐富，又不是戰亂，又沒有恐怖襲擊，又不會有甚麼人身安全的威脅。只是比原定計劃遲了幾天，趕不及吃頓冬至飯，錯過了一年一度的聖誕派對，僅此而已，為何要誇張到「天人兩茫，遊子無家做冬」、「留英學生大控訴」的地步？

再說，即使沒有這場大風雪，如果你的寶貝孩子有甚麼身體不適頭暈身熒、成績欠佳態度不好要受處分、拍拖失戀情緒困擾，不是由子女自己獨力解決嗎？難道爸媽會飛來飛去，帶他們看醫生、搵補習、留在身邊治療情傷？

有怎樣的父母，就有怎樣的子女。孩子遲了幾天回來，受了一點苦，就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呼天搶地，抱怨這投訴那。這樣下去，即使留學一萬年，你的子女還是永遠長不大的BB。

我確信，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同文黃明樂的《港孩》，一紙風行，賣到斷市，建議她寫一本續篇，探究港孩的前世今生，怎麼樣的環境，造就了港孩這種香港獨有的產品。港孩的性格、品行、作為和能力，都由父母一手一腳親力親為塑造出來，港孩生成今天的模樣，香港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只要看看歐洲大雪被困倫敦機場事件就知道了。在電台訪問了一位在英國居住的華人記者，她說這種事情在歐洲稀鬆平常，時有發生，媒體根本不當甚麼一回事，更不會放在頭條。她連續問了好幾個不明白：不明白香港傳媒為何當成大事？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要高調處理？不明白留學生的父母為何要這麼緊張？

她不明白的，我也不明白，對港孩的父母，我尤其不明白。父母讓子女放洋留學，目的究竟是甚麼？不是預了他們自己可以隨機應變，起碼遇事不會慌張，有一定程度的解決難題能力的嗎？如果子女只有十二三歲，剛上中學，連穿衣梳頭吃飯縛鞋帶都有困難，

是？

這首聖誕饒舌歌的劣評，不少評論已有文本分析，不贅。網民把矛頭指向MC Jin，說他用Rap歌頌建制，向權力獻媚，徹底違反饒舌精神，令人齒冷。這些評論，實在對本地樂壇香港歌手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把西方的反叛音樂硬套在商業歌手身上，除了失望，只有更失望。

饒舌歌來自黑人，控訴的，是建制不公、階級壓迫、種族歧視……用粗暴的語言來表達憤怒，粗口爛舌的歌詞，打破流行歌偏向中產的偽善，唱的聽的都會熱血沸騰。但饒舌歌同時也歧視女性，排擠同性戀，說唱的，也可能有不公不義的內容。

可以登上香港流行樂壇舞台的Rap，早已沒有任何憤怒，也沒有半點批判，即使跟時弊勉強扣上關係，都只會饒出一些媽係女人的普遍真理，絲毫沒有批判性。這是香港流行樂壇的現實，盤古初開，早已如此，只要看看樂壇的大哥大姐見到高官特首時那種嘴臉，就知道對MC Jin有任何要求，只是痴人說夢。

突發奇想，製作人不妨找來《大海航行靠舵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兩首文革名曲，給MC Jin改成饒舌，說不定，他可以一躍跳入人民大會堂。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難頂

這是宿命，每逢特首先生與本地流行文化纏在一起，都會落得個劣評如潮、狂遭惡搞的收場。（二零一零年）春節曾蔭權搭上麥兜如是，同年聖誕MC Jin × 煲呔，效果簡直可以用恐怖難頂來形容，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群情洶湧。如果創作這首饒舌聖誕歌，目的是要反宣傳，「唔理好醜，最緊要有人講」的反效果，目標達到了。

這首饒舌聖誕歌，「起錨」出現共多達十六次，究竟「起錨」為何要與聖誕扯上關係？無從稽考。有抵死的網友形容，聖誕佳節對人唱「起錨」，讓不少人憶起政改爭議的痛苦，等於用粗口「問候」人全家一樣。聖誕講求和諧溫馨，冷不提防突然給人「問候」，試問，誰不反彈？

局外人無法知道這首饒舌聖誕歌的箇中乾坤內幕，例如誰採主動、報酬多少、還有甚麼交易。但據特首辦透露，MC Jin與製作人員是免費的，錄音室是港台借出的，如果這是事實，換句話說，特首不費一分一毫，就得到這次免費宣傳或反宣傳，相當划算吧，是不

素。整個過程，由人類聲帶發出來的音響，從未停過，直至我遠離這個拍攝地點，才勉強擺脫。

以上情況，我拍鳥時也遇過。「出嚟啦出嚟啦……去嗰度去嗰度……飛上去，飛上去……」活像快活谷評馬人在講馬，聽着聽着，不勝其擾，丁點欣賞大自然的興致都被打得煙消雲散。

發燒友專注要拍得好作品，眼中只有目標「獵物」，一些觀者既喜歡拍攝，又留意周遭的自然美景，各有志趣，可以互不相干。但發燒友這種開派對般的拍攝方式實在太擾人，也破壞了大自然的寧靜，看見長炮鏡頭圍在一起的陣勢，唯一的做法，只有敬而遠之。

在塱原的田基上，掛着一個這樣的告示牌，大意為：請勿在田間抽煙，不要破壞農作物。當然是有人犯了，農友們才掛出來提出警告。

無論是觀鳥拍鳥，還是一般遊人，都應該自覺遵從約定俗成的基本守則，例如不影響自然生態，不騷擾雀鳥和動物，不抽煙，不污染環境，不破壞任何農作物和動植物，調低聲浪，不干擾他人。只顧自己開心作樂，眼中只有鏡頭裏的影像，完全不理他人感受，即使拍到的是世界頂級的傑作，但變得神憎鬼厭，有意思嗎？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基本守則

行山觀鳥，最怕的，就是人。人是世上最嘈吵的動物，無論身在何處，都會開盡嗓門不停發聲。崇山還是深谷，潺潺流水還是颯颯涼風，天籟都給人籟蓋過，最離譜的是有些人帶齊收音機唱機行山，把音量調到最大，大自然的美妙聲音都給嚇得退避三舍。

在新界一個觀賞蜻蜓的熱點，碰到一幫愛拍攝花鳥蟲魚的發燒友，目標出現，人人拿着價值不菲的鏡頭相機，對準目標。快門聲並不擾人，一陣子就過去，但這幫發燒友，卻偏喜歡一邊拍一邊評論：「呢度靚……咁嘅光最好……係啦係啦，飛去嗰度啦……影到水面啲波波……嘩！好靚！」

幾乎講個不停，連蜻蜓都討厭得飛走，發燒友變得無所事事，接着第二波人籟災難又來了。他們互相檢閱戰績，評頭品足，由構圖到光影，由快門到光圈，「你嗰張好啲……你睇，我嗰張都唔錯」，總之比來比去，沒完沒了。

跟着互相攀比攝影器材，由甲乙丙丁誰買了新鏡頭，聊到哪個牌子的最新產品的質

神，嚴陣以待。走近，原來在拍攝一隻並不常見的藍喉歌鴝。鳥兒現身，此起彼落的快門聲響起，像在迎接一個久未露面的國際巨星。

只見這隻胸口有一撮藍色羽毛精靈可愛的鳥兒，一蹦一跳的從草叢出來，昂首闊步，然後知情識趣的跳上枝頭，擺出各種姿勢，滿足一眾拍友的要求。

鳥兒一擺尾，消失在草叢中，緊張的拍攝告一段落。拍友都鬆懈下來，交頭接耳，檢閱自己的戰利品，對別人的作品評頭品足。交談的聲浪愈來愈大，有人更抽起煙來。我好生奇怪，鳥兒怕人，特別敏感，聲音身影動作都會嚇走牠們，抽煙更污染空氣，統統都犯了觀鳥的大忌，所有錯誤幾乎都做齊了。

然後，其中一位拍友，拿着一個小盒子，走到鳥兒曾經停留的樹旁，把不知名的東西放到樹枝上。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用餌引鳥，怪不得即使人聲鼎沸，那隻藍喉歌鴝，消失了又再出現。鳥兒的各種美態，原來都是拍友們擺佈下得來的。

他們用的是甚麼餌，會否吃壞雀鳥我不知道，但觀鳥拍鳥的守則，不是應該保持大自然的原狀，盡量對雀鳥不作任何干擾的嗎？餌誘拍鳥，即使拍到最美妙的姿態，還算真實和自然嗎？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餌誘拍鳥

得悉淡水濕地塱原的鳥種，近年增加兩成，不少早已絕跡的，又再親臨舊地，為了一睹牠們的風采，周末，拿起相機，直奔塱原。

早說過，塱原不是一個驚為天人的觀鳥地點，沒有足夠的耐性和細心，跟你捉迷藏的鳥兒，不會輕易讓你發現。一如以往，選了一個注了水的濕田，耐心等着飛走又回來的涉禽，拍下水中美妙的姿態。都是些林鷸、黑翅長腳鷸、扇尾沙錐，不算甚麼稀有品種，看着牠們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受干擾，追逐、覓食、嬉戲，賞心悅目，甚麼煩惱都煙消雲散。

塱原的田仍有人耕種，有種生菜，有稻田，也有只在夏天盛放秋冬已凋零的蓮花，不同的生態，吸引着不同品種的雀鳥。假日，人們托着沉甸甸的三腳架，連着長炮鏡頭的專業攝影機，在阡陌上走來走去，捕捉他們心中的美態和美景。

抬頭望去，一幫拍友聚在遠處田間，十多支長炮鏡頭，對準近距離的灌木林，聚精會

丈夫投入大牢，索性連妻子也徹底軟禁，完全與外界隔絕音訊，還放話說要到明年（二零一一年）一月才稍有鬆動。我們這個大國，真的脆弱得比當年的蘇聯波蘭還不如嗎？

不能出席頒獎禮的，還有一九九一年得獎的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獨裁的軍政府不是禁止她出國，而是要她出去後就永遠不要再回到自己的祖國。和平獎只好由兩個兒子代領，還在典禮上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感言。

然後，亞格蘭又提到伊朗的伊巴迪，她是一位律師和人權運動者，二零零三年獲頒和平獎，雖然伊朗政府反應激烈，但當局卻沒有禁止伊巴迪出國領獎，伊朗駐挪威大使也有出席頒獎禮。幾年後，伊朗當局竟然強制沒收伊巴迪的諾貝爾和平獎。亞格蘭想用伊朗來跟大國比較甚麼？

原來南非是獲得和平獎最多的國家，共三次。一九六零年民族英雄盧圖利、一九八四年大主教杜圖相繼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暴跳如雷。直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結束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的民主政權奠下穩固的基礎，聯手得到一九九三年的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和平獎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權的文明和野蠻。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文明和野蠻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雖然溫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而是苦口婆心，但有心人聽起來，尤其心中有鬼的，輕則會認為棉裏藏針，隱隱作痛，重則會覺得是擊中要害，會痛得跳將起來。

演說開始不久，亞格蘭將得獎人無法出席頒獎禮的歷史，逐個數出。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被關入監獄的記者兼和平主義者奧西茨基，是和平獎歷史上第一位無法出席頒獎禮，也無親人代領的得獎人，而第二位，就是相隔七十五年的中國異見者劉曉波。把當年希特拉統治的納粹德國，與今天在國際霸氣迫人肥得漏油的崛起大國相提並論，無論是言者無心，還是聽者有意，不氣得歇斯底里才怪。

一九七五年得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被當局禁止離境，只能由夫人代領。屬於蘇聯東歐集團的波蘭，工會領袖華里沙一九八三年獲獎，也被禁出境，也是由妻子代夫出征。極權如當年的蘇聯波蘭，得獎人被禁出境，其夫人卻可代表丈夫出席，但大國把

出去，僥倖逃過的，最後也難逃被處死的厄運。

外人難以想像中國的言論審查系統如何運作、規模多大，但每次出現這種遭遇戰，都使人驚嘆中國防火長城的威力是如此驚人，單靠機器肯定無法執行，需要多少人手，又保證不走漏眼，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運作方式？

「造反」網民的流量實在太大了，審查員應付不過來，今次出新招：首先盯上頑劣的網民，將其要發出的訊息，無論真的是要過濾的敏感詞，還是一些無意義無厘頭的符號，都一律先扣下，不讓第一時間發放。

我是有幸在微博被盯上的博友，甚麼訊息都幾乎發不出去。這只是警告，如果再不聽話，網頁便失蹤了，只剩下「你當前使用的IP地址或者帳號由於違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檢測規則，暫時禁止訪問」。真是一了百了。甚麼「安全檢測規則」，只能心知肚明，只是「暫時禁止訪問」？誰知道！

網民都不是省油的燈，張良計鬥過牆梯早已是常態了。最搞笑是網上徵文「我最崇拜的人姓劉」：三十多歲就帶領人們反暴政——他叫劉邦；他得過很多香港台灣和境外的大獎——他叫劉德華；他受盡苦難，精神永存——他叫劉翔。要刪？刪得了多少！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空椅子

一張空椅子，搞得統治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北京政府，進入歇斯底里狀態。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把獎狀和獎牌放在預早安排空椅子上的當兒，成千上萬翻牆觀看頒獎禮的中國網民，無法表達激動的感情，唯有把各種款式的空椅子，上載到他們的網頁、微博，或把頭像改成空凳，又或沒有前文後理的只寫上「祝賀」、「致敬」等字眼。

網民的集體行為，沒有領頭人，沒有事前張揚，沒有任何暗號，但成為了一場無聲無息但聲勢浩大的網上示威行動。

負責審查的小秘書們，加班加點，疲於奔命。諾貝爾、和平獎等無一逃得過威力龐大的防火長城，劉曉波、劉小波、劉曉X這些過於明顯的敏感詞統統第一時間濾掉。

網絡審查員更是與時並進，緊趕網民的節奏，空凳子空椅子立時變成最新興的敏感詞，全部被擋。「看圖不作聲」已經失效，古今中外的空凳圖片，差不多無一漏網，發不

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

演說完了，亞格蘭把寫着「LXB」的獎狀和獎牌放在預備好的空椅子上，此情此景，忍不住激動的淚水。公道自在人心，一張空椅子的威力，抵得住大國崛起宣傳機器的千軍萬馬！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公道自在人心

觀看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相信不少人會像我一樣，即使沒有熱淚盈眶，也禁不住內心翻騰。女高音歌唱家獻唱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我知道你會回來」，委婉動人。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近半小時的演講，言詞懇切。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的《茉莉花》、《彩雲追月》、《愛的禮讚》，如泣如訴。挪威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演繹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感人肺腑。最後，由天真爛漫的挪威兒童合唱團，替典禮作結，撥開深沉凝重的空氣，注入了朝陽和希望。

我重頭再讀一次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發言，溫和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有的只是苦口婆心，如果你心平氣和、不存偏見的話。

我建議讀者在網上搜尋，詳閱全文，也建議學校的公民教育老師，找原文給同學細讀。容我引述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幾段：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着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

苦口婆心的勸說「家和萬事興」。對這位長者沒有太大惡感，但總覺得他思想陳舊迂腐，與我們這些自命前衛激進的年輕人格格不入。校長雖不同意我們的所作所為，但從沒干預，也沒有施以任何懲罰和威嚇。回想起來，這位慈祥的長者，與我們見面，是要保護而不是責備，無論態度和手法，都比那些動輒用校規懲治學生的管理者，既開明又高明得多。

最近又有機會見大學校長，轉眼間，校長已變成我們的同齡人，當然沒有當年見校長的緊張與羞澀，也可以用校友身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但不知甚麼原因，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奇特感覺。

會面時，舊同學提議唱一遍學生會會歌，這首久違了超過四分一世紀的會歌，由一幫人到中年的老同學唱出來，竟然還是那麼投入、那麼激昂，教這位不是同校畢業，從不認識這首學生會會歌的校長有所感動。

大學教育，對我們這些人的影響是一輩子的。大家多年沒見，思維方式表達方法，還是當年的老樣子。最難得是參與學生組織學生活動培養出來的價值觀，雖不至絲毫未變，但還是有迹可尋。

我們當年搞搞震，現在都是正常人。搞搞震的大學生其實沒有那麼可怕，校長，你可以放心了吧！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見校長

小學時每逢星期一回校上課，校長都會站在學校側門斜路的盡頭，檢查每個學生的服飾儀容。學生拿着手帕和裝鉛筆刨的盒子，把手背伸到校長面前，讓他檢查指甲是否剪好，手是否乾淨，校服是否整齊，頭髮是否符合規定。檢查的時候，校長總是那麼專注，沒有一個學生，膽敢直視他凌厲的眼神。

哪個倒霉鬼忘了剪指甲，沒有清理盒中的鉛筆屑，又或墨盒裏的墨漏出來把書簿校服弄得一塌糊塗，都會受到處分。每次站到校長面前，不知會給挑出哪一條毛病來，都有等待命運判決的感覺。校長不苟言笑，很少跟學生談話，臉上永遠帶着威嚴，這是他給我們留下永遠的印象。

中學校長相對開明，跟他談話機會也多，但都只是見面打聲招呼，一句起兩句止，從來沒有深談，對他的感情和印象不會太深。

大學校長本應沒有甚麼見面的機會，但因為學生會學生報做得出格反叛，被他召見，

魚用藥物治魚虱，可能有毒致癌。報道的時機也選擇得恰到好處，但這種新聞媒體主動配合的小動作，顯得刻薄小家，令人搖頭嘆息。

跟着，又把矛頭對準國人。劉霞被軟禁，與外界完全隔絕音訊。凡被懷疑有可能到挪威出席頒獎禮的，包括家人親友、學者教授，統統被擋在牆內，集體禁止出國，害怕你在外面會危及國家安全。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的笑話，竟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大國崛起的中國。

在網上，「劉曉波」被屏蔽，諾貝爾、和平獎視為敏感詞，逼國人紛紛翻牆。在愚民政策下，更多國人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仍是懵然不知。千方百計阻撓頒獎禮順利進行，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成為世界之最，可列入健力士紀錄大全了。

可幸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還留有一千平方公里的窗口，這裏的媒體仍然自由，遊行抗議仍有空間，港人仍可無畏無懼應邀出席頒獎禮。劉曉波和平獎的訊息，就像六四的燭光，通過這個窗口傳入內地，讓國人了解真相。

我們這塊相對自由的土地，彌足珍貴，要珍而重之。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珍而重之

今天，（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日子。和平獎揭曉前，中國政府派副外長向挪威施壓，千方百計阻撓劉曉波得獎。北歐小國不為所動，劉曉波成為第一個得和平獎的境內中國人。北京政府老羞成怒，馬上中斷與挪威的交往，停止漁業會談，禁止挪威樂團在中國的演出。不但有失風範，更是失儀失態，不但有失身份，更是洋相出盡，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無法逆轉，下一步就是全副精神縝密部署對付頒獎禮。中國政府不斷向其他國家施壓，威迫利誘，把出席不出席和平獎頒獎禮，視為與這個肥得漏油的大國敵對還是友好的象徵。在胡蘿蔔與大棒的攻勢下，一些國家屈膝了，急不及待逢迎表態。一些國家既不想出賣原則又怕得罪中國，左右為難。還有更多國家誓不彎腰，堅持出席，這些民選政府，如果為了幾個銅臭，就向霸道低頭，一定會給人民唾棄，政權難保。

在和平獎頒發前，內地一家通訊社突然翻炒幾個月前的舊聞，說挪威人工養殖的三文

文弱書生離開國土，國家安全就會危在旦夕。

最戲劇性可算是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了。這個大胖子原本打算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從北京飛首爾出席藝術活動，通過了出境檢查，在候機室等着。起飛前三十分鐘，一個女士走到艾未未面前，說他的護照有問題，艾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問她：「是不是要禁止出境，直說好了。」

女士拿出了一張紙，寫着：「出境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北京市公安局履行職責限制出境。」紙只給看，不准拿走。

艾未未問：「這個限制令是階段性的嗎？還是我今生就不能出境了？」女士還能苦笑回應：「我可以給你問一下，他們沒說。」艾未未再問：「妳跟多少個可能妨礙國家安全的人說過？」聞言，女士就只剩下苦笑了。

艾未未被迫回到祖國的懷抱。對甚麼變故，大胖子總是有備而來，從容的當成行為藝術把整個過程拍下，《危害國家安全》，已在YouTube熱播。

「是階段性還是今生都不讓出境？」艾胖子放心好了，十二月十日挪威頒發和平獎後，限制令會陸續放寬。出境入境都危害國家安全，不如把整個中國都關在籠子裏！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危及國家安全」

這事，在互聯網已流傳一段時間。中國公民，就公共議題發表過異見，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和平獎，疾呼過軟禁劉霞是違法和不人道；又或是劉氏夫婦的近親遠戚，最近都有相同的遭遇：禁止出國。北京知名學者，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她的博客羅列過一份「有待補充」的名單，在這段期間被禁出國的律師、教授、記者、作家，老中青都有，崔衛平教授本身也是受害者，她原本打算到意大利參加亞洲電影節兼擔任評委，後來學院跟她打招呼，「不同意」她出國，「免卻了去機場之辛苦及尷尬」，崔教授唯有在博客這樣自我安慰。

其他被禁足的可沒有崔教授幸運了。事先雖聞事態不妙，但卻得不到任何確實的風聲，到機場才被攔截，據理力爭，喊得嗓子也啞了，最後不得要領，被迫折返。

理由都這麼的千篇一律，荒謬而可笑：出境，危及國家安全。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名目，或曰「威脅國家安全」，或曰「危害國家安全」，總之這個政權就是那麼的脆弱，幾個

後山樹木茂密，晨運聽鳥鳴觀鳥影，賞心樂事。一天，聽到沙啞難聽的鳥聲，順着方向望去，一隻體型不小的東西在叢間跳動，定神一看，原來是一隻鳥，但我從未見過。

鳥在陽光下透着閃光，尾巴比身體還要長，整隻鳥的長度足有兩張A4紙。羽毛以藍色為主，腹部白，頭部黑，鮮紅色嘴巴和腳爪，顏色配搭恰到好處，是哪位設計師的傑作？

鳥非常警覺怕人，躲在樹叢，不敢現身，安全了才落到地面覓食，含着果實甚麼的，又飛到枝葉隱身。鳥的飛行形態十分優美，張開翅膀，灰白的羽翼透着秋天的陽光，藍白相襯的尾巴隨風飄盪，霎眼間，還以為哪裏來的天使，給你報上喜訊。

回家查書，形態優美顏色漂亮的鳥，只有一個很普通的名字：紅嘴藍鵲，白描鳥的顏色和品種，一點詩意都沒有。更掃興的是，原來牠跟令人討厭的烏鴉是近親，也與喜鵲同科。怪不得叫聲真的難聽，形態又與喜鵲有幾分相似。生物學的分類，就是這麼的有板有眼而且悶人。

雖說紅嘴藍鵲是香港留鳥，差不多全年都可以看到，但碰上的機會實在不多。每次走過哪裏，都會抬頭張望，喂，你今天會現身嗎？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紅嘴藍鵲

觀鳥，不一定要長途跋涉跑到米埔望原，也不一定要強力望遠鏡天價攝影機等專業「架生」。行色匆匆返工放工，稍為放慢腳步，聽聽樹上的鳥鳴，留意飛過的鳥蹤，你會驚覺，原來香港雀鳥品種是如此浩繁，形態是多麼優美，即使你不一定從此愛上觀鳥，也可以把這個習慣作為緊張繁忙生活的一種調劑。

香港生活節奏實在超快，對不停出現在眼前的事物，人們大多視而不見。例如我把拍到的紅耳鵯照片放上網，收到不少這樣的回應：「真漂亮，是甚麼稀有品種？」紅耳鵯是香港留鳥，一年四季都見得到，紅頰紅臀，鳴聲悅耳，容易辨認，數量可能僅次於麻雀，只是我們沒有留意而已。網友說：「真的嗎？怎麼從未見過？」

走過樹底，不要再想煩人的工作和生活了，抬頭望望四處的景色，尋覓驚鴻一瞥，原來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美好的事物。

有些雀鳥張開眼睛就看到，有些不一定稀有，但要靜心留神，碰見，是緣份。

是遠近馳名，不少影友到這裏拍沙龍，也是影婚紗照的熱門勝地。

但消息傳來，這塊觀鳥和攝影的樂土，將會徹底淪陷。地產商處心積慮，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逐塊逐塊買下這裏的農地和魚塘，然後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經過一番行政和法律程序，政府在有條件下批出發展，可建幾千個低密度住宅單位，差不多等於半個錦繡花園。

想像一下，如果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這裏一定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建屋的時候，茂密的蘆葦林將全部鏟走，映照藍天山色的魚塘也被填平，十幾呎高的白千層和桉樹也會連根拔起，推土機運泥車縱橫馳騁，莫說敏感怕人的候鳥，就連蜘蛛蚱蜢也不會願意留下。

好不容易等到幾千豪宅都蓋好了，因為交通需要，還要擴闊道路，每天有千計房車出出入入，人聲、車聲、環境聲，飛走的鳥，鐵定頭也不回。一個風景秀麗，而且碩果僅存的雀鳥天堂，就這樣被徹底摧毀。最近南生圍發生大量樹木離奇失火焚毀事件，這絕不是好兆頭。

十二月十八日，南生圍的發展期限屆滿，如果當局不批准再續，就要推倒重來。南生圍告急，死線前，你會做些甚麼？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南生圍告急

又到觀鳥季節，但氣候暖化，（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仍有攝氏二十三、四度。候鳥回來了，但南遷的速度卻慢下來，跑到老遠尋覓鳥蹤，有點失望。

早前去了一趟担竿洲，那是到米埔的必經之路，還未申請禁區紙，只走到路的盡頭，在世界自然基金會辦事處就停下來。沿途雀鳥不多，只見鸕鷀在花式表演水面低飛，小白鷺獨個兒曬太陽，幾乎甚麼也看不到。走着走着，看見一隻大蒼鷺停在樹頂，動也不動，好一個站高望遠的哨兵，十多分鐘，姿勢也沒有變過，是不是藝術家用來捉弄遊人的雕塑？正在疑惑，終於甚麼聲音吸引着牠，頭轉了過來，真是一隻活生生的蒼鷺，鏡頭對準，把牠拍了下來。

這裏沒有甚麼收穫，轉車到南生圍。水漲，鳥兒都跑到泥灘老遠覓食，可遠觀而不可近攝，無論數量和種類都不多，有點失落和掃興。南生圍去過好幾次了，天色和氣候都合適的時候，真是目不暇給，數以百計候鳥飛過的奇景，簡直嘆為觀止。而南生圍的秋色更

二十年後的今天，大學生比例增加至近百分之二十。學位貶值不在話下，工作難找，寄幾百封求職信都沒有回音，好不容易找到，可能只有七八千元月薪。經濟差，老闆要你共渡時艱，經濟好，也不會跟你分享成果。即使如何勤奮盡責，工資也是長期原地踏步。向上流動固然是奢望，家庭保得住不至倒退，已算萬幸。

到職業穩定下來，工資也加了，到適婚年齡了，也儲了一筆首期了，但樓價狂飆，望塵莫及，整個計劃給打亂了，心焦如焚。年輕人面對最艱難的處境，就是無法預計下一步應該怎樣走，遑論有詳盡的生涯規劃。今天的政治經濟格局，對基層，對中產，向上流動的機會，早已人間蒸發。

我們這批三十年前的大學生，一聽今天學弟學妹的表現和訴求，馬上就嗤之以鼻：「你話啦，我哋當年點會成日埋怨買唔到樓先得㗎，買樓，我哋邊個唔係靠自己？點會不斷投訴呢樣投訴嗰樣！」

不少上了岸的成年人都會變得保守，只願自己辛苦掙回來的成果，只看眼前五寸，只用我們時代的經驗去衡量今天的年輕人，然後大罵：一蟹不如一蟹。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

置業買樓

看過《CU仔，去死吧!!》這張大字報，記者着我比較三十年前的大學生，與今天的大學生對買樓置業的取態有何不同？這可難倒我了，我接觸現代大學生並不多，只在電視看到帥哥問高官：「女朋友話冇樓唔會嫁我」，然後高官跟他討論人生哲學：「甚麼才算幸福？」至於三十年前，根據依稀的記憶，同學之間就不少問題都有爭論思辨，唯獨沒有討論過是否買樓何時買樓。要比較隔代大學生的取態，對我來說，有相當難度。

不如這樣說吧，三十年前的大學生相當矜貴，只有百分之二至三學生能升讀。考上大學不論讀甚麼系，雖未必都飛黃騰達，但好像已拿了擔保，鐵定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少基層的貧苦家庭，家裏出了第一個大學畢業生，經濟環境不一定馬上好轉，但至少有所期盼。我們碰到的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大學生都是搶手貨，機會處處，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職業穩定，只要工作勤奮表現好，晉升得很快，加薪頻率很高，其時樓價也不如今天的瘋狂，工作一段時間，買樓置業變成理所當然。

未畢業先破產，與現在有甚麼兩樣？

原來當年大學飯堂的鑊仔牛柳已是奢侈的美食，價錢若干真的想不起來，只記得窮到爛每餐吃甚麼都左度右度，鑊仔牛柳吃不起，餐蛋飯加大量豉油已是天下美味。

一九七九年，中國和越南這對同志加兄弟打了一大仗，傷亡慘重，但同學的關注度，比由盧大偉主持的軟性情色節目《哈囉夜歸人》低得多。今天，發生在身邊的社會大事都引不起大學生的興趣，遑論國際新聞，三十年前後，還不是一樣嗎？

二人世界「四仔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本來沒有甚麼值得批判的，但總覺得除了這些，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應該有更多值得追求。

三十年前已經是一年三萬大元學費了，今天大概也只是四萬元左右。不算其他了，單計百分之五通脹，應該收十三萬一年，現在只收四萬，是將貨就價，還是學位真的貶值了？（讀者來郵更正：每年學費是七千至萬二元。三萬元可能是四年學費。）

大字報引起的轟動效應，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回應的小字報不絕，內容當然忘了，但數量之多，誇張點說，簡直可以出一本小書。人們好奇的是，署名的兩個黃毛小子是誰，究竟背後還有甚麼人？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大學生三十年

前文那篇有超過三十年歷史的大字報，除了《CU仔，去死吧‼》這個題目外，因年代久遠，對內容已無半點印象。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把整篇大字報放在他的「面書」上，記者看見了，才好奇來電訪問，要我比較不知隔了多少代大學生的面貌和態度有何異同。有了神奇的互聯網電腦科技，才可以把大學時代的記憶原汁原味地留存下來。

重讀這篇大字報，那時候的初生之犢，有如此這般理想的思考方式，為當年的純真感到有一點點臉紅外，也發覺原來我的基本價值觀到今天都沒有「成熟」起來，最核心的東西竟然沒有被無情的歲月侵蝕掉，性格決定命運，這可能是我「撈極都撈唔起」的關鍵原因。

對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批判，箇中有些細節，現在看起來，覺得相當有趣。例如當年的運動衫、球拍和波鞋也要二、三百元，三十年前這個價錢是一筆大錢，以那時候大學生的經濟能力，能買得起嗎？今天大學生有「碌爆卡」的情況，如果三十年前信用卡盛行，

值連城的拖拉機……。

這是愛的衷曲！「望見落英片片，顧影不寂寞，情共愛，馬料水，Holiday Inn！……」這也是蠻有詩意的分享：「橫眉冷對千夫指，撫手甘為拍拖牛（匿埋做拖友）。躲進CU成一對，管他冬夏與春秋。」

我倆情投意合，謹訂於五月四日共同拉埋天窗。

我倆……去死‼

我記起「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與娘」。

原來「四仔主義」仍是這時代這地方的使命和責任！今！C-U-仔！C-U-仔，去……也罷！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Potential Energy，永遠也不能變成 Kinetic Energy，推動社會的發展。

除了聲色犬馬、吃喝玩樂、鴛鴦加蝴蝶之外，一切都是冷漠、空白、死寂——中越戰爭也能引起一絲的關注，但哈囉夜歸人更值得操心。

完了！兮！CU仔，完了！

不！CU仔，看來四年的「通財教育」還是令你關心身邊的事物的，你最貼身的，你最切心的。

合理呀！二百元、三百元的運動裝！

必須呀！二百元、三百元的 DUNLOP 球拍！

好正呀！鏟仔牛柳做兩餐！

冤枉呀！誰供養這些高貴華麗的大學生！

請不要忘記，CU仔，你是每年花費着三萬元的特權階級，你的 ADIDAS 和鏟仔牛柳是來自社會的低下層的。CU仔！去死吧！

如果你根本無想到誰造出了你身上、口中一件件的特權！

你永遠不死的，因為你想到你老婆。

哈哈！俏郎君、美娘子！讓我倆一起進出拉記，一起共同進退於GPA，更一起做價

《CU仔，去死吧!!》

如果不是記者訪問，早已忘了這段塵封往事。超過三十年的事了，大學一年級，還年少氣盛，還談理想講主義，還對火紅年代憧憬幻想。幾個生物系同班同學，對大學生的現實功利物質短視感到非常不滿，決定把想法寫成大字報，引發討論，衝擊校園的死寂氣氛。

通宵吹水漏夜起草，我是在後面出謀獻策加鹽加醋的軍師，由貢獻最多的兩位同學署名，起名《CU仔，去死吧!!》，果然引起轟動。

沉默、平靜、到死去——無聲無息地死去。

CU仔們，以前的衝勁到底去了哪裏！

曾經充滿時代朝氣的新仔們，現在是那麼沉醉於GPA當中。

曾經在荒原中奔馳吶喊的老鬼，現在是一座座動也不動的石佛，喃無阿彌陀佛！

誰也無法動他們一根皮毛，雖然他們有着無窮的能力，但這一切也只似乎留在

等就等吧，正想刷卡訂貨，另一位售貨員丙走過來了，她個子矮小，其貌不揚，說話也不太流利，也是二話不說，把貨品名牌拿到閱讀器那裏「嘟」了一下，然後說：「對不起，先生，剛才搞錯了，我們有貨，要買嗎？」

她急忙從貨倉裏把貨品拿出來，拆開驗貨。我們看中了另一款更穩固的膠轆，再問她能不能裝進去，她說可以，然後小心翼翼的打開包裝，沒有撕爛，即使我們不買也可以重新包好，她把膠轆拿出來示範給我們看。最後，非常滿意地成交。

甲對貨品不熟悉，不去尋根問柢，光站在那裏動也不動，還堅持自己的錯誤理解，顧客的疑問無法解決。乙非常精靈，但檢查存貨時看錯了電腦，又不去覆核，等於趕客。丙態度認真、主動、細心和有耐性，解答了我的疑難，顧客滿意，生意也做成了。

甲乙丙三位都是年輕人，都是八十後，都在同一間家品店售貨，對着同一個顧客賣同一件貨品，為何態度和結果有如此巨大的差別？是學校教育？是家庭成長？是先天性格？還是後天培育？可能有各種各樣原因。

當我們要評價年輕人，一口咬定那些年輕人、八十後怎樣怎樣的時候，請緊記，他們都是不同的個體，性格和表現都千差萬別，絕不能一概而論。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個八十後

到家品店買安放電腦等器材的鐵架，現成的比要度尺DIY的價錢便宜百多元，唯一考慮的，是安裝在底部的四個膠轆是否合適。

問一位八十後的售貨員甲，她用眼尾瞄了一下，站在那裏，想也不想就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說：「裝不進去，要裝膠轆，就要買DIY的那種。」

我看了又看，隔着包裝把膠轆放到鏍絲孔對比，明明是可以，再問那位售貨小姐，她還是站着不動，不停的搖頭說：「不可以。」

心有不甘，再問另一位年輕售貨員乙，他也是想也不用想，就以非常肯定的語氣說：「當然可以裝得進去。」然後二話不說，把包裝撕爛，拿出膠轆示範給我看，好使顧客安心。

決定買了，這位英俊乾淨的年輕人走到收銀機電腦，敲幾下鍵盤，搖搖頭說：「對不起，沒貨了，全線缺貨，其他分店都沒有，如果要買，只能預訂。」「甚麼時候才有？」「下星期我們盤點，等兩星期吧！」

都由縣、區、市、省以至中央各級政法委員會操控，判決結果由政法委書記拍板。法庭公開審訊，只是擺擺樣子，結果早已寫在政法委的文件裏。

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希望通過上訴還自己一個清白，只是痴心妄想，因為黨判你有罪，即使真的判錯了，同一個黨又豈會自己否定自己？如果境外的輿論壓力大了，建制內有不同聲音了，黨內派別也有相反意見了，都不會明明白白的公開認錯，只會隱隱晦晦地修補轉軚，而「保外就醫」，就是最好的下台階。

「保外就醫」不是無條件釋放，你首先當然要認罪服判，坐滿三分一刑期以後，因身患嚴重疾病，經監獄醫院鑑定，餘下的刑期就在監外執行。換句話說，你仍是帶罪之身，要定期向當局報告。最荒謬的是，如果病醫好了，就要回到牢裏坐到刑滿。

「保外就醫」可以跟家人團聚，但前提是：你有罪，沒錯判，只是因為健康問題，刑期在監外執行，但你就像帶着一副隱形腳鐐，不許亂說亂動。無辜的孩子受到三聚氰胺毒害無法再追究了，孩子今後的健康問題只能自己來承擔了，也不能發動其他受害家長爭取應得的權利了，要麼做一個和諧公民，要麼回到監獄服刑。「保外就醫」，是令你承認有罪，把你消音。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保外就醫

若干年前，有人問時為人大委員長的彭真，究竟是共產黨大，還是法律大？這位在文革期間受盡折磨，搞了一輩子政法工作的中共元老，當時這樣回應：「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上來！」

彭委員長的名言，深刻地說明了所謂「依法治國」「以法治國」的困局。幾十年過去了，經濟起飛了，國家富強了，大國崛起了，但黨大還是法大的困局始終無法突破，無法解除。

從執政黨的角度看，這不是困局，而是優勢。彭真這句「我也說不上來」，並不是由衷之言。「黨大於法」「一切由黨說了算」，這種建國前就開始建立起來的革命傳統，從來沒想過要放棄。他們不但不會讓法院獨立審案，也不會讓國會自主立法，黨政軍公檢法一把抓這個「優良傳統」，將會千秋萬載延續下去。

稍為了解國情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司法制度絕對不是獨立的，所有重大案件的審訊，

不因人廢言，這種前無古人的好人好事，值得肯定和讚賞，希望他們繼續憑良心做回正常人。

港區人大政協難得向前走了一步，但立法會內極端保守的議員，卻仍然扯着社會進步的後腿，跳出來捍衛中國的所謂「司法獨立」，高叫河水不能犯井水，散布似是而非的言論。一位時常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議員說：「點解要去挑剔人哋？你哋唔可以絕對話人哋唔啱」，「北京法院控告趙連海，一定有充分證據」，「否則我堅信政府已經係唔會告佢」，「呢個世界唔剩只國內，包括香港在內，挑戰管治權威，都唔會有好下場」，「議員就趙連海事件批評中國政府，會令人以為我哋打擊中國」。

聽罷如此違反常識違背良知的狂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消毒藥水洗淨耳朵。

立法會的良心辯論，如「六四」，如「釋放劉曉波」，是一面照妖鏡：官員集體失蹤；建制議員講一套做一套；把受盡欺凌的孤寡弱殘打在地上再踩一腳，然後把面別過去，當甚麼都沒有發生。

正如韓寒所言，在雞蛋和高牆之間，即使你有種種理由個人因素利益考慮，既不敢又不願站在雞蛋的一邊，但懇請你，別為那牆再增高加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照妖鏡

立法會休會辯論趙連海案，本來以為，這黑白分明、喚醒良知的千古奇冤，不分黨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應該不會有甚麼異議，應順利通過。怎料結果出來，議案被否決。

想深一層，卻又沒有丁點意外。在畸形政治制度、犬儒政治生態下，良心議案又豈會有通過的可能？

議員議案需要分組點票，過得了分區直選，過不了功能組別，過往已經有無數次類同的情況發生，例如有關「六四」的動議辯論，每年提出來，都是遭否決告終。分區直選的幾百萬選民，要服從功能組別的幾十萬選民，功能組別一天存在，分組點票一天不廢除，這種多數要服從少數的荒謬現象，永遠都不會消失。

趙連海案宣判，對阿爺做任何事都一貫唱讚歌的港區人大政協，突然風風火火積極起來，又廣告又聯署，為趙連海求情減刑。過往，這類冤假錯案成千上百，他們頂多只會私下議論，公開場合連大氣都不敢吭一聲。今次人大政協高調向中央施壓，不猜測動機，

地根本沒有趙連海判刑的報道，人民全不知情。在香港看了電視聽到電台，才知道有這種荒謬絕倫的事情發生。人民根本沒有知情權，無從關注這宗冤案。

這類冤假錯案，遠的不說了，近幾年也多得很吧！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刑十一載，譚作人追究豆腐渣工程要坐牢，胡佳關心愛滋病人的權益也身陷囹圄，他們的不幸，在香港雖也引起反響，但關心、了解真相的都可能不多。然而動機單純得像一張白紙的趙連海，觸動着萬千香港人的心，事情太簡單了，是非黑白太明顯了。人們不禁要問，在天子腳下發生這宗千古奇冤，難道口口聲聲以人為本的胡錦濤全不知情？難道曾經親向結石寶寶的爸媽講對不起的溫家寶都被蒙在鼓裏？

香港即將把「國民教育」列為正規課程，學生要生吞《基本法》條文，死記愛祖國事例。趙連海譚作人胡佳劉曉波，不用問，肯定都不會納入課程吧。有位愛國團體的校長在報紙寫了一篇鴻文，提出這樣的中國邏輯：「國家的負面信息媒體每日都會有，自不需我們代勞。」今後，在課堂上，老師學生只能對祖國大好形勢大唱讚歌，其他「負面信息」絕口不能提。

有這種校長，請問，我們如何教孩子？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如何教孩子？

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重判入獄兩年半，稍有良心血性的人都義憤填膺，破口大罵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如何滅絕人性。

判刑當天，有公民科老師來電「烽煙」，她也是孩子的母親，感同身受，特別激動，幾乎哭出聲來。她不停的說，連一個為孩子出頭，盡父親責任的好人都受到這樣的對待，由原告變成被告，最後收監坐牢，發生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叫她可以如何教學生？叫她怎樣對孩子解釋？面對她的控訴，我無法回應。

兩個孩子的爸爸有同樣的詰問：我們從小認知，被警察拉被政府告判罪坐監的，都是壞人，但為甚麼這個為孩子討回公道，為弱勢發聲的一等一好人，會有這樣的下場？我如何對孩子說，因為趙連海是好人，就是因為太好了，所以好得要坐牢？這種顛倒是非的中國邏輯，孩子聽得懂嗎？

一位在香港念書的內地生，用帶點鄉音的廣東話，急不及待的說出自己的看法：在內

會把白變黑，由美變醜，權力恣意把弄公義，人民變成當權者刀俎的魚肉，任由宰割？

結石寶寶的受害者在法院門前集結，手臂繫着象徵期盼親人回家的黃絲帶，拿着寫上口號的紙片，喊着：「趙連海無罪！釋放趙連海！」石階上，一幫法院人員，有人拿着攝錄機，搜集「尋釁滋事」的新罪證。聽見趙連海太太李雪梅撕心裂肺的呼喊，一個領導模樣的官員，站在那裏，居高臨下——獰笑。

你獰笑甚麼？心裏生出甚麼惡毒的主意？以為自己就是殘民自肥的勝利者？以為自己是呼風喚雨的魔頭？統統都不是，只是虛怯得連對幾個月幾歲大的孩子也怕得要死，怕他們要個說法，怕他們追討賠償；要把他們的爸爸關在牢裏，以唬嚇其他受害人，要他們閉口噤聲，才稍稍安心。

夜靜更深，給毒奶粉害死的孩子們靈魂，都會回來對你纏擾不休，即使把受害孩子的爸爸統統都關起來，仍然無法睡得安穩，仍然阻止不了連場噩夢。

看見他的獰笑，我不期然想起闖入上海公安局手刃六名警察的楊佳。楊佳殺警被判死刑，但民眾非但沒有認為他是罪犯，反而視他為英雄，更冠以楊大俠的稱號。官逼民反，楊大俠早已遍地開花。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獰笑

冒着攝氏五度的寒流，五歲的小鵬潤手裏拿着寫上「爸爸回家」的紙片，站在法院外面，滿懷希望的等爸爸媽媽出來。好不容易見到媽媽和奶奶，但卻見不着爸爸。媽媽淚流滿面，大聲喊着爸爸的名字。奶奶一面走着一面哭，喃喃的不停重複着「沒良心」三個字。小鵬潤知道，爸爸不能回家了。

媽媽走出法院，激動的擁着小鵬潤，告訴他這個消息：「爸爸沒有出來。」一臉天真的小鵬潤反應不過來，木無表情的望着媽媽。周邊圍着他們的記者，攝影機快門聲不停的響着。

結石寶寶的爸爸被控「尋釁滋事」，重判入獄兩年半。稍有公義的人，都會流下良心的眼淚，稍有血性的人都會激動的質問：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還有沒有天理？為受害孩子出頭，為保障孩子健康，為維護孩子生命，四出奔走討回公道，為何一個偉大爸爸，會由原告變成了被告？由受害者變成了大罪犯？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制度，

百佳賣給我們。
免李家的稅，
如同政府免窮人的福利。
不叫我們遇到風球，
救我們脫離黑雨。
因為住屋、電力、交通，全是李的，
直到永遠。
因李，及楷，及孫之名，阿門。
今後，副主教的主禱文，是否都應該考慮改一下？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還有潛台詞：用盡一切方法，防止同類事件重演。經過教區的跟進，今後神父們對不公平不公義，尤其涉及富可敵國而又對香港明愛仗義疏爽的財閥，會繼續監察批判，還是從此閉口噤聲？

骨頭硬淨的羅國輝神父在他的Facebook回應：「我祈禱，我決不會因為替貧窮及受壓迫社群發聲而感到遺憾。我服從天主教的社會訓諭，我永不向不公義鞠躬。」擲地有聲！

早前超級颱風過門不入，網上有「李氏力場」之議，創意無限的網民，還改編了主禱文的內容，中英版本，網上熱傳。在這裏不得不讚一讚，不知網民怎會如此厲害，有這麼準確的預見性，知道李首富連天堂都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於此做個不勞而獲的文抄公，留個歷史見證：

我們在中環的超人，
願人都尊你的姓為李。
願李的國降臨，
願李的旨意行在香港，
如同行在長實。
我們日用的物品，

李氏主禱文

天主教香港教區發表澄清聲明：副主教與李首富就「魔鬼論」進行過直接交談。「教區對『魔鬼論』事件引致李嘉誠不快，表示遺憾。」

李首富對事件表示「理解」，並表明會一如以往，繼續資助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香港明愛」之社會服務。李首富亦表明不會追究，只促請教區自行與有關神父跟進該事件。

至於副主教有否就羅神父的「魔鬼論」向李首富道歉，聲明沒有直接提及，輕輕帶過。其實，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副主教代表香港教區表示遺憾，與道歉沒有根本的分別，稍為有常識又明白事理的人，都不需再浪費時間咬文嚼字了。

但副主教為何要遺憾呢？聲明講得很清楚了，就是為了李首富能「一如以往，繼續資助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香港明愛』之社會服務」。啲錢會繼續嚟，不過是有條件的：李首富表示不再追究，但「促請教區自行與有關神父跟進該事件」，意思是不是說，我不會採取法律行動，但你要用家法自行處理！

魔鬼，但細心分析，羅神父只是想指出香港財閥壟斷一切為所欲為的恐怖現象。羅神父事後在Facebook的一段補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譴責的是地產發展商的邪惡運作，以至糧油百貨等各行各業，機關算盡地巧取豪奪，壟斷專橫，使市民受盡苦辱的罪惡。他是其中之一，其中一個代表而已，捐款並不能使合法的巧取豪奪變得合理。」

明白事理又有正義感的香港人，都同意羅神父的言論，只是想說明一種愈趨惡化的現象：財富愈來愈集中，資源愈來愈被壟斷，權力愈來愈傾斜，制度愈來愈剝削，貧富愈來愈懸殊，民眾愈來愈困苦。羅神父之言，只是敲響警世的鐘聲，喚醒當權的、富有的、有良知的，再這樣下去，壓力煲就會爆炸，香港將會陷入滅頂之災。

但副主教在壓力下致電李首富直接道歉，說明了無遠弗屆的李氏力場，不只掌管人間，其影響力還遠達地獄和天堂，連天主的代表，都對他敬忌三分。李首富回應副主教的道歉：「不會因此事而停止對教區的捐助。」箇中玄機，早已明明白白。人說有錢使得鬼推磨，想不到的是，有錢，連上帝的使者也可任由差遣。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李氏力場

陳雲道長一篇《地獄式捐獻》，食豬紅痴黑屎立竿見影，馬上被停掉寫了十多年的專欄。死因？人人在憑空猜度，都認為是地產財閥在背後發功。香港靠地產發迹的富豪，都是家族生意，第一把手大多是七老八十的長者，對「地獄」這類咒語相當忌諱，觸動到他們的神經，不足為奇。誰才是抽稿停欄的始作俑者？始終沒有任何真憑實據。

但神父羅國輝一句「魔鬼」，卻令事實現形。李首富身邊紅人馬上出手向天主教區施壓，表達不滿。事後，教區跟羅神父傾談，提點他多注意自己的言論，繼而，副主教直接致電李首富表示抱歉，首富亦已接納，更表示不會因為今次事件，而停止對天主教區的捐助。

令人奇怪的是，率先透露這個消息的，不是教區自己的《公教報》，而是基督教的《時代論壇》。顯然，教區內部對副主教親向李首富道歉的做法，仍有極大爭議。

再看羅神父的「魔鬼」言論，他點名指摘賣發水樓的地產商和扣飯鐘錢的快餐集團是

原來陰招是這樣的：對有極度敏感詞的博文，完全堵截，不准發出。即使漏網之魚發出了，也會即時被刪。對次一級的敏感文章如何處理呢？不會直接刪帖，我稱之為「陰招刪帖」，目的是限制流傳。方法是：博文發出，十多個評論過後，審查員留意到了，局部刪帖，但博文仍留在你的微博裏，而追隨你的粉絲卻無法在他們的微博再看到，用這種方法限制敏感博文的流傳速度和轉發數量，發帖者卻完全被蒙在鼓裏。高招！

這種精細到位的審查工作，當然是由人手而不是經機器代勞，前提是，我的微博給盯上了，才有審查員如此這般無微不至的招待。我的疑問是，每分鐘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博文發出，究竟微博聘請多少個審查員？開支又有多大？是否算入跟國防開支差不多的維穩經費？全國又有多少個審查員日以繼夜的在做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工作？

網絡流傳一個笑話，在劉曉波得和平獎的敏感時期，某個不知名的微博小秘書，在網上求救：「各位用戶，請行行好，幾天幾夜了，覺未睡，飯沒吃，加班到現在，不停的刪，沒完沒了，手都軟了，求你們不要再發敏感詞了……」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給審查員盯上了

我發出的博文，引起一些回應，但稍為敏感的都只限十多個回應就停止。有粉絲指，確實有些奇怪，在他們的微博網頁中，我發的博文有些突然人間蒸發了，這明明就是硬生生刪帖的迹象。但他們不說，我一無所知。

為甚麼呢？因為在「我的微博」中，沒有一帖被刪，也沒有任何通知。我發出過的博文，平安無事完好無缺地在「我的微博」中躺着，一點被蹂躪過的痕迹都沒有。

後來，有粉絲提醒：「微博越來越陰濕，那些不河蟹的消息只有你自己看到，其他人看不到。你看到那些評論本來很熱烈的，後來就沒人評論。沒有刪除就不會通知你，你就不知道。你註冊另一個號登錄看看自己的微博。」

我註冊另一個帳號登錄，追隨我的微博扮作粉絲，果然有所發現。

那些敏感的博文，原來在粉絲的微博中被徹底刪走了，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迹，像從未發出過一樣，但在我的微博中仍保留着，做到神不知，當事人也完全不會察覺。

話題好題材，有人原汁原味用圖片方式在微博全文登了出來，反應之熱烈，歷久不絕。

過了兩天，香港紙媒刊登了內地網友的反應，題為〈錯別字〉，內容如下：「《人民日報》刊出評論〈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讀者回覆：太不專業，這麼明顯的錯別字都沒看出來，不是『享有』，是『想有』。」

我先把〈錯別字〉在微博刊出，帶來十多個回應，其中一個是這樣的：「〈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真的事實〉」。我於是再加油加醋，補了以下一段，發上微博：「我國公民想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真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不言論不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不言論不出版自由是真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像美國公民一樣的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我們都可以罵美國政府和美國總統。」

這個自以為相當精彩的博文，只有十多個回應，就突然停止了。奇怪了，平日這種調侃，回應動輒有幾十個，難道今次微博又出了甚麼新招，限制博友的發表自由？經網友提醒，果然發現了微博的陰招。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六日

微博陰招

中國的微博事前不警告，事後不通知，在極不尊重作者的情況下，隨隨便便就刪走他們認為是敏感的博文，早已司空見慣，絕對不是新聞。如果再不聽話，整個微博會在一夜之間「被不存在」。天朝網友在微博大放厥詞，更是如履薄冰，無法暢所欲言，以免心血被無知無情的網絡審查員一念之間毀於一旦。上億的博友，用極具創意的方法，用形音影射，用拐彎曲筆，盡情吐露自己的心聲，而廣大網民也心領神會，理解回饋，自我感覺良好地享受着富有中國特色的言論自由。

不知是否赤裸裸的刪帖引起的反響太強烈，網絡審查員的大腦，想出了一些刪帖陰招，我相信，本人絕不會是唯一的受害者。

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發表署名文章，題為〈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單看標題，還以為有人在惡搞，詳閱內文，原來真是喉舌的宣傳重炮，其立論邏輯，荒謬得令人笑出眼淚。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是當然的網絡

些問題不談，未婚富二代買肚生仔，與香港地產財閥有錢大晒為所欲為的心態，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香港生殖科技法例，禁止未婚者找代母生子，用錢買肚更是刑事罪行。香港法律嚴苛，美國管制卻異常寬鬆，單身同性買肚商業行為，不同州份都有不同規定。但原來香港法律也禁止到外國買肚，一經定罪，罰款坐監，再犯可判罰十萬坐牢兩年。對這事件，當局一貫以不評論個案為理由拒絕回應，有關人士亦以外國的事很難管到而含糊其詞。試問，不是富可敵國的財閥，敢這樣做嗎？

富二代急做未婚爸爸的原因，是老爸年事已高，恨抱男孫，於是要用人工方法一索得三男來逗他開心。以生子來盡孝已經封建得令人覺得可怕，用最現代最先進的生殖科技來體現這種男權的封建孝道，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二千億地產王國的話事人，儼然手握全權的皇帝，下屬固然不敢逆其意，王國的繼承者更要想盡辦法令家長開心。用人工製成的孩子作為滿足老人家期望的工具，除了可以博得老父笑逐顏開，有沒有想過孩子的人權，孩子的真正幸福？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用錢買的幸福

城中未婚富二代美國買肚生仔，連中三元，成為全城熱話，惹起道德爭議。

老爸恨抱男孫恨到發燒，二子生兩個都是女兒。長子信佛，擇偶條件嚴苛，要求女友懂得跟他傾佛偈，相信短期完婚生子的機會不高，於是跳過擇偶、拍拖、結婚的階段，直接買卵買肚做未婚爸爸，其戲劇化之程度，比得上天匯跳樓層直接跳到八十八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不少富豪來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只有價格高低的分別，沒有道德不道德的考慮。老爸坐擁二千億地產王國，但卻要抱男孫才感到幸福。如果用錢能買到幸福，莫說是一百萬，即使一千萬甚至一億，都視作等閒，只是按一按指頭之間的事。但這種幸福能否長久？一出生就沒有媽媽的小孩會否幸福？除了八卦，這些更值得我們深思。

站在宗教的角度，這種人造生命是否違反自然？站在倫理的角度，如果代母職業化商業化會否產生亂倫的危機？縱使機率極小，仍不得不防，雖則很難提防。撇開宗教倫理這

大屋，大屋搬豪宅，絕對不是夢，而是現實生活的一部份。

但對今天這代大學生來說，畢業找工作已有困難，即使有工做，薪水不到一萬是普遍現實，吃飯交通置裝進修早已入不敷支，儲蓄買樓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超現實夢境。

如果我們同意鄭局長的幸福哲學：「唔係買樓先有幸福」，那麼租樓吧。二零零三年撤銷了租務管制，好市的時候，業主將租金倍增，眉頭也不會皺一下，租客交不起就要搬，兩年搬一次甚至一年一次的情況比比皆是，連住也無法穩定下來，還談甚麼幸福？

二三十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個個朝氣蓬勃，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只要努力工作，敬業樂業，買樓置業結婚生子，過幸福生活差不多是必然的事。

今天的大學生，人工低前途不明固然感到困擾。樓價瘋狂飆升，儲一世錢都可能買不到供不起。令他們更焦躁不安的，是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經濟格局，給幾個大財閥全面壟斷，令發展機會愈來愈少，向上流動的可能愈來愈低，前面的路怎樣走，愈來愈沒有指望。

年輕人無奈與焦慮，即使「真情對話」一萬次，這位早已住上城中豪華大宅的局長，可能都永遠無法理解。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幸福

富豪二代用錢買肚連生二子買到幸福，對一般平民百姓來說，幸福卻不是必然。運房局長鄭汝樺與年輕人「真情對話」，推銷「置安心」，提倡幸福論：「唔係買樓先有幸福」。

八十後大學生向她大吐苦水：「我女朋友同我講，如果我買唔到樓就唔嫁我。」鄭局長苦口婆心：「同女朋友傾吓，係咪一定先買樓後結婚？可唔可以同女友一齊儲錢，如果女友堅持，可以考慮二手居屋或新界樓，百幾萬都可以上車。如果一定要婚前置業，會少咗選擇，多咗摩擦。」

鄭局長的幸福論，在不少上了岸的成功人士心中都是至理名言，無可辯駁。但對於這群八十後的大學生來說，這種陳義過高的論述與他們實際的體驗完全脫節，很難吸收，無法聽得入耳。

鄭汝樺畢業的年代，香港的大學生個個都是天之驕子，唔憂冇人請，人工三級跳；儲蓄是可以買到樓的，是那代人的實際經驗。他們還遇上經濟起飛投資賺錢好日子，細屋換

至親可能在這裏當領導，是既曲線又長遠的投資；捐十億八億就可以把人家的百年老店永久冠名，回報奇高，何樂不為。

由曾特首親自推銷、唐司長領軍的關愛基金，幾天之間就認捐個滿堂紅，對當今和下屆領導都給足面子。這種既便宜又穩贏的生意，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對無寶不落的地產財閥來說，只幾個億，算得甚麼。

我不知道第一時間認捐關愛基金的富豪們，捐的是自己的錢還是人家的錢。地產富豪的公司，都是公眾上市公司，錢不屬於私人財產，而是各大小股東擁有。如果富豪認捐的是股東的錢，是徹頭徹尾的慷他人之慨，因此，這問題絕對不能含糊，必須向股東們有清楚的交代，大小股東也要為自己的利益好好把關。

香港瀰漫着愈來愈濃烈的仇商仇富情緒，不是由於富豪沒有捐獻，也不是他們捐得太少，而是因為香港的財閥愈來愈沒有良心。港人不會妒忌別人身家比自己豐厚，也不會眼紅人家賺大錢，只不過地產富豪賺得太盡，做了太多損人利己的勾當，才惹起我們的怒火。

橫行慣了，要香港富豪發財立品，恐怕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駱駝穿過針孔

西方富豪宣布「裸捐」，用一半到整副身家作慈善，並親身到中國大陸推銷。內地暴發富豪，除了避之則吉，就是反應冷淡。網絡上的反應尤其強烈，不是說捐身家不合國情，就是說不要把西方的意識形態強加中國，總之與畢菲特蓋茨吃頓飯影張相還可以，真的答應你們死後「裸捐」，卻萬萬不能。

這當然與中國人身家傳子孫的傳統文化有關，這兩位世界首富，也太天真太不了解我國國情了。大陸富豪第一桶金如何得來？現時身家實數究竟有多厚？就如不少女人的年齡一樣，是到死都要拚命守住的秘密。更何況，在產權不清的情況下，大陸暴發富豪的錢究竟是自己的還是黨和國家的，有時也很難搞得清。

香港富豪當然沒有產權不清的問題，但捐獻文化也大大有別於西方。本地的地產財閥富可敵國，無論做生意還是捐款，都着重成本效益，計算投資回報。捐款給地方扶貧搞建設，與他日在這個地方的投資項目有關；給藝術學院捐款，是因為當今領導或將來領導的

粉，為富豪改善形象，以關愛之名，為他們洗淨巧取豪奪的罪孽，無論包裝得如何精緻美麗，解說得如何巧言令色，也逃不過普羅市民的法眼。

官員們對為何成立關愛基金，說得矛盾重重。如果在香港的社保制度下，有部份人無法受惠，那改善制度，讓他們受到照顧好了，何必架牀疊屋，另起爐灶搞一個不倫不類的關愛基金？更何況，政府庫房水浸，有多達萬多億儲備，可以拿多些出來擴大社保制度，為何非要商界用這種形式參與不可？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真的庫房虛空，政府缺水，大可改革稅制，多抽地產財閥的不義之財，用徵收的稅款來扶貧濟世，既名正言順增加財政收入，更能維持社保制度的穩定性。但現在卻捨近圖遠，非要商界摻雜其中，不無可疑可議之處。

究竟關愛了誰？唐英年是下屆特首的熱門人選，作為關愛基金主席，一百億將會搖身一變，成為了他的競選經費，有如此龐大的資源在手，可以發揮的政治能量無遠弗屆。而整個基金的安排由民政事務局主導，政治意味更濃，社區團體、地區椿腳、區議會選舉，必定和關愛基金，和唐英年的競選運動萬縷千絲。

請立法會議員撥款時為我們把好關，杜絕任何人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公器私用。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關愛了誰？

特首曾蔭權成立關愛基金，商界出五十億，政府配對五十億，幫助在社會保障制度下的「漏網之魚」。

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早前提出過類似構想，曾先生拿來主義，本也無可厚非，但偷橋連多謝也不說一聲，就有點那個。我建議田大少向曾特首索回多少版權費，以示對知識產權的尊重。

精叻的香港人常常說：「你出雞我出豉油」，點都有着數。但今回卻是你出雞我又出雞，商界拿五十億白花花的銀子出來扶貧，目的是改善形象，緩和愈來愈熾烈的仇商仇富情緒。商界這樣做，是發財立品也好，是良心發現也好，是賺夠了要回饋社會也好，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果以曾蔭權為首的一眾高官，拿自己的身家出來「裸捐」，跟財閥的關愛配對，也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們這些蟻民無關。

但現在政府官員卻大慷納稅人之慨，在庫房拿五十億納稅人的血汗錢，為財閥塗脂抹

七成民眾認為，頒給劉曉波和平獎是西方圖謀，向中國施壓，滲透西方的價值觀，這結果也沒有丁點意外。奇就奇在，七成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應淡化處理和平獎不予配合的同時，竟然有一成二的被訪者認為應該接受諾獎委員會的決定，配合他們頒獎。這一成二是甚麼人？受到西方荼的甚麼毒？是不是經常翻牆的那一批？要嚴查究辦，嚴懲不貸。

調查更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認為應該關押劉曉波，直至服刑期滿。但有百分之十六點四的受訪者卻認為，應該在適當時釋放劉曉波，並讓其離開中國；百分之七點九認為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允許其前往挪威領獎。兩者加起來，主張釋放劉曉波的民眾，竟然超過二成四，事態就相當嚴重了。

《環球時報》的調查結果犯了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讓劉曉波和平獎諾貝爾這些敏感詞一再高調見報，已違反了宣傳紀律，即使真理部轉了調子，要加重火力圍剿，但調查結果卻老老實實反映了：儘管官方全面封殺劉曉波，瘋狂打壓支持者，連妻子劉霞都被全天候監視軟禁，但同情劉曉波的民眾仍然大不乏人。這說明了在圍得像鐵桶一樣的國度裏，追求自由仍是永恆的主題，可以禁閉人民的軀體，卻無法鎖得住他們的思想和靈魂。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官媒民調

內地《環球時報》，是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面的國際新聞類報紙，發表了一個名為《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公眾態度》的調查報告，在北京、廣州、上海訪問了約一千民眾，得出一個頗堪玩味的結果。

調查顯示，近八成民眾不知道今屆（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是誰。報道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的分析：「這說明普通中國民眾並不關注諾貝爾和平獎，它是一個小眾的問題。」

副所長，還有兩成人關注，不是小眾問題啊！除了外交部發言人鬼鬼祟祟提過幾次劉曉波之外，就只有《環球時報》咬牙切齒發炮點名批判過諾獎，其他媒體，幾乎隻字不敢提，防火長城又把諾貝爾和平獎屏蔽過濾得滴水不漏。很久以前，劉曉波三個字早已在公共視野裏徹底消失了，但至今還有超過兩成人聽過和平獎知道劉曉波這個人，證明真理部的功夫還未到家，必須嚴肅檢討。

做了卻不敢承認，還振振有詞地指摘別人，活像一個穿着西裝的流氓在耍賴。

據說，發言人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一個國家的發言人，代表着國家的對外形象，對其要求當然更為嚴格。如果這種睜着眼說瞎話就是專業，如果撒謊撒得臉不紅心不跳就叫專業，如果這種詞窮理屈也當成是專業，那麼，厚顏無恥，也是一種專業。

境外記者要採訪劉霞，被小區的保安阻止，起初還好聲好氣要你打電話叫人下來接，劉霞的電話被流氓停機當然打不通，後來索性潑水、推撞、看你長得不順眼要淹死你。劉霞所住小區前的路被砸爛，記者無立錐之地。通道被樹枝雜物堵着，前後門都圍着六呎高藍色的大圍板，更大剌剌的寫着「因道路施工，給你帶來不便，請諒解」。為了隔絕一個諾貝爾得獎者的妻子、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子與外界聯繫，虧他們可以這樣子挖空心思，想出這種厚顏無恥的辦法來。

劉霞在推特這樣說：「我都沒看見過我家大門外的藍牆。院外難道是海？」

對付不了人家，就軟禁人家的老婆，騷擾人家的朋友，關押人家的支持者。這就是大國崛起？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

厚顏無恥也是一種專業

劉霞到遼寧錦州探望劉曉波回京後，一直被軟禁在家。這種狀況，可能會維持到五中全會後，也可能會到（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後，令劉霞無法出國代夫領獎。

軟禁措施逐步升級。本來，由公安國保陪同，劉霞可以到市場買菜，但現在家門也不能出，買菜的事必需由公安代勞。手機給弄壞了幾次，只能靠推特向外發布訊息，如果互聯網也被截，劉霞就會與外界隔絕，活在黑暗的世界中。

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被問到為何要軟禁劉霞，他竟然這樣回應：「我不認識你提到的這個人，你說的情況我也不了解。」境外記者想採訪劉霞，但卻被國保公安保安千方百計阻撓，無法進入她住的小區。記者問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馬發言人這樣回應：「不了解有外國傳媒未能採訪劉霞的情況，中國法律保障公民各項合法權利。」

馬發言人每天被別有用心的境外記者追問劉曉波劉霞的情況，總算是每個問題都有問有答，比曾特首的「不予置評」強得多了。但馬發言人回答問題時那副黨性的嘴臉，明明

媒體也不會那麼關注，這個大戲是你們拉開的。」

真的是最清楚不過了，整件事情發展到如斯不堪的田地，始作俑者，是大國自己。如果容得下批評，如果同意政治改革，如果不抓劉曉波，如果不判重刑，如果沒有跑去挪威向人家的和平獎委員會施壓，如果公安國保沒有把劉霞住的小區圍得像鐵桶一樣，如果沒有把媒體記者和外國代表像蒼蠅一樣統統趕走，如果沒有取消跟挪威的漁業會議，如果沒有煞停人家的音樂表演……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把劉曉波和平獎諾貝爾都變成網絡敏感詞，如果沒有把吃飯喝酒當成犯罪活動，如果維權人士都沒有被喝茶被監視被旅遊……如果沒有這一切，國人都不會愈來愈關注劉曉波的命運和劉霞的遭遇，國際媒體也不會高調地把這宗新聞長期放在顯著的位置。

為了把劉曉波和平獎諾貝爾徹底從公共視野消失，連最基本的人道主義也不顧了。對外通訊切斷了，令老人家也擔驚受怕，劉霞說：「由於我昨天沒有跟家裏人通電話，今天我七十七歲的老媽過來看我。擔心。我很難受。感謝我的父母兄弟，一直以來，愛曉波如愛我一樣。強烈抗議政府非法軟禁我。」聞者心酸！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六日

被流氓停機

劉霞在她的推特（Twitter）說：「我的新手機剛開不到一天，又被流氓停機。」

劉霞被押送到遼寧錦州監獄探望劉曉波，回京後使一直過着被軟禁的生活。家門不能出，手機被搞壞，只能靠互聯網與外界聯絡。好不容易搞到一個新手機，接受了幾次外媒的訪問，然後，手機又被流氓停了。關心劉霞的人們，又只能靠推特，了解劉霞的狀況。

誰是流氓？為何被停機？

自宣布劉曉波獲得和平獎，劉霞就開始失去人身自由。公安國保陪她到錦州探監，陪她回京，陪她上街買菜，陪她坐接送的專車，幫她拿沉甸甸的菜籃。流氓是誰，當然是受命於國家機器的公安國保。為何連她的手機都要一而再給停了？劉霞說，那些人要她避免接觸外媒，勸她要低調一些。

劉霞的回應十分精準：「不是我低調不低調的問題，所有的事情的原由，都在你們。你們當初不抓劉曉波，不判重刑，他也不會被提名。然後政府方面，不去挪威那裏搗亂，

和國家的栽培。要發賀電，也只能往牢裏發，地址是：中國遼寧省錦州市太和區南山里八十六號。還有監獄的電話，但不方便在這裏刊出，以免賀電蜂擁，影響監獄的正常運作。

有人說，劉曉波可能是十三億中國人民中，最後一個知道自己得獎，未必，最少他的愛妻劉霞千里迢迢到錦州探監，給他來一個大大的擁抱時，會在耳邊悄悄的告訴他這個喜訊，拖着他的手，甜蜜地一起分享着痛苦的喜悅。

最可憐的是那些循規蹈矩，不懂翻牆，只靠官方宣傳機器獲得消息的中國人民。「劉曉波」三個字早變成敏感詞，在網絡被屏蔽得密不透風，不止「劉曉波」發不出去，連「劉×波」都給截了，網民在玩貓捉老鼠遊戲，只能意會「劉波波」、「波曉劉」是誰跟誰了。

和平獎揭曉時，官媒的網上專頁，徹底消失了。在中國四星酒店可看到的CNN、BBC、NHK，在宣布和平獎時，畫面突然變黑了。第二天，全球媒體都以和平獎作為主要新聞，但我國傳媒卻隻字不提。網民說，這大概不是因為該國編輯們的選稿標準異於常人，而是因為該國已經不屬於全球的一部份，嘿，被開除球籍了！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開除球籍

每年十月，中國人的諾貝爾獎症候群，都會集體發作。「中國人甚麼時候才拿到諾貝爾獎？」幾十年來，聽得耳朵都起繭了。

中國人想得諾貝爾獎，想瘋了，連做夢都流得一地口水。以前那些跟中國沾上邊的物理化學得獎者，很早已拿了外國籍，都是英籍美籍華人，但他們是歐美學術機構培養出來的，跟中國沒有關係。後來有一個得到文學獎的，在中國土生土長土訓練，但卻成了異見人士，跑到外國去，選擇了法國籍，得獎後，名字從此就成了官方禁忌，遭全面封殺。

還有一個是西藏人，本來也算中國籍，他自己承認不承認還不清楚，不好勉強。但最清楚不過的是，他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流亡了，還在外面組織了流亡政府。官方提起，還是咬牙切齒，把西藏今天的問題，統統算到他的頭上。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得到的又是舉世矚目的和平獎，可惜這個人還在牢裏，可說是因為坐了幾次牢到現在還不讓他出來，才能拿到獎的，這還真要感謝黨

而是偷吃充滿酒液的葡萄。起初只是吃了一兩顆，天下美味，忍不住一顆接着一顆地吃。不知第幾顆了，突然，頭暈眼花，兩頰發熱，天旋地轉，無法不躺下來。那次，是生平第一次酒醉。

好奇喝了，準確地說是吃第一口酒，不外如是。我對酒沒甚麼特別喜好或厭惡，更遠遠不到嗜酒的地步，但就是不喜歡酒醉的感覺，喝，也很有節制。

年齡稍長，可能是初中到高中之間，更有機會在老爸面前喝酒。一天工作後，老爸帶着疲累的身體回家，不時會啤酒送飯。他倒滿一杯後，我會把酒瓶拿過來，也為自己倒一杯，老爸沒有甚麼反應，只是看看我，半責備半開玩笑的說：「不要把我的酒喝光了。」我回應：「別喝太多，酒對身體不好，我為你分擔。」父子爭喝啤酒的日子，還歷歷在目。

年輕人在甚麼時候甚麼環境下喝第一口酒，可能都大同小異：出於好奇、朋輩影響、開心高興、苦悶徬徨。看見一對父子為喝酒而爭論，未成年兒子問可否跟同學一起喝酒，緊張兮兮的老爸斷然拒絕，長篇大論：酒精亂性，影響終身。彷彿，酒變成了天下間最惡毒的東西。要知道，喝酒與嗜酒之間，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何不放開襟懷，開放空間，讓年輕人探索這人生必經的過程？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

父子爭酒

早已忘了甚麼時候喝第一口酒，勉力回想，對了，可能只是高小的事情。那時，潮流興自家釀酒，把糯米飯放進玻璃瓶子裏，再加冰糖和酒餅，把瓶蓋瓶身封得密不透風，不讓空氣陽光進入，幾星期或個把月，就釀成香甜美味的糯米酒。

據說，糯米酒暖胃補身，對產婦尤佳，不少家庭都會釀幾大瓶酒，每有收成，興高采烈派街坊，成為睦鄰聯誼的最重要項目。

我喝的第一口酒不是糯米酒，是葡萄酒，也是自家土法釀製。把黑葡萄放入玻璃瓶，再加糖水，也是封密包好，程序跟釀糯米酒幾乎一樣。已忘了發酵時間長短，但每當把瓶子打開，酒香四溢，叫人垂涎。

大人喝酒，當然沒有小孩的份兒，知所禁忌，不敢公然討酒。但酒香實在太誘惑了，禁不住一嚐的衝動。

趁大人不在，把酒瓶拿出來，不知是甚麼原因，可能怕被發現，還是不敢直接喝酒，

但要支撐供樓開支，即使是專業人士，都要起早摸黑，一天工作十幾小時。早上醒來，睡眼惺忪，未搞清是晴是雨，就要匆匆上班。晚上歸來，早已伸手不見五指，身心俱疲，也無心無力留意外面的景色。放假，沒睡到十點，無法洗淨一星期的疲累。長假期，也非要出埠玩個盡興不可。千呎豪宅的生活空間，只剩下一張較為寬闊的牀和設備齊全的洗浴間，每天只過着由大牀到洗浴間的生活。

窗外的海景是甚麼模樣？四時會有甚麼變化？問房子的主人，茫無頭緒。

初春，那隻從早到晚都在「苦呀！苦呀！」，叫到四月才稍止息的，是甚麼鳥？盛夏，遠處開遍那紅彤彤的，是甚麼花？秋天一片蟬聲，叫得震天價響，可有留意，牠們的真身，與小時候在教科書看到的蟬，大有分別？冬天過去，本來要搶着盛開的木棉花，一年比一年零星落索，你又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當然統統都不知道，因為要賺錢供樓，很忙，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還有閒情聽鳥賞花看蟬，和留意地球暖化的敗象嗎？

真不明白，好端端的人生，為何要跌入房奴的陷阱裏？不是還有很多值得追求的價值嗎？為何要一頭栽入這種荒謬的遊戲當中？

二〇一〇年十月七日

房奴

即使你是月入幾萬的中產階級，有沒有算過，要儲蓄多久，才夠買房子的百萬首期？一百萬夠嗎？當然不夠，呎數地點設施稍為像樣的市區住宅，閒閒地呎價一萬，三成首期，沒有超過百萬就做不成業主。就算新界樓，二百萬樓價也是最低消費了，不靠父母，不吃不喝，上百萬首期，打工仔，容易有嗎？

即使首期夠了，每月供款佔家庭入息超過一半，管理費差餉已不是小數目，然後是吃飯、交通、置裝，還有那絕無僅有的娛樂，每月收入，還剩多少？保佑自己無病無痛，否則預算盡失。千萬別想生孩子了，因為一定令你破產。但上有高堂，他們的生活費醫療費能少嗎？上下煎熬，買了房子，就注定要過奴隸般生活。

朋友住千呎豪宅，主人房是二百七十度環迴大海景，極目四望，天連海，海連山，四季就在腳下。無論是天朗氣清明月高掛，還是急風暴雨行雷閃電，都別有景致，令人百看不厭。

又要安居，又要升值，又要細屋換大屋，又要泳池會所燒烤場，又要實用面積九成九，細心思考，除了小孩買出奇蛋，是永遠無法一次過滿足的願望。在特定歷史時期，有過這麼的一批幸運兒，但好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要求官員要有長遠的房屋規劃，就不能一時要政府資助市民買樓，一時又反對干預市場。作為納稅人，首先要搞清楚，我們要安居，還是要升值，魚與熊掌，兩者只能二擇其一，不能貪婪得大小通吃。

安居和升值，應該是兩個截然不同嚴格區分的市場。政府資助價格低廉的住房單位，買賣年期和買家身份都有嚴格限制，對象是只想安居而不是升值的市民，樓價升跌都與他們無關。只要這類單位數量夠多，調低資格門檻，就可滿足大量市民的需要。

如果想升值，買私樓好了。牙籤鑲鑽石的豪宅也好，跳層天價單位也罷，這不是一般市民要玩的遊戲，任他瘋狂炒賣，任他泡沫爆破，一眾只想安居的市民可以置身事外。

只要將現行的居屋政策稍作調整擴大，就可令天下寒上俱歡顏。但政府為怕得罪地產商，倒行逆施，視居屋如蛇蠍，叫人大失所望。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

安居與升值

房屋，是電台「烽煙」節目永恆的主題，每次討論，都來電爆燈，應接不暇。房屋問題所以纏擾不去，痛苦不堪，因為人們對房屋的要求，同時存在着兩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是安居，二是升值。所謂安居，或許意義各有不同，但升值，大家都清楚不過了，就是可以細屋搬大屋，甚至炒賣賺錢。

如果是這樣，問題就相當複雜了。未上車的八十後埋怨樓太貴，窮一生之力也無法儲到首期，希望政府資助，可以安居；上了車的六七十後窮了半生之力，貴價入貨，每月死慳死抵、節衣縮食才僅夠供樓，捱過負資產剛剛見家鄉，對政府受不住民意輿論的壓力，又再「干預」樓市，顯得憂心忡忡。電台「烽煙」，是他們表達心聲的重要渠道。

本來就存在着有樓階級和冇樓階級的矛盾，上車與未上車的利益根本不同，政府就可以用「民意紛紜，未有共識」為理由，繼續行其不干預市場政策，任由地產商把發水樓價推到天高，繼續偷呃拐騙。

察可以滴水不漏，網民如何貓捉老鼠，爭取資訊自由？過程怎樣？應該相當有趣味。我發了一條博文：「請問，內地人看《頭條新聞》，是全國都不用翻牆，還是只有廣東、深圳不用翻？是一年四季都不用翻牆，還是在敏感時刻才要翻？」

回應從四方八面飛來，反應之踴躍，令人感動，一些細節，如果不是內地觀眾，是無法完全了解的。綜合各方資料，我再發了一條博文：「內地觀眾收看《頭條新聞》，我總結如下：可收到無線亞視（訊號）的地區，不會受屏蔽。有線電視落地的，『太后與小豪子』（或整個《頭條》）會給屏蔽，通常都用《蔡瀾嘆世界》同一集。通過網上收看或重溫的，因港台是官台，一般不會被牆，但在敏感時期可能會給擋在牆外。但不少有心的網站仍可收看或下載。謝謝各內地網友的資料。」

內地網友回應，認為大致正確，但一些細節，例如誰把《頭條》放到甚麼有心網站，天機不可泄漏，就賣個關子好了。

內地朋友千方百計收看《頭條新聞》，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相信爭取獲得其他被視為禁忌的資訊，方法也是變化多端，其努力令人欽佩。爭取自由，是永恆不滅的主題。

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

翻牆睇頭條

玩內地微博，不能暢所欲言，要「就住就住」，要麼風花雪月不着邊際，要麼寫人人都看得明的同音字雙關語，要麼看圖不說話讓網友自己意會然後言傳。偶一不慎，小秘書會向你發私信警告，再不聽招呼，會把整個微博人間蒸發，我有過「被不存在」的慘痛經歷，想起來都深惡痛絕。

話雖如此，微博人多量大，反應迅速，對了解國情，收穫甚豐。不上微博，都不知道內地人對港台的《頭條新聞》，熱愛到如斯地步。

我知道華南地區的民眾，都能看到香港電視節目，亞視可以整套落地，而無線，則可透過當地的有線電視收看。由於並非實時播出，有數分鐘延遲，因此可慢慢審查，遇到政治敏感題材，可及時屏蔽。內地朋友說偶然可看到《頭條》，但大多給公益廣告或其他節目取代，難以看到全個節目。

內地人如何才能看到《頭條》呢？只能靠互聯網了，金盾工程做到無微不至，網絡警

話」，甚至「粵語」都成了微博的敏感詞，無法搜尋，風潮過後，才慢慢解禁。台灣作家龍應台月前在北大演講，用「龍應台」搜尋相關資訊，結果也是：「0」。長期以來，「龍應台」都是敏感詞，在微博上受到封殺屏蔽，但奇怪的是，如果只鍵入「應台」，而不是「龍應台」，與龍應台相關的博文都會一一現身。

我照辦煮碗，不用「釣魚島」全名，只用「魚島」、「魚台」、「一八」等「遇着紅燈繞道走」的方法搜尋。哈哈，想要的結果全都找到了，幾乎半點阻滯都沒有。

我大惑不解，這是設計漏洞嗎？屏蔽敏感詞，是中國的發明創造，技術領先國際，做到滴水不漏，無人能出其右，我不相信是設計出錯。是故意安排嗎？有這種可能。把全個敏感詞屏蔽，對上頭有交代，但卻給半個敏感詞留下生路，讓人可以找到，也算對得起群眾。這種充滿中國特色的網絡審查，的確令人啼笑皆非。

問題是，「釣魚島」是堂堂正正的中國領土，「九一八」是國仇家恨的國恥紀念，誰的餿主意，把它們變成敏感詞完全屏蔽，不讓群眾名正言順地掌握相關資訊？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釣魚島」保不住了

開了個實名微博，玩得不亦樂乎。神州大地紅得發紫的虛擬世界，是了解國情的一扇重要窗口。釣魚島撞船事件，外交風波層層升級，網絡同時熱火朝天。在微博搜尋有關資訊，看看中國同胞的愛國溫度究竟有多高。鍵入「釣魚島」，搜尋結果是：「0」。畫面上，還有這樣的一行訊息：很抱歉，沒有找到符合條件的微博！

不是嘛，微博竟然沒有人討論釣魚島撞船，日方扣留中國船長事件？心有不甘，再鍵入「釣魚台」、「保釣」、「九一八」，搜尋結果全是：「0」，然後又有同樣的「很抱歉」訊息。釣魚島、釣魚台、保釣，竟然在微博上消失了。

諷刺的是，如果不用「釣魚島」，改用「尖閣列島」搜尋，不消一秒，上千結果馬上彈出來。原來，在微博世界，「釣魚島」已經變成了日本的「尖閣列島」了。保釣保了四十年，結果保不住網絡上「釣魚島」三個字。

這種情況，似曾相識。想起來了，在保衛廣州話運動中，「廣州」、「廣州話」、「廣東

主義精神，是一種誰都不應拒絕的普世價值，還要討論甚麼你的價值還是我的價值，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挾屍要價》的那幅照片所以引起全國公憤，是因為看過的人都覺得太殘忍，太不人道了，撈了屍還要脅拿到錢才交還遺體，簡直太喪盡天良了。「天良」，是一條底線，越過了良心的底線，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分界。這裏，沒有分你的還是我的普世價值。

人道關懷、人權自由、尊重個體、民主理性、權力制衡、公平正義……等等啓蒙實踐了上百年的普世價值，在文明社會，根本不需要再由頭討論，不需要再爭辯這是你的價值還是我的價值，只需研究實行的方式，改善制度的不足。套用作家鍾祖康的說法，餓了，人家在討論吃中餐還是西餐，而我們呢，卻仍在爭辯吃飯還是吃糞。當今不少年輕人，對很多事情不敢判斷，不去表態，以示自己價值多元，成熟深思，多角度思考。誰知這種所謂價值中立，只是思想怠惰，只是價值虛無，只是犬儒鄉愿，只是毫無承擔。

年輕人，下次你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說「你的普世價值還是我的普世價值」前，最好先深入研究，普世價值的真正內涵是甚麼。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你的普世價值

不知是受到公民教育科所謂「多元價值，多角度思考」影響，還是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潛移默化，最近聽到一個新名詞，出自年輕人之口：「你的普世價值」。原文是這樣的：「我們不能濫用普世價值的說法，因為人人都有不同的價值，你有你的普世價值，我有我的普世價值。」

初聽，有點迷茫，想深一層，年輕人可能將個人價值和普世價值混淆了。我也不想澄清和爭辯，見其他稍年長但世故的都沒有甚麼反應，也就算了。

分不清個人價值與普世價值有何分別，是個別問題，還是普遍現象，我倒有興趣深入探究。可能是因為學校刻意回避是非對錯的價值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大陸官方對「普世價值」視如蛇蠍，避之唯恐不及，認為統統都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旁門左道，歪理蔓延到香港，使一些人以為，「普世價值」都不是好東西。

小孩走近井邊，人們看見了，動了惻隱之心，馬上救小孩離開險境。關懷弱小的人道

略，只是要對方履行合約，沒有甚麼可指摘的。

觀點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天公地道。雙方答應過的，就等於簽了合同，一定要遵行，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遊戲規則，是一種各得其所的自利理性行為。「挾屍要價」的說法，充滿了道德判斷，只是感情用事，不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理性原則。

如此這般的論調，幾乎每天都有。電台名嘴，大學教授，雄辯滔滔，這種毫不掩飾的冷血論點，幾乎已到了赤身露體一絲不掛的地步。

試想想，公民教育科以「挾屍要價」為題，要考生評斷船老大和學生誰是誰非，如果考卷上的答案，並非人道精神、救死扶傷等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而是上文「商業社會理性合約精神」，作為評卷老師，你會如何打分？從邏輯上、論據上，這個同學的答案不但沒有甚麼過錯，更有人會認為，在多元價值下，是非對錯可能根本不存在。老師，這樣的答案，你會給他滿分，還是給他零蛋？

價值教育要靠父母老師身教言教，要由家庭學校開始，但今天的「價值」變成「價錢」，「身教」變成「身價」，再談人的價值，真的不知從何說起。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價值教育

本來，在學校推行價值教育，教導學生明辨是非對錯，是應有之義。但自從公民教育科提倡所謂多元價值——「凡事多面睇，事情未必有對錯，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以來，久而久之，價值教育在學校差不多成為絕響。再加上縮班殺校人人自危，催谷成績，市場導向，確保收生，使學校能夠存活下去，已成為校長老師的第一要務。於是，價值教育瀕臨絕種，需要保育才能生存。

「挾屍要價」，在「凡事多面睇」的角度下，原來是可以這樣看的：撈屍也是一門職業，從賺錢的角度看，撈屍體才是正業，救活人沒有效益，拒絕救起遇溺學生，也「無可厚非，不應苛責」。這是觀點一。

觀點二：撈屍明碼實價，一個萬二，打開門做生意，不是開善堂，既然學生答應了船家的價錢，就是口頭合約，當然要遵守合約精神。船家撈得一具屍體，綁着手臂在船邊，要學生付足費用，才繼續打撈，才交還屍體，表面看來，相當殘忍，其實只是做生意的策

照片得到內地今年（二零一零年）的「金鏡頭」大獎。「挾屍要價」的醜劇，轟動全國，紀錄着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恥辱。照片刊出後，還有一段插曲，有人出來企圖掩飾，指照片剪裁造假，歪曲了真景實況。後經現場目擊者，包括溺斃大學生的同學力證，事實千真萬確。

事發已是去年（二零零九年）十月，照片得獎也是今年八月份的事。今天才拿出來討論，是因為最近又再提起。在一個中一迎新活動上，中學校長對着一群家長演講，談到這事非常痛心。人的價值在哪裏？人道精神又跑到哪裏？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人類的互相關懷，早已煙消雲散，人間蒸發了。

每次聽校長演講，都有醍醐灌頂、份外清新的感覺。他從不吹噓學生的成績，從來不談升大學的比率，又從來沒有張揚花了甚麼大錢增添了甚麼硬件設備。所有庸俗不堪的自我推銷，都從來不會出現。每次演講，只用一些親歷的、耳聞目睹的小故事，談人生的追求和價值、做人的原則和宗旨、讀書的指標和方向。在只着重「價錢」，而不知「價值」為何物的今天，校長的說話，有如沙漠甘泉，彌足珍貴。

話說回來，教育的本意，就應如此，是甚麼將其扭曲異化到如斯境地？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九日

挾屍要價

閱報，看到一幀新聞照片，船老大一身白衣站在船頭，神情激動，跟岸上遊人爭論着。船的旁邊，用繩綁着一條白皙的手臂，顯然是一具屍體，浮在水中。

長江邊，小孩遇溺，三名見義勇為的大學生伸出援手，落水救人，墮江小童被救了回來，但不熟水性的大學生卻不幸沉入江底。同行者央求附近的船家救人，船老大說他們只撈屍體，不救活人。原來遇着的，是撈屍專業戶，長江撈屍，已成了一門賺大錢的產業。

水高浪急，三位同學早已一命嗚呼，同學們又跪又哭，要求船老大把屍體撈回來。船家開價，一個萬二，三個三萬六。大學生旅遊，豈會帶備這麼多現金，臨時湊了四千，答應先撈起來，再付餘款。

個多小時後，一位同學的遺體撈上來了，船老大把屍體手臂綁在船邊，走到船頭，向岸上的同學要錢：不付足撈屍費，不會繼續打撈，也休想取回屍體。直至餘款送到，船老大才肯繼續工作。

米飯班主，銷量大，廣告來，這是市場規律。

報紙停掉受讀者歡迎的專欄，當然違反市場規律，有人聲言罷買，有人要求退還網絡訂閱費，效果立竿見影。你會反駁說，報紙靠廣告生存，財團才是米飯班主，專欄作家強烈批判地產霸權，被財閥視為眼中釘，是受到壓力也好，是編輯識做也好，停掉專欄，確保廣告收益，才是理性決定，才是市場規律。

這是徹頭徹尾的歪理。停掉賣紙專欄本身已違反市場規律，報紙的讀者流失，財團才願意拿真金白銀賣廣告，請問這是哪門子的市場規律？這是用錢控制輿論，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

地產財閥影響無遠弗屆，跨行業壟斷，地產超市燃氣電力巴士渡輪，不但控制港人日常生活，還把勢力伸入傳媒，直接買起控制者有之，用廣告力量威迫利誘者有之。報紙頭版報道地產醜聞，打招呼不聽，被財團抽起過千萬廣告，損失慘重，試問誰的財力和風骨能頂得住？

情事、婚事，合則來不合則去，但跟報事混在一起，顯然是把問題搞錯了。地產勢力急速膨脹，已經到了毫無節制的地步，傳媒監督的第四權已到了覆沒的邊緣。這不是溫水煮蛙，而是水浸眼眉，再不正視，下一個將輪到自己。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沒有放大來看

作家陳雲突然被下令停稿，在文化界言論界鬧得沸沸揚揚，網絡上更是熱火朝天。有人關注香港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受到侵害。聽到這個問題，不少愛國人士，條件反射跳將起來，大聲否定：「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解放香港，喊了這些口號還可安然無恙沒有封艇拉人，今天你還可以發言還可以寫稿，說明香港還有言論自由。」這種低級言論充斥坊間，根本不值一駁。

但在傳媒界文化界打滾數十年的前輩，見多識廣，甚麼風浪都遇過，早已看化紅塵。寫專欄，又沒有簽約一生一世，老闆編輯一聲令下，話停就停，見怪不怪，勸說後輩不必放大來看，不要庸人自擾。

前輩的說話當然是真知灼見。當年文人辦報，老闆總編都是性格巨星，不喜歡就是不喜歡，換專欄作家開過立秋，不必有甚麼理由。

但今天是企業辦報，講究理性決策。作者受歡迎，可以預紙，理應受到重視。讀者是

餐飲交通燃氣電力零售批發，不用打算盤，都知道全部是地產壟斷集團的組成部份，幾乎沒有任何媒體飛得出他們的五指山，只要其中一個地產財閥下令抽起屬下集團的廣告，就足叫媒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地產商的屁股真是摸不得的，這早已是媒體的普通常識，但陳雲道長卻偏偏不信邪，用春秋之筆，對地產壟斷集團之巧取豪奪、陰質劣行，毫不留情，深度挖苦，極盡批判，讀後人心大快，千萬毛孔暢通無比。但每次讀來，都暗捏一把冷汗，擔心道長的辛辣批判，在日益收窄的言論空間裏，終會有容不下的一天。

地產商的屁股真是摸不得的，陳道長專欄終於相繼消失了，這不是偶然的，是香港大氣候和媒體小氣候做成的，不是個人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的，風波要來，誰也阻擋不了，別無選擇，唯有面對。在新媒體舊媒體交替互動的今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廣闊天地，仍然大有作為。

道長跟我說，會短暫休息，埋首著書，再重出江湖。相當一段時間，讀者對陳道長針針見血鞭鞭到肉的文章，相信會餓得發慌，此集《中文起義》，可暫解陳雲粉絲飢餓之苦，一定洛陽紙貴，有買趁手啦喂！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被槍斃的序言

我在陳雲新書的序言：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我在新開的實名微博，發了以下的一則博文：

「《信報》改版，以辛辣批判見稱的專欄作家陳雲，在副刊及評論版的兩個專欄，下星期開始，全部取消。給出的理由是：改版。此消息已得到當事人證實。陳雲稱，與他的文章強烈批判地產商有關。原來，地產商的屁股是摸不得的。敬請各界關注。」

博文一出，網上鬧翻了天，轉發評論不計其數。陳雲的粉絲，喊聲震天：譴責愚蠢決定有之，訂戶要求回水有之，罷買罷睇的呼籲有之。陳道長的死忠粉絲，還開了一個「面書」群組，名為「我愛陳雲專欄」，用了我上面的博文，作為群組的引言，對道長的專欄突然被飛，群起而攻，抒發鬱結，盡訴怒火。

太陽底下無新事，不會無緣無故，全部有因有果。文人辦報早成絕響，媒體集團規模愈來愈大，所需資金也愈來愈多，報紙靠廣告生存，有財力大手筆的廣告客戶，超市電訊

書的作者已看過序言內容，又表示接受，出版社編輯再說三道四，於理不合。

我決定向臺不合理的要求說不。陳雲新書的序言，一字不改。

我不想再跟編輯糾纏，向陳雲說明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親自處理。

後來見到陳道長，他說已向出版社轉述了我的態度，並說明寫序的「行規」就是如此，不要再作無謂干涉。出版社編輯接受了陳雲的理據，答應序言可以刊出，以為從此相安無事了。

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不夠廿四小時，出版社編輯在我的電話留言：你篇序我哋傾過，決定唔落，因為呢本書會擺喺《信報》系列嘅，請你原諒……。為何不出一天，會有一百八十度大變，由要修改序言，再接納刊出，最後決定全面抽起，過程如何，期間又發生了甚麼事？是地產財團的手伸得太長，連序言的一字一句都要過問？還是出版社編輯揣摩上意，為了保住飯碗而犧牲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的原則？如果當事人不親身說明，恐怕一世都沒有答案。

序當何罪？我在陳雲新書的序言內容，究竟觸犯了甚麼禁忌，要受封殺極刑？下文全文刊出。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

序當何罪？

有幸被邀替陳雲道長新書寫序，奮力完成，準時交稿。道長來電郵道謝，以為一切順利。序言題目是《地產商屁股摸不得？》，當然是拿道長被《信報》停稿一事借題發揮，罵得痛快。怎料，交稿沒多久，就收到出版社編輯電話。

電話那邊，客客氣氣，顧左右而言他：百忙中為新書寫序，非常多謝。然後婉婉轉轉：事情最近才發生，但書將會賣很久，怕將來讀者看了你的序言不明白發生甚麼事。可否減少有關停稿風波的內容，花多些篇幅推介這本書，會適合一些。

我回應：我的序言已有推介，其他寫序的作者，也可推介。對方說：不夠不夠，可否減少寫停稿篇幅，加推介內容……。雖然說得吞吞吐吐，我心裏當然明白發生甚麼事。面對這樣的要求，你們說，我要怎樣回應？

一本書的序言，與作者的關係，比跟出版社的關係密切得多。嚴格來說，如果內容不涉誹謗，沒有犯法，只能由作者提出意見，出版社根本不應干涉序言作者寫甚麼。何況，

二十多年前，我在菲律賓有這樣一段奇遇。菲律賓人民力量推翻獨裁統治的馬可斯，科拉桑上台一百天，我到馬尼拉採訪。在金融中心拍一些街景，有個穿着筆挺制服，頂着大肚腩的警察走過來，一臉笑容，跟我搭訕。突然，他拿出懷中配槍，遞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嚇了一跳，未能理解他的意思。於是他再把意圖說清楚，問我想不想買槍，不記得開價是幾十還是一百美金，就可以把警槍拿走。

忙亂之中回過神來，碰都沒碰那警槍，耍手擰頭，說不想買。問他把警槍賣掉，回去怎樣交代？聽不清楚他的回應，生意做不成，警察很沒趣的走了。

回想起來，如果我好奇拿起警槍，會有甚麼不堪設想的後果？會不會被屈成奪槍疑犯，變成勒索對象？《信報》林行止先生在他的專欄提到，三十年前在菲律賓也有類似經歷，才知道我那次絕不是個別例子，「賣槍」原來是菲律賓警察的「優良傳統」。

人民力量推翻獨裁統治的馬可斯，但二十多年來，菲律賓的民主法治制度始終無法真正建立起來，究竟是這個民族出了甚麼問題，還是長期殖民統治的後遺症？需要尋根問柢。

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

菲警

挾持人質事件中，菲律賓警察的窩囊笨拙，在電視直播鏡頭下，令人大開眼界。設備落後，手法低劣。更叫人震驚的，是策略戰術欠奉，全是瞎指揮，像小孩子玩遊戲一樣，八條性命，就斷送在玩泥沙般的所謂營救行動中。

菲律賓警察貪污腐敗，兵賊不分。舉報罪案，事主輕則要奉上真金白銀的辦案費，重則分分鐘會成為敲詐對象。勒索疑犯，屈打成招，迫其承認完全無關的罪行，早成家常便飯的慣例。菲律賓普通警察，工資比香港菲傭還要低，貪污誘因極大。有槍有權，織成一個亦警亦匪的犯罪集團，朝早是橫行霸道的警察，晚上變成打家劫舍的大賊。

更匪夷所思的是，菲律賓警方處理槍械，一塌糊塗。黑市白市，幾十萬槍枝在地下流傳，隨處可買。因嚴重犯罪而遭正式革職的警察，武器也不要求立刻交回，愛理不理，任由警員私下保留。門多薩因勒索疑犯被革職，但仍可穿着警察制服，配戴警章，拿着槍枝，招搖過市，甚至成為犯罪的殺人武器。

手求救，但瞬間被大火吞噬，燒得扭曲變形，剩下一尊燒焦的骨架。翌日報章將相片放在頭版頭條，讀者觀眾都彷彿感受到火燒的痛楚，既哀痛又不安。過了好幾個星期，不少人合上眼都仍看見這樣的畫面。

轟動全球的九一一事件，恐怖分子充分利用了現場直播的威力。第一架民航機先撞向世貿中心北座大樓，相隔十七分鐘，另一架航機撞向南座大樓。恐怖分子深知，以美國電視媒體之發達，每逢大事必然直播，待電視台在極短時間內架好現場直播設備，較準時間，第二架航機就在觀眾眼球前，實時撞向大樓，無可逃避，無法挽回，造成極大的震懾效果，某程度也配合了恐怖分子的意圖。

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香港電視全程直播十多小時，往後幾天，畫面亦不斷重複，就像過往幾次死亡直播一樣，令人揮之不去。原來創傷壓力後遺症，不但會出現在親歷者身上，事件的震撼和擴散，令不停看着現場直播的觀眾，集體創傷，程度比現場親歷不相上下。其癥狀是失眠、不安、畫面不停出現，甚至產生內疚情緒。

現場直播當然與新聞自由和知情權有關，但也存在不少爭議，如何拿捏得準，是一門學問。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死亡直播

自從有了電視直播這種技術，即使不到現場，甚至在千里之外，觀眾都可以對整個過程瞭如指掌，震撼力甚至比現場更大。事發現場被封鎖，無法靠近，不能看清，而電視的強力長鏡頭，卻能把每個細節拍得一清二楚，一分一秒呈現在觀眾面前。電視觀眾受到的衝擊，絲毫不會比現場的圍觀者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記憶所及，香港電視作現場直播，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旺角寶生銀行械劫案，獨行賊持槍挾持十多名人質，與警對峙達二十小時，開了電視直播先河，掀動千千萬萬觀眾情緒。後來銀行職員合力把賊人制服，劫匪曾開槍，無人受傷，沒流血收場，屬不幸中之大幸。

隨着技術愈來愈進步，電視直播突發新聞，已成必然。回歸前嘉利大廈五級大火，也是電視全程直播。烈燄沖天，哀號求救，有人受不住高熱濃煙，從高處躍下逃生，震撼了香港所有觀眾。令人無法磨滅的，是被困無法逃生的住戶，在向着街心的窗口內，拚命揮

能、政府腐敗、總統窩囊，家裏的菲傭、香港的菲律賓居民，難過哀痛，可能比大部份香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法想像，會有僱主因這事而解僱菲傭。難以理解，會有香港人遷怒香港的菲律賓居民，發出要趕走菲傭的仇恨訊息。連我家的小女孩都問，一人做事一人當，兇徒殺害港人，與香港的菲律賓人有甚麼關係？一點都沒有，這是常識。引起種族仇恨的說話，無論是以為可以隱藏身份的網絡世界，還是朋友的私下討論，也懇請大家少談，更千萬不可付諸行動。

外傭千里迢迢，來到陌生的地方，離開自己子女，照顧別人的小孩，離開自己的父母丈夫，服務別人的家庭。微薄的薪金，供給落後的故鄉，供養貧窮的家人。外傭解放了不少家庭婦女的生產力，令她們可以騰出雙手，在職場打拼。外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照顧香港家庭的功勞，我們理應感謝和尊重。在這最哀痛的時刻，竟然有人挑起種族仇恨，希望他們只是無知，而不是別有用心。

種族仇恨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要注意苗頭。香港是理性社會，不能讓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繼續發酵，擴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仇菲情緒

眼睛盯着電視熒幕，寸步不離，隨着事態上上落落，由緊張、希望，到悲痛、憤怒，腦袋和心臟，就像坐過山車，從高處衝向谷底，然後往上爬升，再急速掉落。

剛旅行回來，坐了幾天旅遊車。想像坐在旅遊巴的就是自己，代入他們的處境，被槍指着，命懸一線，我們會有甚麼遭遇？我們會如何反應？樂極生悲，禍從天降，焦慮和恐懼，相信大部份有坐旅遊巴經驗的港人，都特別感同身受。

匪徒幾次露面，全無戒備毫不設防，特警都錯過了狙擊的機會，恨得牙關打顫。看見警察笨手笨腳，劣拙不堪，只能乾急。槍聲四起，子彈橫飛，提着心，祝禱眾人都能大步檻過。司機說所有人都被槍殺，心死。有生還的港人被救出來，希望還在。八人死亡，整個人又掉入冰冷的海底。

家裏的菲傭，放下手裏的工作，一動不動的看着電視。她沒有跟我一起破口大罵，偶然有一句沒一句地說出從沒聽過的小道消息：前警察的背景，總統為何還笑……警察無

與母親到街市買餸，挑選水果。老闆見男孩精乖，送他一個橙。媽媽對小男孩說：「應該點講呀？」男孩望望橙，望望媽媽，又望望老闆，說：「唔該撼皮吖！」

聽眾來電又說了另一個故事，巧合得很，竟是我親身經歷過。話說小朋友參加三日兩夜宿營，鍛煉照顧自己，過一些稍為獨立的生活。營前聚會，家長小孩擠在中心的活動室裏，不到十歲的孩子到處亂跑，爸爸媽媽緊張地聽着導師的一字一句，提問時間，十多隻手同時舉起，問題五花八門，甚麼都有。媽媽說：小孩每晚要上廁所，不要給他睡上格牀。爸爸問：有沒有宵夜？孩子沒吃宵夜睡不着覺。有一個更誇張的問題：孩子的枕頭，我們出埠旅行時也會帶上，其他枕頭他用不慣，會睡不着，宿營可否帶他的枕頭？

父母問得很認真，已忘了導師怎樣回應，我衝口而出：孩子睡慣了的牀褥棉被，是否也要一併帶上？惹來一陣哄笑。我無心得罪這對廿四孝父母，但要問的是，他們有否想過，讓孩子參加宿營的初衷是甚麼？

無論是蘋果核、撼橙皮、帶枕頭的故事，都活生生反映了今天小孩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病態，千萬不要以為孩子長大了，就會改變，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蘋果核

家傭放假回鄉，平日家務就由我和太太分擔。那時候孩子還小，仍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有天吃完晚飯，要吃水果，我把蘋果皮削掉，一分為四擺在小碟上，放到孩子面前。小女孩突然大聲問：「爸爸，點解啲蘋果有核嘅？」

好生奇怪，不知小女孩問甚麼？她繼續說：「菲傭姨姨畀我哋食嘅蘋果冇核，點解你嗰啲有核㗎？」想了三秒，才恍然大悟，原來平日菲傭服侍周到，給孩子吃蘋果，削皮去核，切成小塊，讓她們容易咀嚼吞食，久而久之，她們以為「正常」的蘋果應該是沒有核的。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時下的所謂公主病公子病，染上惡疾而久治未癒的最大原因，一定是父母。不要怪家傭，他們充其量只是「幫兇」，沒有僱主的同意默許，家傭會這樣做嗎？要檢討的，是父母的教導方法。

我在電台說了這個故事，引起頗多迴響。舊同事發來電郵，講了另一則故事。小男孩

這還遠遠不止。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今天只有八百人，來屆也只有一千二百，按成份，商界的仍佔多數，再計算其他界別，跟地產富豪搵食關係千絲萬縷的專業人士，加起來佔絕對多數。選舉委員會由地產發展商操控，特首由地產發展商選出，這個說法，一點都沒有誇張。

試想想，由提名到選舉，特首都要賣地產富豪的帳，特首的票來自地產發展商，他的政策，敢傷害富豪的利益嗎？制訂的法律，會令他們損失一根毫毛嗎？當選後，會不把政治債一一加倍償還嗎？香港的法律和政制向商界傾斜，特別是向地產商一面倒，是制度使然，積重難返，非容易改變得了。

即使真的有特首普選了，但提名權仍牢牢掌握在由商界主導的提名委員會中，提名出來的候選人，同質性超高，只能是為商界服務的代理人，與今天的情況相差不遠。

行政立法商界，結成誰也動不了的政商聯盟，政府對商界「無法無天」的壟斷剝削行為視而不見，立法會功能組別也為他們說項，到迫不得已才弄點小修小補，以平民憤。仇富的根源，在於政制。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仇富與政制

仇富的另一個深層原因，眾所周知，是香港的畸形政制。

任何稍為有良知和清醒的人，都知道問題所在。先說立法會，議員一半地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產生。直選議員的選民基礎三百多萬，功能組別只有二十多萬選民。有些功能組別，一百幾十票就產生一個議員，食餐飯搞內部協調，各人讓路，不費吹灰之力，就自動當選。就以今屆為例，三十個功能組別，十四個零票自動當選，比例接近一半，而且部份更是連續幾屆，完全不用選舉，如此這般穩坐立法會議員位置十多年。

這些功能組別議員，大剌剌的擺明只為商界服務，完全置香港利益於不顧。遠的如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政策、立法規管賣樓花等等，一次又一次被否決；近的有天匯涉嫌虛假交易，功能組別議員第一時間跳出來，否決立法會介入調查，臉不紅心不跳地為地產富豪擋子彈。發展商賣樓的蠱惑招數傷害了無數港人，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赤裸裸做他們幫兇，富豪氣焰囂張，是制度使然，因為建制內有滴水不入的保護傘。

民參與，見證富豪善行，目的只有一個：緩和仇富情緒。

但問題是，在資訊如此發達的廿一世紀，民智已開，捐獻就能化解仇富，不是想得太簡單太天真了嗎？歐美一些億萬富翁把整副身家捐出來，不留後代，是他們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捐款作長期醫藥研究，不計較出名於一時，又或救助非洲病童，不一定要求在醫院招牌冠以自己的名字。捐獻目的就是捐獻，不求有甚麼別的效果。

香港富豪就截然不同了，在他們來看，捐獻是立竿見影的政治投資，可以打好地方關係建立人脈感情。捐獻可以擺明是沽名釣譽的商品交易，十億元買個百年老店的醫學院冠名，左計右度，誰說不划算？捐獻更可改善平日惡劣的形象，濟世扶貧，關懷弱小，誰還會說為富一定不仁？我肯定是個例外。捐獻背後太過計算，而且計算得太着迹，路人皆見。

如果地產富豪賺錢不是去得太盡，樓房不是發水得太過離譜，賣樓賣得老老實實，租金不會趕絕小商戶，超市不會壟斷得令商販無法經營，電力燃氣價格顧及小市民生計……就不會有仇富情緒。我當然歡迎富豪慈善為懷，但只為了緩和仇富情緒而作出捐獻，效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仇富與捐獻

昔日中國農村地主富豪，到處橫行霸道，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恨之入骨。某年天災歉收，餓殍遍野，富豪大發慈悲，開倉派米，贈衣施粥，鄉民對富豪改觀，大讚宅心仁厚，慈善為懷。雨過天青，災難過去，富豪出錢重建村路，修理橋樑，還在那橫亙河道的石板橋上，冠以富豪的大名。

富豪繼續剝削百姓，每年倍加田租，毫不手軟，但鄉民記起他天災時的善行，每天過橋時又看見他的大名，非但沒有恨，反而對富豪有某程度的諒解：田地有價，賺錢無罪，雖然收田租迫得很緊，家丁時有拳打腳踢，但畢竟是他們的財產，任何富豪都會如此，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但這個地主富豪卻不一樣，捐獻為善不甘後人，應該歌頌，絕對不能苛責。

香港富豪的捐獻文化和動機，大都脫離不了中國傳統模式，平日壞事做得太盡太多，形象太惡太劣，於是捐出大筆金錢，還要大鑼大鼓，搞一個修橋整路動土儀式，讓全鄉村

富嗎？

其實，這個騙局，在賣樓花時早已開始。示範單位面積樓高誇張失實，賣樓書誤導取巧，於今尤烈，但這些都合法了不知多少年，到今天，才有甚麼九招十二式加以規範。請注意，這都只是指引，毫無法律約束力，靠的是地產商自律。為擴大利潤無所不用其極橫行多年的地產發展商，富可敵國，連法律也不放在眼裏，怕你幾招軟弱無力的指引嗎？政府這樣偏袒地產富豪，能不仇富嗎？

一般打工仔如此，小老闆也逃不出他們的五指山。經濟不景，商場寫字樓租金只凍不減。經濟好轉，人流暢旺，地產商又來跟你分身家，加租以倍計，甚至跟營業額掛鈎，試問多少個老闆仔會捱得住，能不仇富嗎？

加租把小商戶都趕絕了，商場盡是千人一面的連鎖店，壟斷情況日益嚴重，港人的選擇愈來愈少。地產財團更是肥水不流別人田，與民生有關的幾乎全部包攬：超市、電訊、餐飲、電力、燃氣，遲早會涉足棺材山地，總之由搖籃到墳地，都有機會被地產富豪一手掌握。港人成為富豪砧板上魚肉，任由宰割，能不仇富嗎？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仇富情緒當然不是三朝兩日形成，而是官商勾結到極致的惡果，當然也不是捐個一百幾十億搞個甚麼扶貧基金，就可以解決。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七日

能不仇富嗎？

地產富豪，由港人學習和羨慕對象，變成仇恨對象，不必深究原因，每天回家就知道了。

港人對買樓情有獨鍾，窮一生精力與財富，安家置業。好不容易儲得首期，月供超過一半薪水，節衣縮食買回來的，跟原來理解想像的，徹底走樣。發水普遍三四成，要眾業主夾錢買的包括：電梯大堂、轆槽、會所、走廊、平台……一千呎樓剩下不到七百呎面積，已算幾生修到，能不仇富嗎？

最眼冤是那個比牀還要大的窗台，計面積可能值二三十萬元，花大半年薪水買得這幾十塊磚頭，除了可以放幾盆花之外，根本得物無所用。每天對着一買回來就縮水的身家，能不仇富嗎？

街市買菜，短斤缺両，輕則會罰一千幾百，重則洗定屁股坐牢。但賣樓騙人，卻完全合法，咬佢唔入。每天回家，身處此情此景，受害被騙含冤受屈的情結揮之不去，能不仇

為何富豪們要齊齊高調行善，加大捐獻數目，以示回饋社會？不少人將之與港人的仇富情緒扯上關係。富豪捐獻，目的是改善形象，以緩和日趨嚴重的仇富心理。然而，問題的核心，是仇富情緒的源頭在哪裏？如何形成？單憑捐獻可以化解嗎？

有人說，「憎人富貴厭人窮」，是香港人的特質，這話未必完全準確。二、三十年前，李超人是港人偶像，白手興家，發迹致富，是多少人每天的夢想。不少香港人的確看不起窮人，但李超人卻是他們學習憧憬的必然對象。

就這樣過了二、三十年，靠地產發迹的富豪們身家以百倍增長，港人可望而不可即，遑論模仿學習。但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昔日富豪白手興家的香港傳奇，今天卻變成為富不仁的巧取豪奪，是港人的思想改變了，還是富豪的行為改變了？統統都不是，只是傳媒發達，知識累積，地產經營手法被揭露得愈來愈多，富豪才會原形畢露現於人前。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幾次金融風暴，安份守己，只靠積蓄買樓置業的香港打工仔，不少都損手爛腳，淪為負資產，賣樓收場。但奇怪的是，經濟下滑，地產富豪不但絲毫無損，身家卻倍數增加。不必再數他們賣樓的蠱惑招數了，單憑此點，就明白香港人仇富的深層原因。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四日

仇富

是甚麼風吹起，城中多個富豪不約而同，突然想加碼捐獻，動用更大資源，投入慈善事業？

有富豪推動創立扶貧基金，聯絡各「大孖沙」籌款，但反應未見積極，聞說與帶頭人目前的地位處境有關。有人認為，策劃者得罪當朝權貴，失寵多時，政治上早已過氣，為何還要真金白銀，投資在他身上？這就是本地富豪錙銖必較的邏輯，做善事也視為一種投資，當然毫不例外。在歐美富豪捐身家潮流下，香港首富李超人也乘勢自揭過去三十年捐獻的盛況，超過一百億的捐款，不能不算是個紀錄，他也答應未來十年，會捐出同樣數目。

盛傳李超人的基金即將推出一項全新概念的慈善項目，但內容卻保密得幾乎滴水不漏，只透過吹風表示與互聯網年輕人和創業有關。關孑賣到足，增加看官的懸念，當然是希望帶來驚喜，公關策略的確超高。

來，菜式也定了，最後交大廚定奪。任你大廚技藝超凡，但始終是限米煮限飯，如果食材不新鮮，配搭出問題，菜式根本搞錯了，期望大廚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嗎？根本不切實際。

逆線行車兼發生交通意外，明明是「危險駕駛」，但控罪卻是輕得多的「不小心駕駛」；明明是兩次襲警，但卻只控一項；明明可以用判坐牢的《侵害人身罪》，但卻選擇可緩刑的《警隊條例》……作這些選擇，早已表明了控方的態度，作為大廚的法官，面對極有限的食材、極原始的設備，可以做出甚麼菜式來，不是都應該在預期之中嗎？

當人人都針對法官，指摘官官相護放生權貴，如果我們明白起訴審訊程序，問題真正出在哪裏，不是更清楚嗎？當連警員都指摘司法腐敗，士氣低落，難以執法，蠱惑仔都會用躁鬱病為由，打甩官司，逍遙法外，原來始作俑者，引致「放生」的，正是警隊和控方。

警方和律政司作為檢控者，心裏究竟有多少重標準？為何對付示威人士會「殺無赦」，諸多留難，有多重罪就告多重，絕不手軟；面對權貴就慌失失，討價還價放輕手，不是更值得深思嗎？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一日

當人人都針對法官

名媛掌摑警員案，律政司以判刑原則錯誤為由，提出覆核。根據程序，聽取控辯陳詞的，仍是原審法官，結果，在多方壓力下，法官仍維持原判。律政司第一時間決定上訴。

法官判決時已考慮了控方提出來的證據，再考慮了被告的家庭背景，又考慮了感化報告和她的病情，最後作出了感化一年、停牌一年、罰款八千的仁慈決定。現在又決定發還由原審法官覆核，如果還有甚麼新鮮的東西，為何初審時不一併提出？現在輿論大嘩，才來覆核，不是擺明向法官施壓，讓法官為難嗎？

判決後，社會起哄，指摘法官判刑過輕，怒罵司法腐敗，矛頭紛紛指向審案的法官。打個不甚確切的比喻，在整個司法體系裏，法官好比大廚，搜羅食材的是執法人員，要求煮甚麼菜式，是律政司。

警方執法，拘捕疑犯，搜集證據，按法律，選擇甚麼條例，決定是否起訴，是律政司，若證據確鑿案情簡單的，執法部門也可全權話事，不必徵詢律政司意見。食材買回

認罪——宣告裁決——判處罰款——下一個。電光石火之間，還未回過神來，完事了。

我曾就一宗交通案上庭，目睹審案經過，一名貨車司機被控違例，案情證據一分鐘內讀完，法官提聲喝問「認不認罪」？這位拙於辭令的基層司機稍有遲疑，開口答辯：「法官，我……」還未說清聽清，法官已高聲攔截：「唔認罪，押後再審……」嚇得司機大佬把想說的話全部吞回去：「認……我認……我認罪……」「罰款五百，下一單……」

輪到我了，有了這名司機的經驗教訓，即使交通警察如何加鹽加醋扭曲案情，我都不吭一聲，最後只能向法官求情：新牌仔，缺乏駕駛經驗，請輕判！

我們兩個在繳款處相遇，貨車司機一改有口難言的態度，炒蝦拆蟹：今日已經冇開工，人工冇晒。個警察屈我，我想唔認罪，但個法官又話押後，搞多兩三日，我容乜易一家大細餓死晒，我哋呢啲窮人，冇錢請律師，唯有認命，罰五百，當開少日工囉（上下共刪三百字）……

這就是基層市民的宿命，甚麼司法公義，甚麼程序公正，都比不上開工搵食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他們來說，只是一些「唔等使」的玩意。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錢人比其他人更平等，是常識，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先不說你有沒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有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叔叔嬸嬸是否法官，舅父是不是行政會議成員，即使你統統都沒有，只要你有能力僱用一個稍好的律師，有時間與法官磨蹭糾纏，我保證，你必定可以在法庭裏，得到比其他人更公平的待遇。

裁判法院，每天審案上百，對不少人來說，都是一些雞毛蒜皮毫不起眼，根本沒有報道價值的案件，小販阻街、交通違例……流水作業式的程序，每天都在這裏發生。裁判官還未出現，法庭就是一個墟市，十多廿個被告你一言我一語，大呼冤枉，大罵執法人員無理針對，都是基層市民，嗓門特大，聚在一起盡情發揮，有震天的效果。

法官現身，一些法庭常客也不會畀面，仍繼續自說自話，到法庭職員不耐煩大聲喝停，下面的人才稍作收斂，審訊程序正式開始。

案件甚多，為求效率，多屬例行公事。讀出罪名——簡述案情——提交證據——是否

屍疊屍。屍疊屍相當刺耳，膠袋疊膠袋比較中性，才思敏捷的官員想出這個新鮮名詞，以為減低刺激性，就可輕易過關，令人笑爆嘴，事情也愈鬧愈大，要問責官員公開道歉，風波才稍平息。

八達通行政總裁前言不對後語，是另一個經典例子。原本斬釘截鐵：「沒有將用户的資料賣給第三者」，被追得緊了，後來變成「賣給了六間公司」，而且一賣再賣，形式更是五花八門。為何可以公然說謊？原來又是在「賣」的定義上兜轉。他們是合作伙伴，不是第三者，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逐個賣，而是推銷成功才分佣，定義上，這不算「賣」。兜來兜去，只是為了掩飾曾經犯了的錯誤。

講了第一個謊言，要圓謊，第二個謊言，一定要比第一個大，才能掩蓋得住。於是，謊言要愈說愈大，才能繼續活下去。但謊言有着泡沫的同一特性，吹得愈大，爆得愈響，嘭的一聲，爆得一絲不掛，無地自容。

如果時光倒流，總裁承認販賣私隱，並會檢討相關程序和政策，雖也會被輿論轟得灰頭土臉，最後逃不過下台命運，但至少不會被懷疑誠信，或許，會有復出的一天。

誠實，永遠是最好的政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二〇一〇年八月五日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不少企業大員都有公關顧問，幫他們面對危機、應付傳媒。但不知是甚麼原因，太多顧問教壞路，太多總裁想壞腦，遇到危機，不是閃避拖拉，就是死撐失言，公關危機，演變成公關災難。

窮一生精力爬到高位，雖未必個個學識淵博，但必然有點小聰明，卻常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恃着自己轉數快口才了得，喜歡用修辭定義來掩蓋錯誤，以為口頭把別人的指控駁倒了，就可以轉黑為白，逢凶化吉。

隨手拈來的經典例子多得很。年前，公眾殮房屍體太多，遺體存放格不夠，屍體要放在地下，甚至出現一個疊一個的情況，職員拍下照片，傳媒大幅刊登，恐怖情狀，公諸於世。公眾殮房負責官員面對傳媒，被問到屍疊屍的情況，官員氣定神閒回應：「當殮房空間用完，不排除會出現膠袋重疊膠袋的情況……」

官員說得沒錯，每具遺體都用屍袋裝着，即使疊在一起，都只是膠袋疊膠袋，而不是

露的，未必是事實的全部，私隱署和立法會一定要追查到底，起碼要審閱合約原文，把內容公諸於眾。

無論是個人八達通、日日賞計劃，還是自動增值服務，都要填寫個人資料，然後簽署同意書。要細讀同意書全文，非得花上半小時，而且字體比蚊子還細，英譯中也殘缺不全，稍有年紀稍缺耐性的都無法完全理解。不少人如此這般，就矇查查的簽署同意書，任由八達通亂賣你的私隱。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聯營公司和參與商戶可能需要進行配對程序，使本公司／他們能理解你的特點，向你提供更符合你需要的其他服務，協助本公司和參與商戶挑選你可能喜愛的貨品和服務，與透過本公司挑選的參與商戶建立一定的關係……」

如此詰屈聱牙的譯文，讀完也不知所云。八達通不單止有電話地址等個人私隱，更重要的是你消費的「特點」，所謂「配對程序」，所謂「符合需要」，所謂「建立關係」，就是根據你的消費內容和習慣，度身訂做向你推銷。

何時買甚麼，更會暴露你個人最私密的資料。令人擔憂的是，甚麼時候買衛生巾，隔多久買安全套，會不會都給「配對」出來，知道你的「需要」，然後再跟你「建立關係」？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賤賣私隱

私隱資料值多少錢？答案是四千四百萬港元除以一百九十七萬。包括姓名、性別、電話、住址、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職業、平均收入和消費金額，個人私隱，只值二十二元三毫錢一個。

八達通的行政總裁，在私隱專員和立法會議員多番追迫下，終於透露了鮮為人知的數字：過去四年，八達通提供一百九十七萬個客戶資料予商戶，獲利四千四百萬港元，用簡單的除數，算出每個資料只值二十二元。內行人聽了，不禁皺眉，如此詳盡而珍貴的資料，竟然賤價如斯。八達通把客戶的私隱徹徹底底地賣了，當然是見錢眼開，但卻令人懷疑她究竟懂不懂做生意？

聽眾報料，在外國，這些資料，間閒地幾倍價錢，使用的時間和次數都有限制，期限到了，不能再用。換句話說，私隱可以賣完再賣，個人資料，是一隻不停生金蛋的鵝。

八達通賤賣客戶的個人私隱，可能別有內情，以行政總裁「擠牙膏」吞吐前科，所披

其他參與者都無遮無掩，豁出去了。中國的確已經今時唔同往日，維權運動遍地開花，看這威權政府能壓制多少。

群眾上街未必壓得住，但網上管制，就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在微博上，我用「廣州話」這關鍵詞，搜索有關言論，看看撐粵語運動的最新動態，平日不消一秒，就彈出成百上千的博文，大膽潑辣，暢通無阻。

但撐廣州話集會過後，關鍵詞搜索失靈了，我先後用了「廣州話」、「粵語」、「廣東話」搜尋，畫面都彈出這一句：「很抱歉，沒有找到符合條件的微博！」不是吧，新浪微博竟沒有人再討論「廣州話」？

更離譜的是，我用「廣州人」，甚至「廣州」搜索，答案都是一樣：「很抱歉，沒有找到符合條件的微博！」與「廣州」有關的一切，徹底從微博消失了。即使是暫時的，都令人氣憤。

「廣州」成為敏感詞，無法搜索，但卻可以上載。「撐硬廣州話」，在我的微博上，仍安然無恙。不知是否百密總有一疏，禁制「廣州」二字，但「廣府」卻成了漏網之魚，機靈的廣州人，把「廣州」改成「廣府」，照樣通行。

捍衛粵語，省港一體，唇亡齒寒，（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再接再厲，香港修頓球場、廣州人民公園，保護粵語大行動同步聯動。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日

「廣州」消失了

行動被壓制，搞手「被喝茶」，撐廣州話運動，卻仍然能夠轟轟烈烈地，由虛擬網絡伸延到現實世界。

數以千計群眾，按照微博上的約定，來到廣州江南西地鐵站外集會，大多是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帶自製標語，穿自創T袖，表達對打壓廣州話政策的不滿。

數以百計的公安把群眾團團圍住，廣東歇後語派Tee的問答遊戲玩不成了，但還可以喊：「抵制煲冬瓜，我哋撐粵語。」震耳欲聾，之後唱Beyond的《光輝歲月》，更是場面壯觀。

集會激烈而和平，偶發推撞最後也能平靜結束。公安全程攝錄，不知會否秋後算帳？幾位「被喝茶」的搞手，頭戴絲襪不以真面目示人，但他們還是舉着標語牌接受媒體訪問：「原來我哋表達心中嘅訴求，都要好似做賊一樣，所以我哋戴住絲襪……我哋無非係想表達我哋對自己文化嘅愛護，都要請我哋去飲茶，我想問公民表達心中訴求嘅尺度去到幾多？」

標，已成記憶，怪不得歌者慨嘆：

家陣行多兩步／都唔知身處邊度／
如果連廣州話都冇埋／唉／點算

乜都拆，拆了幾十年，廣州已不是昔日的廣州，碩果僅存的，可能就只剩下廣州話。

而家話度度都拆／連廣州話都要拆／
街又要拆／最後變乜嘢風格／
唉／廣州呢個地方／經歷過太多滄桑／
睇住呢條珠江／唱番兩句廣州兒歌：
月光光／照地堂／廣州話咁精彩點會滅亡／
用呢首廣州話嘅歌／
送畀我哋廣州／廣州精神／勁啊

語言作為文化思想的載體，大一統的威權思想以為減少一種方言，就能消滅異心。其實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妄圖消滅多元，只會惹起更大的反抗。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相信廣州話一定會繼續開花結果／
等我嚟話你聽乜嘢係廣州話／
九個聲度千年歷史絕對係無花無假／
我唱呢首歌絕對唔係想講乜叉乜叉／
只係想講粵語始終代表住廣州文化／
雖然話而家好似搞到度度傷疤／
但係呢個羊城一直都係我哋嘅家／
唔理係多嗲痴／定抑或充滿風沙／
只要同心協力一定會再見到木棉花／
二零一零亞運就到我哋都需要知道／
嚟到廣州呢度學兩句粵語都真係幾好／
men水、濕滯、孤寒、鐸縮普通話點表達得到／
廣州話學得好／多謝我老豆老母

廣州話字如何寫出來，有些早已失傳，或要翻查典籍才有答案。正如廣州不少舊區，緊跟着China（拆啦！）的腳步，消失殆盡，《乜都拆，廣州話唔可以拆！》rap到的舊地

Rap 廣州

廣州人齊撐廣州話，已經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網上運動，令人驚喜的創作不斷湧現，用廣州話寫的海報吸引着人們的眼球。其中一幅是：一幫人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撐住即將倒下的「廣州話」，然後是震天的口號：「要我哋收聲！我地粵大聲！」

只看海報上的廣州話文字，當然未夠傳神，亦遠不及用廣州話Rap的歌過癮。一首在網上熱爆的《乜都拆，廣州話唔可以拆！》道出了不少廣州人的心聲：

一齊嚟唱番一首屬於廣州人嘅歌／
我哋唔講咁多／我哋唔使囉唆／
廣州文化絕對經得起考驗一直傳播／
一齊嚟唱番一首屬於廣州話嘅歌／
我哋一齊拍和／唔講bo po mo fo／
緊靠住珠江河／睇住萬家燈火／

不違反黨規國法。內地同胞的抗爭手法，變化多端，比香港的更可愛，更好玩。

月前有廣州政協委員提出，亞運將臨，為了迎接五湖四海的賓客，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包括新聞台、綜合台等等，由粵語改成普通話廣播。一石激起千重浪，引來巨大迴響，街頭巷尾，議論紛紛，除了傳統媒體加入討論，網上世界鬧得更為熾熱，一個廣州人撐廣州話的虛擬網絡，迅即成形。

日前有廣州年輕人，效法香港，舉着自製標語抗議：「廣州話起錨，煲冬瓜收皮」，一閃即逝，快閃示威，殺到廣州。

網上創作更多姿多采，最流行的一張海報，是工人群眾拿着紅寶書，手挽着手圍成一圈，斗大的標語：「廣州人講廣州話，聽唔明就翻鄉下」，充滿文革美學。這張海報有太強的排外味道，隱藏着省籍矛盾，未必人人接受。

還有一些網上海報，也用了文革的橋，換上反諷的標語。其中一幅的背景是廣州五羊標誌，把「集體回憶」、「舊城」、「粵語」、「老廣州人」都打了交叉，口號是：「破四舊，立新癮」。另一張：一個「取消粵語節目」的圓形統計圖，反對支持八二之比，口號是「要引導：凡是人民群眾反對的，我們都支持。」道盡了廣州人的不滿和憤怒。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齊撐粵語大行動

早前，新浪微博熱傳一條消息，用廣州話寫：「參加齊撐粵語大行動。今個月（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號，江南西地鐵改喺A出口等，見白色衫人群。時間：五點集中，五點半開始做嘢。主要工作任務：派tee派傳單派扇。現場問廣州話歇後語。答啱嘅嗰位朋友有tee送。跟住我哋每人講一句口號：『我愛廣州，我講廣州話！』唔去都請轉發吓，靠微『薄』力量，求轉發，感謝合作。」

博文發出，不可收拾。後來有香港紙媒大幅報道，預計響應行動者多達二萬五千。虛擬世界力量之大，認真嚇人，整頓微博，相信無可避免。

本文見報，離二十五號尚有一天，事先張揚的行動會不會見光死，未可逆料。中國政府向來忌諱遊行集會，對示威抗議視如洪水猛獸，但今次在廣州發起的行動，頂多算是輕輕鬆鬆玩遊戲派贈品，內容充滿廣州特色，「我愛廣州，我講廣州話！」百分百合理，絕

媒人、學者、政客，都是他們的接觸對象。有時跟不同行業的朋友談起，只要在政界傳媒稍為有點知名度，誇張的說，身邊都有二、三個經常溝通的「南來探子」。

照此推算，負責收風吃這行飯的「南來探子」，人數可能多如過江之鯽。這一點都不奇怪，自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嚇着中南海的主事者，中央發覺單靠特區政府或駐港機構，不知是有意還是無知，根本不能準確反映香港民情。經此一役，凡與香港有點關係的單位，都派人來港收風，以求更精準地掌握香港形勢。

「南來探子」的政治飯局，相當頻繁，凡有政治大事，都會邀約有關人士吃飯商談，問得仔細，談得徹底。例如問今次遊行估計會有多少人？選舉的投票率會有多高？又或不同黨派的基本盤會否變化很大？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即使是生神仙，也很難準確回答。

探子們不諱言，訪談的不止一人，也會把各人的觀點分析，撰寫報告向中央反映，大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這類在飯局上收回來的資料，再寫成二手報告，究竟能多準確反映香港的實況？仍有很大疑問。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政治飯局

除了「聯誼飯局」、「吹風飯局」，還有一種，叫「政治飯局」。

顧名思義，是政治人物設的飯局，客人來自五湖四海，有政治人，也有專業人，當然不乏傳媒人，作用可以是聯誼，可以是吹風，也可以是摸底。

設飯局的政治人物，有問責官員，包括一些包攬問責官員工作的高級公務員。他們不時邀約飯局，就民意民情，爭議政策，跟意見領袖及傳媒工作者交換意見。設政治飯局的不一定是官員，也有政黨議員，香港政黨資源有限，「煲無米粥」的政治飯局，相對較少。

還有一種，做東的人物身份多變，很難界定，有時自稱學者，有時是研究員，甚至有時只是商人，稱對政治時事有興趣，有些具備正式官方身份的，也不會高調到人人認識。身份雖然不同，但有共通之處：都是從北方南來，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都態度開放，幾乎甚麼意見都能容納，都只聽不說，甚少發表自己的見解。

這類人，我們稱為「南來探子」，身懷任務，以各種身份出現，跟各類人士接觸。傳

飯局」，也算是有益有建設性。

但不幸的是，不少報章的收風專欄，相當不堪，自甘墮落，淪為官方喉舌，甚至藉以表忠誠，作為交換獨家消息的工具。如果能將官員的說話化為自己的觀點，做喉舌的水平可以高一些，這還算了。但這些吹風寫手，有時大腦動也沒動，聽多少寫多少，搬字過紙，有文必錄。更不堪的是，這些吹風專欄，不但遣詞用語相同，幾乎連錯誤穿崩也一模一樣，媒體人淪落做官員的筆記簿，他們看見自己寫的東西，究竟會不會臉紅？

搵食艱難，甘做喉舌，是自己的選擇，但也要承擔後果。官員就極具爭議的政策，一五一十在「吹風飯局」透露，以試探民情，但事先聲明，可以引述內容，絕對不可明示或暗示任何一個官員的名字。

按慣常做法，記者用官方消息人士引述官員的講話。新聞一出，罵聲四起，反應激烈。媒體向官方正式求證，得來的回應是：「絕無此事，有關報道，生安白造，無中生有！」再問，新聞來源是官方消息人士的吹風？「我們從來沒有發布過這樣的消息。」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記者吃定了這隻死貓。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八日

吹風飯局

除了風花雪月的飯局，吃得最多的，是官員請的「吹風飯局」。

這種飯局，一不為聯誼，二不為交情，而是為了推銷特定政策，傳達政治立場，又或就爭議性問題，用吹風的形式，試探民情水溫。

飯局開場，先是一輪軟性的熱門話題打開話匣，然後直入正題，用官話講解政策背景立場、官員良好意願、民間阻力、黨派分歧、政府難處等等。在座的官員不會一味推銷，也會回應質疑，因為氣氛輕鬆，互動頻繁，可以你一言我一語問個究竟，官方的解說，很容易在不經不覺中，說服在座傳媒人的腦袋，化為輿論的聲音。

這種「吹風飯局」，效果奇佳，屢試不爽。傳媒人先聽為快，取得第一手獨家，所以一定逢請必到逢到必早。兩廂情願，放風與收風，各得其所，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其實沒有甚麼對與錯。只要出席「吹風飯局」的傳媒人頭腦清醒，嚴守本份，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把吹風官員口中的獨家消息作詳盡分析，多方求證，不要淪為官方喉舌，這種「吹風

員或企業大員點名相邀，認為已有了點名堂，當然心情興奮，幾乎逢請必到。後來去得多了，發覺飯局這東西愈來愈無聊，愈來愈討厭，再加上害怕應酬，近年，幾乎絕迹飯局。

無論公司企業或政府部門，不知是否公關大員要顯示自己存在，證明交遊廣闊人脈充沛，年頭年尾，逢年過節，總要安排傳媒飯局，應約的，有資深傳媒人，有專欄作家，有紙媒編輯，有電視主播，也有電台口水佬。

不止一次，聽到以下的開場白：「請大家來，沒有甚麼特別主題，也沒有新的政策宣布，今天只談風月，不討論嚴肅問題，純粹把酒聯誼，並非工作聚會……」聽到這裏，幾乎想馬上起身離開。雜事纏身，又不是跟你很熟，把酒聯誼風花雪月，言不及義話不投機，絕對浪費時間。吃了兩口，以要早睡早起為由，借詞逃遁。

這種純粹公關的飯局，邏輯很簡單：見過面都是朋友，打好這一層關係，有了交情，他朝部門企業出了亂子，傳媒追究起來，都會輕手一點。

這種舊式公關概念相當過時，傳媒競爭激烈，讀者受眾才是米飯班主，吃了你這麼的一頓飯，交換了幾個無聊透頂的哈哈，就會輕易給打發掉，批評起來就會鬆手，傳媒人豈不太自甘墮落了嗎？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飯局

民主黨修築與中央溝通渠道，原來是在一個傳媒主催的飯局裏達成。如果不是民主黨領導有意無意忽略了這場飯局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能直通天庭的梁愛詩認真地發聲明澄清，外界對這場飯局，肯定一無所知。

民主黨是反對派的頭領，梁愛詩是中央紅人，沒任務在身，應不會作私下交心密談。政治氣氛如此敏感，即使傳媒邀約，要他們相遇，機會也是微乎其微。民主黨四出尋訪溝通門徑還可以理解，梁愛詩肯應傳媒之約，與反對派密室傾談，還有兩大老總在場見證，有點異乎尋常。

在傳媒飯局前，肯定發生了一些更決定性的事情，促成他們坐在一起，杯觥交錯漫談政事，酒酣耳熱和諧溝通。在這個密室飯局之前的秘密往還，可能是更精彩的新聞題材，行家們應努力發掘背後的故事。

說起飯局，傳媒人毫不陌生，混迹多年，邀約也會不計其數。當年初出茅廬，有官

亮起，定必封殺。貿發局高層對囉模有傷風化的印象，來自報章娛樂版，這就是他們評分唯一的資料來源嗎？還有，會不會親自面見囉模本人，考考她們的識見與對答，看看她們是否全都胸大無腦，有身材之外還有沒有內涵，然後又給一個分數，最後才決定是否上訴成功，還是維持原判？有沒有評分準則？會不會公諸於世增加透明度？貿發局諸君會回應嗎？

上訴失敗，鐵定封殺簽書會，如果囉模還是不忿，要硬闖書展會場，那怎麼辦？書展是全方位向市民開放的，難道靠出寫真集為生的囉模不是市民，不能進入書展嗎？

用衣着是否暴露作標準，也有難度。大熱天時，超高氣溫，無論老中青，都袒胸露臂，以防中暑。相信書展會場，疑似囉模、中模和老模的，數以千計，肯定眼花撩亂，隨時誤中副車，能攔截得了多少？

如果囉模穿得密實，通過審查，進入書展，沒有簽書，也沒有任何違規動作，只在寫真書攤行行企企，搔首弄姿，給記者龍友拍照，但仍引發轟動，擁擠阻塞，傳媒爭相報道，篇幅遠超韓寒章詒和陳文茜加起來的總和，結果書展又會不幸地給囉模再一次騎劫。防患未然，該想想更果斷嚴厲的措施。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二日

果斷嚴厲

不到兩星期，書展就要舉行。嚫模對貿發局的反擊戰，進行了一陣子，強弱懸殊，結果早已寫在牆上。出版社度出「好橋」，替嚫模出純文字copybook，沒有一張噴火寫真，但貿發局仍堅持「要書不要人」政策，書可以賣，但嚫模想要進入書展搞簽書會，繼續門禁森嚴，不得越雷池半步。

貿發局高層也毫不諱言，這分明是「對人不對書」，無論是純文字的copybook也好，密實寫真集也好，甚至是無字天書也好，只要嚫模被界定為形象不佳，影響市容，再出甚麼板斧，也是無補於事，絕對不能翻案。據悉，貿發局設了一個機制，被封殺的嚫模可以上訴，而亦有若干呼冤個案，真的能上訴得直，還得清白之軀。

有丁點好奇心，都想了解坐在上訴委員會的，是何許人也？審核的標準又是甚麼？我更有興趣知道，詳細過程如何進行？

例如，審查諸君會否先定評分標準，然後逐頁細看寫真，當超過某個噴血分數，紅燈

腥，就沒有今日的盛世。這種恐怖的邏輯，不少在中國發展中得到甜頭的香港人，都全盤接受，甚至認為這是社會進步必然付出的代價。

港人雖然不至冷血涼薄如斯，但每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不停堅持的包袱，原來很重很累人的。有人選擇淡忘，有人選擇放下，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壓抑。劇中有句對白令我特別深刻：「我們不一定都是亡魂，而可能是忘魂，更可能是忙魂，抑或迷惘困惑的惘魂？」

劇中亡魂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堅持，拒絕投胎；徹底忘記，重新做人。我深深思索，是不是還可以有第三種呢：拒絕忘記，重新上路，努力不懈，繼續奮鬥。不少維權人士，都是「六四」過來人，仍在鍥而不捨的追尋着公平與正義，方法不同，效果各異，但處境一樣艱難，更值得我們關注和支持。

重演的《喂！趕住投胎呀?!》，添了不少新元素，更貼近時代。台前幕後，仍是不收分文義務演出，開支要靠籌款，甚至自己拿錢出來幫補。但願有心人可以幫他們一把，堅持下去，明年繼續演出。

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

選擇的思考

看《喂！趕住投胎呀?!》這齣劇，與到「六四」燭光晚會的感受完全不同。燭光晚會，是一場祭祀，一幕一幕在腦袋重現，只有激動，只有哀傷，只有憤怒。這齣劇，觀眾和演員，也有激動，也有哀傷，也有憤怒，還有淚水和傷痛，但更多的是思考。這種思考，與今天流行教育界，所謂多角度反思截然不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政府有錯，學生也有錯，留待歷史評價的那種庸俗不堪的結論。

可貴之處，在於逼着我們思索，逼着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更重要的命題：選擇。親歷了一宗轟天動地的慘案，殺戮的確發生過，年輕生命集體消失，在世者繼續受到壓迫，年邁老人被剝奪紀念的權利，都是我們觸得到摸得着，真確無誤的事實。有些已成歷史，更多的，今天，仍不斷發生。但與此同時，廿一年來，神州大地確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國際上愈來愈有地位，部份人的錢更多得漏油。繁華喧鬧，生活富足，自我感覺良好，幸福感瀉得一地都是。愈來愈多人相信，沒有那場鎮壓，就沒有今天的成就，沒有那場血

過之而無不及。

亡魂從梯子一個一個的走下來，唱着王丹的詩句：《沒有煙抽的日子》。演員逐個說出自己的名字，「六四」時，最大的十多歲，有些幾歲，有些還未出生；最想知道「六四」的甚麼：學生為何這麼勇敢？官方為何會如此殘暴？真相究竟如何？「六四」何時才得平反？一個個稚嫩的面龐，一把把堅定的聲音，一幅幅昔日的畫面，一段段揪心的回憶……到這裏，故事才正式開始。廿一年了，亡魂陳堅和王浩遊走地府，不肯投胎。他們的臨時死亡證，都是「特別死亡個案」，沒有清楚的死亡原因，不明不白，含冤莫名。他們不飲孟婆湯，拒忘盡前事，一日真相未大白，不會重新做人。

與他們同期的亡魂卻不一樣，在地府屈了廿一年，認為是時候忘記過去，面向將來了。廿一年來，大國崛起，屹立世界，奧運、世博，亡魂都錯過了。與其留在不堪回首的過去，不如盡早離開。他們爭先恐後參加先到先得的投胎遊戲，一滴不漏的乾盡孟婆湯，頭也不回的揮別共處廿一年的死難亡魂。

忘記還是堅持，原地逗留還是繼續前走，亡魂的激辯，人間，也進行着。

二〇一〇年七月六日

《喂！趕住投胎呀?!》

現在才寫這齣「六四」劇，有點遲，但這劇也不是「六四」前後演，而是「六四」過了差不多三星期，才找到民間學校劇場演出。錢和期固然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原來要劇本審查。回歸十三年，審查愈來愈嚴格，在政府場地演「六四」，愈來愈渺茫。

觀眾還在陸續入場，原來劇已經開始。舞台上大大小小的電視機，堆成紀念碑或甚麼的，播着二十一年前（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片段，除了那驚心動魄的場面，更多是當年愛國精英、演藝紅人的「六四」歷史。昔日的義憤填膺，今天的趨炎附勢，看得令人只想吐一口不屑的涎沫。

不得不讚賞導演的心思，用「六四」片段熱身，勾起回憶，讓觀眾慢慢融入劇情。如果以為劇還未開始，或遲到入場，或呼朋喚友，錯過了這個安排，實在有點可惜。

演出開始，幾十個演員在梯子上，擺成一尊「國殤之柱」，亡魂張開大口，瞪着眼睛，驚惶、痛苦、扭曲，但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其震撼，跟真正的「國殤之柱」，有

有很多自我宣傳活動或預告，不斷吸引媒體注意。

看到這裏，我又有點被搞糊塗了。

八千篇傳媒報道，一半是嚇模。大作家文化人的演講簽名會不去採訪報道，卻跟着嚇模起哄，香港傳媒的表現，不是太過惡劣了嗎？傳媒的品味，不是比嚇模還要低下嗎？按照正常人的邏輯，今屆（二零一零年）書展要懲罰、要封殺的，左看右看，都應該是傳媒吧！但貿發局諸君卻不敢去碰傳媒，卻專挑軟柿來捏，不是有點搞錯對象了嗎？

我認為，要趁今次書展的時機，狠狠懲戒低俗的傳媒。把去年八千篇書展報道翻出來，用放大鏡逐一檢視，品味高尚拒報嚇模的，獎賞首席採訪位置，供應獨家精彩消息；對嚇模新聞大報特報，幾乎等同「情色產業」的報刊，拒絕他們採訪書展，勸而不改教而不聽的，應該全面封殺，進一步連貿發局的新聞都不准採訪，政府部門也應配合，對敗壞道德的媒體施以懲罰，煞住歪風，端正社會風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封殺嚇模後，貿發局高層可以看看，今年書展請來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大作家，又有多少媒體感興趣，報道的會是八千篇、八百篇，還是八篇？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日

懲罰傳媒

書展全面封殺嚫模，原來又是傳媒惹的禍。負責人看了報章娛樂版，一眾嚫模事先張揚，會在書展期間，為其噴火寫真「出位宣傳」。噢！這還得了？嚫模袒胸露乳，殺入書展殿堂，肯定秩序大亂，無法收拾。血氣方剛的少年粉絲固然鼻血直噴，只顧找嚫模簽名，完全忘記看書買書的神聖使命，年過五十的長者老翁，也會看得口水長流，禮崩樂壞，暈倒當場。如此看來，封殺嚫模，正如一位書展文化活動顧問所言，從管理的角度，也不是全無道理的。

但嚫模與書展的深層次矛盾，遠遠超過這些。據接近貿發局高層的消息人士說，去年（二零零九年）整個書展，有多達八千篇媒體報道，叫人最氣憤的，是接近一半竟然與嚫模有關。書展有一百三十場簽書活動，而嚫模卻只有七場，但報道卻佔去全部簽名活動的五成，令人對貿發局的印象，除了嚫模，還是嚫模。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是很正常的反應嗎？接近貿發局高層的消息人士又說：雖然嚫模在書展簽書衣着密實，但在簽名會前後都

強勁理由。

顧問團成員說：「嚫模寫真屬情色產業，全世界書展也不會有這種宣傳，顧問團決定是為免本港書展被情色產業綁架及拉低品味，甚至出現『劣幣逐良幣』情況。」每逢有道德爭議或出位行徑，例必有「教壞細路」之說，一位父親級顧問相當勞氣：「去年友人說要去書展，但被人嘲諷：『乜你咁 cheap，去睇嚫模？』」這樣說來，有些事情就難以自圓其說了。如果嚫模敗壞社會風氣，影響健康形象，為何只禁止她們密密實實出席簽書會，卻容許那些比真人更暴露、更大膽、更惹火、更挑逗、更使人流鼻血的寫真集，在書展大賣特賣？只禁這些「情色產業」在書展宣傳，卻不禁止那些「情色產業」在書展售賣，如此半吊子政策，貿發局究竟根據哪門子的標準？所持的理據又是甚麼？

貿發局是這樣解釋的：「只要寫真集屬第一類書籍，可照樣擺賣，原因是要尊重出版自由。」我又被搞糊塗了，如果那些出位噴血的第一類寫真集可以在書展擺賣，是出版自由，要受尊重，那麼為寫真集宣傳，屬於同樣重要的表達自由，為何又要全面封殺呢？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封殺嘅模

書展臨近，嘅模風波又起。汲取了去年（二零零九年）嘅模「喧賓奪主」的教訓，書展主辦者貿發局，借數十投訴團體之口、十數位文化顧問之手，對今年（二零一零年）嘅模的簽名會全面封殺。據報道，投訴團體包括道德、社福和宗教團體。而文化活動顧問，全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化教育界媒體界名人前輩。

貿發局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近月來傳媒就不少部份寫真集主角，計劃在書展期間為其書刊作『出位宣傳』的報道，書展主辦當局香港貿易發展局表示十分關注，經諮詢『香港書展文化活動顧問團』後，決定不接納內容意識不良，或以品味低俗宣傳手法促銷的簽名活動在書展內進行……以免破壞書展的健康形象及帶來負面影響。」

原來貿發局主事人，只是看了報紙娛樂版的「預告」，擔心出位嘅模會橫掃書展，出現推撞失控的場面，故先下手為強，全面拒絕她們的簽書宣傳活動，把可能出現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如果認為主事者太過杞人憂天，「一致確認」的顧問團，也有他們難以辯駁的

博客和入門網，例如知識分子聚集的「天涯社區」，都傾情轉載，立刻成了同胞們一時的熱門話題。

少不了的，是視頻連結，YouTube有字幕版，但要翻牆。既然不是禁忌，內地的視頻網站，例如土豆網，便全無刪剪，五十五分鐘辯論，一播到底。

網友的評論也很可觀。一位來自浙江，自稱「想真正站起來做個公民」的網友：「余若薇說：『現在走錯了，便很難回頭，因此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能走錯……如果現在支持政改，是對不起下一代。』說到此處，她動情地落淚。真的應該記住她的話，中國人受騙上當的教訓實在不少，但是忘性更大，一再上當受騙。」

「天涯社區」的留言：「香港的價值就在於一國兩制，這要拜英人所賜，使大陸版圖中有一塊民主與自由的小樹。言論自由、低稅、私有財產不受公權侵犯，這是香港的驕傲，也是港人最值得珍惜的。誰都知道，天朝是最無信用的。口口聲聲要擴大民主，但卻不取消功能界別（即由按一定比例天朝欽定的議員，以實際控制立法會），雙普選是能拖則拖。如今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只不過是傀儡。」

千百里遠的內地同胞，看香港問題，比在立法會議事廳的資深議員們，不是清楚得多嗎？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神州迴響

「一國兩制」，只隔一條深圳河，河的兩岸，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大國崛起，經濟騰飛，自由行的大款們花錢如倒水，經歷幾次金融風暴折騰的港人，顯得矮人一截。不少港人，早已忘記香港「良制」的優點，本地愛國領袖，也以自我菲薄為榮，以為事事與北方看齊，才可顯示自己的忠貞。

好在香港的核心價值底子夠厚，沒有因為回歸後中央的銀彈政策而褪色，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有所堅持，小小的一個香港，成為了內地有所追求的同胞，良好的示範和渴求的盼望。

每當香港有政經大事發生，例如七一遊行、六四燭光晚會、五一六公投、早前的朝野辯論，內地知識分子，都想盡辦法先睹為快，鉅細無遺爭相傳誦。

余曾辯論，曾蔭權敗得丟人現眼，本地愛國報章，竟也將辯論內容一字不漏的全文刊出。愛國報章也登了，有關的報紙網頁內地同胞不用翻牆也可以全部看到。精彩內容，內地

主持人吳明林以語調平實，一字一句的讀出這條問題，相信不少觀眾跟我一樣，看得嘻哈絕倒，差點笑得透不過氣來。聽真一點，這位前輩仍保留着一點點《頭條新聞》feel，讀起來該笑的地方都沒有笑，絕不帶一點感情，既堅持主持人的公平公正，又有冷面笑匠的味道，簡直一絕。辯論的高潮，除了余若薇含淚總結，要數觀眾的提問。

半分鐘不到的問題，鏡頭照着度秒如年的傻呔，不停抿着嘴，強忍着不發作。經過特訓，以為他的EQ真的開竅了，但一開聲，就露了底：「整個問題嘅措詞，表達香港真真正正有民主，真係有自由……」封建時代的父母官，跳將起來。

每逢換屆競選，先進民主國家都有候選人同台辯論，但就着特定政策的朝野辯論，並不多見。國民黨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朝野雙方就着與大陸簽定經貿協議進行的「雙英辯」，效果奇佳，也開了一個優良先例。香港緊隨其後，就政改方案進行朝野辯論，誰勝誰負如過眼雲煙，已沒有甚麼重要性，但先例一啓，就是最起碼的標準，後來者有壓力需要跟隨。辯論視頻通過互聯網傳遍神州大地，民眾會問：台灣能，香港能，為甚麼我們不能？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冷面笑匠

政治一天都嫌長，余曾辯結束不到一星期，政改形勢峰迴路轉，特區政府接納了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民主黨大會亦以大比數通過。政改方案高票過關，已成定局。

人們的焦點都集中在政改方案，可能都忘了這場歷史性的世紀辯論，現在再談，有點明日黃花，但當中的可議之處，比只有少數人能夠掌握的政改權謀詭詐幕後交易，當然有趣得多。

評論都集中在兩位辯者的表現，忽略了其他，例如主持人，又例如聽眾提問。透過網頁提出的問題，近四千條，但抽中的那六條，卻偏偏大部份都頂心頂肺，拳拳到肉。

「煲呔，你嘅表演時間就快到啦，請問你同你嘅團隊，點解當日雞咁腳走，點解唔向市民解釋你個垃圾政改爛方案，一句都冇，不斷叫人支持，連市民支持啲乜都唔清楚，點支持呀？睇見你哋所作所為，完全係獨裁專制，完全冇表現任何民主嘅誠意，你個垃圾政改爛方案，就肯定係呃人啦！」

車。砂煲兄弟曾財爺更說輸贏不重要，而是讓市民更了解政改方案，爭取更多支持。辯論過後，曾特首知道慘敗，也說了類似的話：「講辯才我一定輸，但對我而言，辯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香港市民明白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論據。」

看過辯論的市民，七成認為余表現較好，只有略多於一成認為曾表現較佳。壓倒性的比數不是問題的關鍵。辯論過後，市民更加反對方案，要求立法會否決方案的，超過支持通過的，這個結果，與曾班子的主觀設想完全相反，始料不及。我更有理由懷疑，主催辯論的人，別有用心。

公務員出身，抱打工心態，循政務官仕途往上爬的曾特首，一生之中，真槍實彈的公開辯論經驗，就只有特首選舉跟梁家傑的那兩次。

對上司唯唯諾諾，從沒說不，對下屬聲色俱厲，頤指氣使，已經成為幾十年公務員生涯的習慣模式。立法會的所謂答問大會，由下屬準備好標準答案，而會議規則所限，一條問題一條跟進，照本宣科，答非所問，輕易蒙混過關。

曾特首從沒真正嚴格的辯論經驗，為何要揀最弱的一項，在數百萬電視觀眾面前獻醜，是千古謎團。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世紀大辯論

曾班子裏，人材濟濟，資深政務官傳媒人化妝師，究竟是誰出的餿主意，要搞一場電視直播政改辯論，更點名單挑余若薇。

在泛民芸芸眾多議員裏，余若薇是形象最好的一位，長期高佔十大議員之首，個子高大，口才了得，有親和力，笑容可掬，而且EQ爆棚，公開場合從不見她面黑罵人。

曾班子偏偏對特首估計過高，曾蔭權也沒有自知之明。曾特首的情緒長期處於繃緊狀態，公開辯論已經不是他的強項，還要揀一個樣貌身形辯才思路都比自己強得多的對手，辯論還未開始，結果早已寫在牆上。

曾蔭權輸掉辯論，沒有一丁點意外，但跌眼鏡的是，輸得七個一皮，輸得如此慘烈，輸得非常難看。看了差不多一小時的辯論，除非曾先生的意圖是用捱打扮可憐博同情，來爭取支持提升民望，否則，只能用病態自虐狂來解釋他一手挑起的政改辯論。

辯論之前，曾班子已做足「期望管理」，曾蔭權一早自嘲辯才不及余大狀，是螳臂擋

既可學習，又計時數，費用全免，專車接送，家長看了通告，肯定想也不用想，簽字同意。但對不起，沒有同意／不同意的選項。同學務必出席，家長也只能務必同意。

學校安排了甚麼活動呢？眾所周知，是建制派的「為普選，撐政改」遊行。甚麼時候開始，學校會墮落到如斯田地，校長老師利用手中的權力，巧立名目，威迫利誘學生參加政治表態行動？校長也毫不避嫌，通告要求同學上身穿着夏季運動服，明顯不想隱藏身份，希望向某方面明確表達甚麼訊息呢？路人皆見。

事情通天，網民狂罵，一直避不見人的校長，從善如流，改變原意：同學不用「務必出席」，出席也不計入「其他學習經歷」的時數。校長在網頁辯解，過去學校舉辦「其他學習經歷」的活動，高中一學生均需參加，也計入時數。今次，因為家長有不同意見，故收回成命。

但有用嗎？活動由校長副校長領軍，高中一的學生也只有百多二百人，誰出席誰「缺課」，校方都心中有數，不出席，不擔心會有甚麼後果嗎？校長以權力做工具，拿學生的人頭墊着腳往上爬，面不紅心不跳，睡覺，會安穩嗎？

人家出席遊行可得二百大元報酬，又有三十元廉價海鮮餐，同學甚麼都拿不到，真替他們不值。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

務必出席

學校通告：「為增強新高中學生的公民意識，關心身處香港的發展，特別為他們安排了一個活動」，家長以為，學校真的努力盡責。

通告又說：「這活動將計算於學生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的所需時數內，故務必出席。」「務必」是甚麼意思呢？不用受過高深教育，都明白「唔去唔得」，出席，等於返學，不出席，等於曠課。

計入「其他學習經歷」所需時數，甚麼意思？學生最清楚不過了，出席就等於交了功課。下午三點集合，晚上八點解散，五個鐘計入時數。三年新高中，對「其他學習經歷」的要求，包羅萬有，所需時數，長達四百零五個小時，不出席，湊不夠數，會影響成績，連升大學的機會都可能打折扣，試問誰敢抗拒？

為隆重其事，活動由校長、副校長和老師親自帶隊。如此陣容，對學生構成一種震懾的權力關係，學校指令一出，學生莫敢不從。

木柱，又或以石柱雕上精美圖案，放在宮殿、橋樑、陵墓、通衢大道之上，作裝飾或路徑標示之用。中大的四條柱，沒有花巧的傳統紋飾，而是稜角分明的立體圖形，充滿現代感。

除了指路，華表最重要的作用，用以表示王者納諫。帝皇年代，沒有制度上的制衡，國家社會唯一的煞車系統，就是忠臣的諍言直諫。但忠言逆耳，真話會激怒當權者。在權力面前說真話，歷史告訴我們，往往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中文大學的創校先賢，把華表置於正門，時刻提醒着中大師生，中大人的使命，就是要說真話，在權力面前，更要挺直腰板，無懼無畏地把真話說出來。

中大高層以「政治中立」為理由，「一致決定」拒絕在校園擺放民主女神像，明顯是一種揣摩上意的諂媚行為，不只窒礙了不同思想不同理念自由交流的機會，更是活生生的映照出他們只懂靠近權貴，只識阿諛奉承的醜態。中大四條柱的創校精神，早已被他們踐踏得體無完膚，一點不剩了。

大學站廣場的民主女神，已成為中大的新地標，我建議參觀者也要移步正門看看四條柱，親身體現中大的創校精神。中大網頁有意無意不提四條柱的意義，學生會同學，有責任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五日

中大四條柱

中文大學正門，位於大埔道，有「香港中文大學」的石製招牌，還有筆直矗立着的四條柱，是中大最重要的地標。打開中大網頁，這四條柱，也放在第一版位置。

可惜的是，網頁介紹了中大的由來、校訓和校徽的意義，卻沒有詳細解釋這四條柱的重要性。

三十年前，作為剛入學的新生，對中大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有莫大興趣，對校園正門的四條柱，當然會立刻問個究竟。

是老師還是學長解釋，已經模糊，但內容還記得相當清楚：中文大學的正門沒有圍欄，沒有鐵閘，沒有門，只有四條柱，絕不會關上，體現大學的自由開放。校園社會，連成一體，沒有區隔，沒有障礙，思想交流，思辨哲理，無畏無懼，暢所欲言。正門的四條柱，象徵着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中大精神。

後來才知道，這四條柱是中國華表的變身。傳統華表，頂端橫木相交，有花形的巨大

續下去，路人皆見。

中大的聲明，劉校長的講話，都強調以「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民主女神像，是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成員「不記名投票的一致決定」，究竟討論過程為何？如何達成「一致決定」？是否沒有任何反對聲音？誰出席誰缺席？誰支持誰保留？請把會議紀錄全部公開，一目了然，以釋除師生校友們的疑慮。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成員，是中大位高權重的管治精英。我把他們的名字刊出來，立此存照：校長劉遵義；副校長：華雲生、楊綱凱、鄭振耀、程伯中、許敬文、黃乃正；協理副校長：徐揚生、馮通；書院院長：梁元生、馮國培、沈祖堯、莫理斯、辛世文、劉允怡；學院院長：黃永成、熊秉真、黃德尊、李子建、汪正平、Mike McConville、霍泰輝、伍灼耀、李少南；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梁少光、吳樹培、陳鎮榮、吳基培。

呼籲師生校友，在校園、課堂、公開場合遇上委員會成員，可以追問他們在會內如何達成「一致決定」，也可以了解他們在「政治中立」問題上的取態，這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作為持份者，我們有權利知道。這是一個要求公開透明問責的時代，不能鬼鬼祟祟的「一致決定」後，就甚麼都不用交代。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二日

校長打架

我的母校中文大學，以「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新民主女神像永久擺放，激起師生校友們的義憤，女神像由二千人護送，順利進入校園。

候任校長沈祖堯美國講學歸來，急忙為事件降溫「補鑊」：「這是中大過去二十一年來遇到的最大政治風波……聲明指要堅守政治中立，拒絕擺放女神像，不能夠完全反映委員會的想法……管治團隊處理手法不成熟，缺乏經驗。」

這位候任校長，顯然在盡力化解矛盾，希望心平氣和地平息紛爭，但他的努力似乎都白費了。即將卸任的劉遵義校長，口徑截然相反：「委員會是不記名投票，一致通過拒絕永久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在中大……並非沒有經過詳細考慮……沒有把政治炸彈交給新校長。」

沈校長說「手法不成熟，缺乏經驗」，劉校長回應「並非沒有經過詳細考慮」，兩位校長「公開打架」。一個即將上任，一個馬上落台，有人拚命咬着權力不放，想將影響力延

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

聲聲維護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卻禁絕不同意見，口講堅守「政治中立」，卻頻頻向中央表忠示好，還有甚麼比這種偽善更令人厭惡？言論自由為何容不下民主女神？落戶中大如何有損「政治中立」？這種狗屁不通的邏輯，竟敢通過電郵公開暴露於人前，不以為恥，實在丟人現眼。

大學就是社會的縮影，在人人集體向北望的大氣候下，中文大學個別權迷心竅的主事者，要奉承權貴，要謀私人利益，要圖個人地位，臉不紅心不跳地要強行達成如此不堪的邏輯和結論，還可以理解，但這封公開電郵明明白白的寫着，這是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的「一致決定」，是「一致決定」呀！這廿九位高級知識分子，沒有反對，沒有質疑，沒有異議，就這樣通過了一個稍有現代常識的人都立時嘩然覺得荒謬的決定！

一個人的良知被利益掩蓋了，我不會意外，但大學管治者的良知，被集體掩埋在垃圾堆填區裏，才令人感到震驚。

後來才知道，候任校長沈祖堯教授出外公幹沒有開會投票，稍有安慰。但在中大這個集體沉淪的大氣候下，以沈教授一人之力，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嗎？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

良知集體掩埋

中文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有二十九名成員，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博士教授，學識淵博，備受崇敬。

這廿九位學術翹楚，我在中大讀書時已聽過他們的名字，有些且訪問過交流過，有些更是人們口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就社會問題發過言，地位爬得高了，現在已絕少聽到他們的評論。

那天一大早，收到中大校方發給校董、同事、同學、校友的電郵。打開一讀再讀，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校方管治階層，集體否決了新民主女神像在中大永久擺放的申請，理由是：「政治中立」。

電郵這樣寫着：「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堂而皇之的包裝，掩蓋不了那荒謬絕倫的決定。

「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

又或幾個砂煲兄弟，在茶餐廳酒酣飯足，每人叼根香煙咬支牙籤，口沫橫飛，大吹大擂昨晚的精彩經歷，商量着今日的餘興。一聲起錨，埋單走人。

先不問起錨後目的地往哪裏，也不問向前行會不會遇颱風撞冰山。曾特首成長的年代，不會不明白「起錨」有集體為非作歹的意味，除非特首對這個市井十足的宣傳口號情有獨鍾，否則怎可能沒想過語帶雙關的後果。

我不知道度這條「起錨」橋的是何方神聖，是廣告公司的奇才，還是問責團隊的文膽？不管是誰，都無法令人不猜疑，是別有用心擺香蕉皮跣特區政府。這種情況已不是第一次了，「信任阿媽做裙」、「跳舞原地踏步」兩個政治廣告，負面批評不絕，簡直全城「爆爆」，構思的創作人、驗收的化妝師，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怎會毫不察覺？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在部份報章刊出的兩個官方政改廣告，由於沒人留意，根本沒甚麼討論。一個「行」字缺了人，解曰：每個人都有勇氣踏出一步，總行得到。一個「信」字沒了口，解作：放下口舌之爭，建立互信，同步向前。紅底白字，十分搶眼。

兩個廣告，第一眼已覺不妥。任何政策都要以人為本，政改向前行，「人」消失，不是「目中無人」嗎？不要問只要信，「口」拿走了，市民豈不「有口難言」？創作者不是別有用心是甚麼？

二〇一〇年六月六日

吹雞集合　起錨出發

政改起錨，全城狂批。特首問責班子，因為年齡代溝，對網上創意無限的惡搞無法預料，情有可原。但四五十後的問責團隊，對「起錨」二字在本地俚語的意義，沒理由毫不知情，竟然照單全收。

尤其曾特首本人，警察世家，左鄰右里都是警察子弟，粗話俗語，出口成章，陪伴着曾特首的童年歲月。

年前特首先生衝口而出「狗嗡辯論」，政治化妝師為他辯解，改成「夠嗡」或「鬥嗡」，我們這些街童出身的五六十後，對此只能發出不屑的訕笑。

「起錨」不是粗話，也不是黑語，但卻充滿流氓地踮氣息，後生仔未必明白，但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一定聽過。

一幫烏合之眾，決定「做嘢」，雞鳴狗盜，群毆報復，教訓破壞，阿頭吹雞集會，嘍囉起錨出發。

白老鼠接受條件反射的實驗，過了某條邊界，進入某塊區域，爬到某個高度，就會遭受電擊，一次兩次三次，給電怕了。實驗人員即使把電擊裝置拆除，白老鼠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廿一年來，內地人民提到「六四」，就要壓低聲線，就要謹小慎微，就要使用隱晦的不明語言，就要運用機器偵查不到的火星文來表達，甚至像碰到魔咒一樣，隻字不敢提，避之唯恐不及。當自我審查成為習慣，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慢慢地記憶就會模糊，細節就被遺忘，官方的塗脂抹粉睜眼謊言，就會進入人們的主流記憶系統，真相就會被蠶食直至完全被取代。

新浪微博在內地熱火朝天，用戶千萬上億，但搜尋「六四」字條居然一個也沒有，只有奇奇怪怪的「5月35日」，「六」四」等等，才可以在博文裏暫時苟延殘喘，不知甚麼時候被發現了，又馬上人間蒸發。

明天是「六四」二十一周年，香港維園又將成為一片燭海。這不止是一場悼念，不止是一次聚會，更不應該是又一次例行公事。每一年的「六四」燭光，都意義非凡，舉足輕重。來自南方小島一盞又一盞的燭光，將植入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記憶系統，洗不掉刷不去，對抗謊言，拒絕遺忘。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

當自我審查成為習慣

我在新浪微博做了個小小實驗，測試內地網絡審查制度的底線。證明「六四」這類敏感辭，把關得滴水不漏，仍不聽話，就會把整個微博連根拔起，永不超生。我的微博被槍斃，不知道在香港是不是第一人，但肯定的是，不會是最後一個。

「以身犯險，求仁得仁」，目的可說是達到了，但卻心有戚戚然。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就像早上醒來，太陽從東方升起那麼理所當然，但過了深圳河，卻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幸福不是必然，令我們更加堅持更加珍惜現時擁有的自由。

內地網民想悼念「六四」，表達哀思，甚至只是希望多了解這個發生在廿一年前（一九八九年）令人痛心的慘案，也只能拐彎抹角靜悄悄的低調進行，一不小心給盯上，輕則博文被刪，戶口遭到封殺，重則被監視、被滋擾、被喝茶、被旅遊，如果屢勸不改，更可能被毆打、被控告、被判刑。

把截圖再上載微博，搞了一次「看圖不作聲」，竟然又給我過了關。

我突然想出了另一個頑皮的主意。如果64和6.4是敏感辭，那麼，8*8的燭光、20+44的燭光、128/2的燭光，都敏感嗎？馬上試試，全數過關。又再測試了另一組數字，甚麼也沒寫，只寫了一串「64，640，6400」，都過了。

打從心裏讚賞自己的小聰明，把網絡機器和審查員都弄糊塗了，審查系統魔高一尺，網民智慧道高一丈。但沾沾自喜了不到十五分鐘，我的新浪微博突然陷於一個無可挽回的處境。

整個戶口給刪掉了，非常徹底，一點都沒有保留，任何方法，再也上不了。畫面只有一個紅色的大交叉，然後這樣寫着：「抱歉，你要訪問的頁面不存在或已經被刪除。」我已經「被不存在」了，「被刪除」了。微博上的所有內容，無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作了毀滅性的懲罰。

實驗完了，結果在預料之中。一切都發生得很快，由上載訊息到微博戶口被連根拔起，不到一小時，效率的確驚人。起初以為追隨者人數不多，寫甚麼都不為人注意，但估計是提到「六四」，被機器偵測到了，納入黑名單，改為人手監察。看到這個搞事的博友，不但文字，還有違反「國法」的截圖，別無他法，只能處以最高刑罰。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被不存在」

我把「64的燭光」和「6.4的燭光」先後放上微博，竟然過了關，成功上載。但高興不到幾分鐘，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便給刪除了。刪掉以後，還收到系統管理員的信件：「你在2010-05-20 09:47:43發表的微博『64的燭光，將照耀維園……』已被管理員刪除。給你帶來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天09:54）」

刪一條，發一封信，有禮、周延，但極度粗暴。沒給理由，沒有解釋，犯了甚麼天條，只能自己意會，心知肚明。「六四」第一時間給機器攔截，「64」或「6.4」過了幾分鐘才給刪除，是用機器偵測，還是人手審查，我無法確知。如果是人手，每天發表的微博可能上億，要多少人力才可以滴水不漏？如果是機器，隨時會殺錯良民，把含64字眼的訊息都刪掉，也鬧出過笑話。

我馬上把系統管理員的信件，用圖片的方式截了下來，留作紀念，也以防不測。然後

35日，「維園燭光」照樣能在微博發光發亮。

試來試去，真正敏感的，就是直接用「六四」兩個字。我寫了「六四的燭光，將照耀維園」，按鍵上載，電腦屏幕：話不說，第一時間彈出：「提示：微博已經提交，請耐心等待管理員審核，謝謝！」效率的確驚人，不經人手，已把「六四」這個敏感詞，用機器把它過濾堵截了。我等了一段時間，仍是站在原處毫無反應，我知道，「六四」，真正無法過關。

我把這個圖截了下來，除了「請耐心等待管理員審核」的溫馨提示，「六四的燭光」那句博文，仍看得清清楚楚。圖片上載微博，奇了，竟然可以安全地暗渡陳倉。看圖不作聲，似乎奏效了。

「六四」敏感，那64、6.4又如何？我把「六四的燭光」，改成「64的燭光」、「6.4的燭光」，上載後沒有提示，沒有審核，竟然原原本本的過了關。本地和內地的「追隨者」瞬間就看到了這條信息，也可以無限地轉發開去。

但請不要高興得太早，中國網警防火長城絕不是省油的燈，沒幾分鐘，事情就出現了變化。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微博實驗

我在前文曾事先張揚，要做一個微博實驗，測試網絡審查的底線。這不是一個科學化研究，未能系統地蒐集數據，但實驗還是做了，非常徹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首先，把一些相信是敏感辭彙圖片放上微博，例如紀念五一二川震兩周年，艾未未把五千多位死難學生的名字全數《念》出來的大型錄音計劃；又例如幼兒園屠殺案接二連三，網民「前面左轉是政府……」的惡搞。在微博上，這些都能相安無事。

繼而，是最熱門的香港公投：解釋公投、呼籲投票，我以為會敏感的內容，全數過關。後來才發現，內地網民對公投的熱中，把不少冷淡的香港市民都比了下去。投票前後，討論接踵而至，分析獨到着緊，甚至勝過香港不少公共知識分子，有關內容在前文寫過了。可見，網民關心的香港公投，在內地的網絡上，絕不敏感。

「六四」周年臨近，這個一年四季都要閉口噤聲的話題，路人皆知，但仍有辦法表達。例如避開「六四」字眼，只寫維園燭光，又輕易過關。又例如把6月4日，寫成5月

山西●太原：說甚麼五十年制度不變，這才幾天啊，公投已經鬧成了這樣，呵呵，台灣同胞長長眼，把自己的山河管管好，看看兩個小兄弟的下場吧，記住！不管是給你糖吃，還是給你炮彈吃，都不要上當，也不要害怕，把自己的小日子過過好，作為對岸的同胞，永遠為你們祈福。

有足夠遙遠的距離，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對香港發揮的作用，似乎比大部份香港人還要清楚。內地一位博客在博文這樣說：六四維園燭光，二十年不變；反對二十三條惡法，五十萬人上街；要求雙普選釋放劉曉波，堅持不懈；媒體持續不斷批評報道大陸政府的惡行，發揮監督。旱澇災害，香港人捐獻義不容辭，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港人賑災救援批判豆腐渣工程，起着積極關鍵的作用。

這些幾乎每天都發生在身邊的事情，都是我們熟悉的，港人認為理所當然，習慣了的自由，沒有太大感覺。

但這位一直留意香港發展的內地博客，卻有令人振聾發聵的結論：香港的自由不僅是香港人的，也是我們的。若香港自由淪陷，那麼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進程亦必將陷入更加危困之局。

「香港的自由不僅是香港人的，也是我們的。」千鈞重負。投一票還要左思右度上計下算，最終放棄手上的權利。仔細咀嚼這段說話，能不羞愧嗎？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恨鐵不成鋼

「公投」塵埃落定，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七點一，官員建制派固然沾沾自喜，同路人也挖苦質疑，但更肉緊的，可能是內地網友，在微博上的短短留言，道盡了他們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江蘇：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公投的意義不在於結果，而在於公投本身對港人民主意識的喚醒的作用。

廣東：香港市民你哋知唔知，內地要翻過幾重險阻，冒住畀人黑名單嘅危險先上到來twitter支持你哋公投！我哋有家人，有工作，可能隨時有公安監視你。你哋係咪真係好想變成我哋咁？？？？

上海●靜安區：眼光太短淺……今日不自願做選民，日後被迫做訪民。今日無視公投，日後申訴只能上推特。

湖北●武漢：選民的成本比訪民的成本低啊!!

廣東●廣州：自己做慣了奴隸，反而取笑那些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和為不做奴隸而努力的人。

投票中，他們為香港打氣加油……

廣東●廣州：加油，為了你們，也為了我們！香港人別做窩囊廢！畢竟是第一次公投，在被打壓的情況下有四十萬人投票也不算少（當時投票還未結束）。相信下次公投的人數會更多。此次公投的意義不在於有多少人參加投票，而在於有百分之十幾的人敢於向極權說不！

上海：正因為民主意識不強，所以要開始民主，在陸地上是學不會游泳的。如果大陸也這樣公投，爬也要爬回去投票。

江蘇●蘇州：HK五一六公投，HK人民不要浪費你手中的選票啊！

重慶●渝中區：香港公投，請記得這份還有權利投票的滋味，因為這也許即將成為最後一次。

廣東：替你們呼籲！想想我們連票都沒看過！

北京●海澱區：這麼大的國家，只有七百萬人有這個權利，而你們就是這七百萬中的一員，我也想去投，但是我不行，我只能被代表。

遼寧●沈陽：嚮往香港的五區公投……（補選投票圖片）讓人羨慕的投票畫面。長這麼大了，我只往捐款箱裏投過……

投票後，結果出來了，他們回應，相當精彩……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投票

當香港人還在爭拗「補選公投」是成是敗，還在辯論有沒有給公社黨挾持，還在解釋自己為何不去投票的時候，內地十三億中國同胞，在網上的推特微博，熱火朝天地討論着香港的公投運動，對特區三百多萬選民手中那閃亮發光的選票，集體以羨慕的眼神注視着。

投票前，他們充滿期待……

北京●石景山區：五一六！香港五區公投的日子！加油！香港！請捍衛中國最後的民主樂土！為了未來之香港，更為了未來之中國！希望更多香港人能投出自己手中神聖的一票！期待一個好的結果。

廣東●廣州：五一六，這是一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都無比重要的日子。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十年文革開始，影響自不必說。而今，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香港五區公投。希望會給死水般的中國政治帶來希望。我熱愛我生活的這片熱土，希望它變得更好。

廣東●惠州：五月十六號，香港公投補選的日子，有人說是一場鬧劇，頭條主持人說了，香港要好好向中國大陸學習一下，怎麼做到讓大家從來都可以不用投票。明天大家記得上台灣或香港的新聞網絡，肯定有東西看。

一個段子，幾乎甚麼都齊全了，雖是調侃嘲諷，卻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問題癥結。軍隊特權、稅務敲詐、城管殘暴、警黑勾結、政協只是花瓶，根本毫無作用。段子沒說的，還有官僚貪腐、司法黑暗、拆遷辦計生辦野蠻、地方土皇帝無法無天。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已經徹底崩潰。

不時看到這樣的新聞：徵地拆遷，居民不滿，地產商與政府勾結，用黑社會手段恐嚇毆打，斷水斷電，強闖民居，把家具電器丟出屋外。推土機臨近，居民誓死抵抗，拿着汽油瓶聲稱自焚同歸於盡。官員不但無動於衷，還語帶挑釁，鼓勵事主點火。激動的居民被迫走上絕路，瞬間燒得不成人形。

這不是孤例，幾乎無日無之。收地不滿賠償，警察粗暴執法，官員貪贓枉法，在文明法治的社會，可以通過投訴、調解、仲裁，甚至控告等方法和平解決。但內地司法不公，上訪被截，投訴無門，稍有異動都會被軟禁被拘留被旅遊，再不聽招呼會被暴力對待，弄得家散人亡。汶川地震受難家屬的悲慘遭遇，只是千萬案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

網上有人懷念持刀砍殺上海公安的楊佳。相比專挑弱小下手的兇徒和貪官，大俠楊佳，的確比較值得尊敬。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前面左轉是政府

不到兩個月，內地發生最少七起屠殺兒童血案，兇徒手持利器闖入幼兒園小學，向弱小無辜的兒童下手，頃刻之間血流遍地，傷亡重大。無論背後是甚麼原因，兇徒的殘暴，不可原諒，不能姑息。

接二連三的兇案，震驚中外。網上流傳這樣的一張照片，深圳一家幼兒園，門外掛着一條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左轉是政府。」

經人肉搜尋，證實只是網民惡搞。不需甚麼嚴肅論證，人們都能意會，明白兇案的深層原因。

接着橫幅，網民也編了一段發人深省的順口溜，「政府門口也打出一條橫幅：正開會，前面右轉是部隊！部隊門口也打出一條橫幅：是俊傑懂時務，前面不遠是稅務。稅務門口也打出一條橫幅：這事不歸我們管，砸你飯碗是城管。城管門口也打出一條橫幅：我們只管攤，有事找公安。公安門口也打出一條橫幅：我無為我和諧，再走兩步是政協。」

得太清楚，一兩句提示，只能意會，點到即止，如果沒人告發，即使轉發千遍，也能神奇地保存下來。

還有一種是駕輕就熟的火星文拼音字了，例如「六四」不能寫，就改成「5月35日」，但聞說連「5月35日」都敏感了，又得另想辦法。

有人不斷投訴微博內容經常被刪，但亦有人說多敏感也相安無事，估計這跟博友的人氣和知名度有關，關注的人愈多，內容受審查人員關注的機會也愈大。

在微博寫下敏感內容，看看反應，繼而將敏感程度升級，看看到甚麼時候才會被刪，與追隨者人數、轉發次數、評論篇數又有何關係？還有一個舉報機制，相當有趣，舉報敏感辭後，會收到回覆：「已收到您的舉報，非常感謝，我們已經在處理。」據悉，還設有獎金制度，鼓勵五毛黨積極參與。這個實驗，可以間接了解內地的網絡審查制度如何運作，值得研究，系統地收集足夠的數據，可寫數篇學術論文。

必須注意，內地網民，以及要經常返大陸搵食旅遊的港人，千萬不能隨便「以身試法」，以免招來麻煩。但看見內地微博言論的大膽程度，似在不斷測試當局底線，這種提醒，又顯得有點多餘。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六日

看圖不作聲

新浪微博，不用翻牆，易玩易用，博友人數幾何級數上升。微博操作和功能十足十推特（Twitter），被視為中國又一山寨傑作，但以四億網民的規模，山寨跑贏原廠，屢見不鮮，幾成常規。

內地網絡審查非常嚴格，敏感辭彙被刪被屏蔽，屬家常便飯。張良計鬥過牆梯，逃過審查的方法變化萬千，網警以一敵百，官員疲於奔命，漏網的仍是不計其數。與金盾工程博弈中國網民，方法日新月異，其中一個土法，是「看圖不作聲」。

看圖不作聲，不一定悶聲發大財，但可以逃過天羅地網，順利地把訊息傳揚出去。抓一張，或自己製作一張圖，一句簡單點題但卻語焉不詳的說明，放上微博。如果能「矢中的引起共鳴，幾分鐘內就會廣為流傳。因為只是圖片，沒有敏感犯禁的語彙，機器偵測不到，人手能力有限，到發現了刪除掉，已傳遍天下，影響無法收回。

一個微博只可寫一百四十字，但一個超連結，就可暢所欲言。如果題材敏感，切忌說

只能唱讚歌的內地主流傳媒，當然不敢揶揄顛覆世博口號。香港媒體的閒話一句，對內地同胞來說，或會驚為天人，爭相傳誦。只有圖片，沒有敏感文字，除非有五毛黨舉報，否則金盾工程也未必偵測得到。這張圖片，到今天仍能完好無缺，證明是內地網民傳遞信息表達意見的策略有效。

從內地網民的留言，知道他們對香港的電視節目十分熟悉，對諷刺時弊的《頭條新聞》也相當喜愛。珠三角一帶，可以通過他們的有線電視收看香港節目，因為延遲播出，犯忌內容有專門人員及時屏蔽。除了日常新聞，據網民說，港台的《頭條新聞》，得到厚愛，是屏蔽得最頻密的節目。

香港政府公益廣告，是最常用的屏蔽工具，連出幾個廣告，敏感題材播完，才回復正常，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有留言諷刺說：「屏蔽人員，你們也太懶惰了，這個蔡瀾的飲食節目，在《頭條新聞》時段，我們看過三次了，播些別的好嗎？」

正常渠道看不到，令翻牆的網民愈來愈多，有非正式統計說，會翻牆的已佔內地網民三分二，是否真確，無法查證。《頭條新聞》，看的原來不止香港市民，還在為十三億中國同胞服務。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

為中國同胞服務

新浪微博，熱火朝天。為了打入神州市場，本地藝人趨之若鶩，人人開個戶口，今天多了條幼紋，明天空肚吃早餐，後天大小二便是否暢通，都寫個不亦樂乎。當然也有鬧出敏感題材被刪的新聞。明星微博人氣上萬，自然是內地網警留意的對象，提到毒奶粉豆腐渣，沒有清剿得一乾二淨，才算是新聞，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網警雖有十萬，但與四億網民相比，也顯得左支左絀，當然會有不少漏網之魚。有網民在微博中發出一張圖片，相中人有我和曾志豪，顯然是從港台《頭條新聞》片段取出，有一句字幕：「城市，令貪官和地產商的生活更美好……」

圖片沒有太多說明，網民以為是無綫翡翠台出品，第一時間給網友更正了。想不到的是，轉發圖片的網民瞬間直逼二千，留下評論的，也數以百計：真理啊……確實很經典……還是香港人敢說真話……這個說法很靠譜……竟沒有被河蟹，太神奇了……精闢得我老淚縱橫……

做好安全管理鞏固豆腐渣學校呢？

但領導人每次出席悼念儀式，黨的宣傳機器都不厭其煩的把高官名單，長長的一串，放在新聞頭條，唯恐遺漏了一個，犯上政治錯誤。但有關死難者，卻只是一堆不盡不實的數目，找不到一個名字。美國和中國的國情的確不同，網友說：「他們在悼念死者，我們在感謝國家。」將救災變為讚歌，把喪禮搞成慶典，是中國的特異功能，愈來愈駕輕就熟神乎其技了。

中國的死難者，不但沒名沒姓，而且都是國家機密。調查的、收集的、擁有的、傳播的，都會觸犯天條，隨時身陷囹圄。

汶川大地震兩年來，艾未未都在他的推特（Twitter），逐一寫下生日學生的名字：宋玉立，女，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金花小學四年級，十歲。葉川揚，男，二零零一年五月六日，曲山小學一年級二班，七歲……讀到每個早逝稚嫩的名字，都有椎心之痛。

兩周年臨近，艾未未發起《念》。

根據網上的名單，一個一個念出死難學生的名字，將錄音電郵給艾未未的工作室，做後期製作，「五一二」兩周年前發表。

念出名字，拒絕遺忘。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

《念》

美國礦難，二十九位礦工死亡。總統奧巴馬出席悼念儀式，發言的開場白是這樣的：「我們在這裏，懷念二十九位美國人……」然後，將他們的全名，一一念出。

悼詞在美國沒引起甚麼反響，卻在我們的神州大地的網絡上瘋傳。中國人讀了這篇悼詞，才驚覺死難的礦工，原來都有名有姓，總統不但逐一念出他們的名字，還頌讚煤礦工人的艱苦和偉大，撫慰家屬的恐懼和哀痛。最重要的，是總統親臨，對二十九條逝去的生命承擔責任：「我們怎忍讓他們失望？一個依賴礦工的國家怎能不盡全力履行職責保護他們？我們的國家怎能容忍人們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就是防止有生命在這樣的悲劇中逝去。去做我們必須做的，無論個人或是集體，去確保礦下的安全，像他們對待彼此那樣對待我們的礦工，如同一家人……」

中國的災難，幾乎每天發生，死傷無數，要黨和國家領導人每次都逐個讀出死難者的姓名，這根本是苛求。如果真的這樣做，日理萬機的主席總理，哪有時間去訓斥地方官員

超市賣的是商品，廣告吹噓的，只要不離事實太遠，不害人不有損健康，還可在容忍範圍之內。聽完天花龍鳳的廣告，會光顧超市，又或幫襯環頭環尾的華記明記，你有權選擇。

但政黨擁有的，是權力，政黨推銷的，會成為政策，無論政策是好是壞，我們都無權選擇，無法反抗，只能承受。而且，錢多得流油的政黨財雄勢大，用耗不盡的資源來賣廣告建立形象推銷政策，不公平和不公義，路人皆見。

因此，有影響力的電子傳媒引入政治廣告，必須慎之又慎，沒有任何明確的制度規管之前，千萬別釋放這隻無法控制的惡魔。

話說回來，政治廣告早已存在。牌照規定，電子傳媒要撥出免費時段播放政府的「公益廣告」(API)，早陣子更演化到用真金白銀在電台買時間做節目，這些所謂「公益廣告」，與政治廣告根本沒有絲毫分別。早陣子政制方案引起激烈爭論，政府用極大的財力物力，鋪天蓋地大賣「政制莫停步」政治廣告，一面倒宣傳政府的觀點。香港沒有執政黨，只有政府黨，這個「政黨」擁有無可匹敵的權力，對這種政治廣告，卻完全沒有規管，任其「胡作非為」！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政黨與超市

一些政黨已變成超市，蛇宴、荔枝團、法律諮詢、通渠裝修，貼心服務應有盡有，想買甚麼就有甚麼，優惠大酬賓，賤價大傾銷，為的是街坊父老阿叔阿嬸的選票回報。作為一個為民服務的政黨，這樣做不但無可厚非，更是應有之義。

政黨超市兩位一體，人們早已把政黨當超市，對政黨的要求跟超市也沒有兩樣。當報章引述一名電台節目主持人的「政黨超市論」，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樣，沒有甚麼驚訝。

主持人是這樣說的：「只要商台無違規就沒問題！難道百佳來落廣告，都要問惠康落唔落？大家打開門，歡迎任何人來贊助，現在又不是拒絕了民主黨！如果你說人家有錢，你無錢，咁我都無辦法喎！」可能因為護主心切，更可能真的見錢眼開，一般香港人，一些節目主持人，也有急求上位的讀書人，對政治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就只有如此這般的水平。這種說法，聽得太多，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但政黨跟超市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政治氣氛，更能帶起對政策更深更廣的討論。今天，香港仍然禁止傳統電子傳媒播出政治廣告，是相當落後的做法。

但考慮開放政治廣告的同時，不能不注意政黨的財力決定了廣告的影響力。這個令人頭痛的情況，即使政黨政治選舉政治成熟如美國歐洲，也無法不面對。

民建聯豪花六十萬贊助費，包起商台七十二小時的深宵時段，軟銷政黨形象。與此同時，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用三萬八買了七十個「時、溫、濕」時段，宣傳真普選呼籲去遊行。兩種做法算不算政治廣告？有沒有違反規定？要廣管局界定。但單看費用多寡和廣告形式，民主黨與民建聯的財力懸殊，三歲小孩都可以下定論。

如果廣管局開放政治廣告這條財路，商營電台當然皆大歡喜。但問題來了：香港沒有政黨法，大家都是以商業形式運作的「有限公司」；香港也沒有政治獻金法，政黨的大水喉來自東南西北，屬商業秘密，港人全被蒙在鼓裏。

富貴黨以本傷人，包起電台時段，政治宣傳建立形象打造新星，貧窮黨資源有限，只能望錢興嘆。政黨不只是私人公司，政治廣告也不能只當送錢臨門的生意，傳媒高層不應見錢開眼，如何把好關，值得深思。

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

政治廣告

生意難撈，便要開源節流。電台收入來源，是廣告。牌照規定，一天二十四小時，可以賣廣告的時間，只有百分之十二，即一萬零三百六十八秒可以賺錢。任你節目街知巷聞，銷售部門神通廣大，只有萬多秒，走動的空間不多，局限極大。

更何況，互聯網極度發達，網上娛樂資訊遍地開花。傳統電子媒體的聽眾老化，收聽率下滑，已經成為夕陽工業，不轉型，難以生存下去。

香港商業發達，廣告支出驚人，電視佔了很大份額，然後是報章雜誌這類平面紙媒，互聯網也吃了一杯羹，可以分給商營電台的，已經所餘無幾。

要生存，就要度橋，政治廣告是一塊還未開發的處女地，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但問題是，對電子媒體的廣告，廣播事務管理局有嚴格規定：禁止帶有政治色彩的廣告。即使用贊助形式包起整個節目，都不能隨隨便便，一定要符合相關細節。

我並不反對電子傳媒賣政治廣告，尤其選舉期間，競選廣告的創意和信息，除了鼓動

這種開氣，荒謬可笑，不少人都說，不再玩這種遊戲了。

當樓市稍有起色，前仆後繼，繼續還要玩的，大有人在。賣樓的方式愈來愈恐怖，愈來愈似一個天仙騙局，但玩遊戲的卻樂此不疲，甘之如飴。

價單固然早已不復存在，最神奇的是開賣時間。排隊等候不在話下，一等，原來可以等到半夜，當人們都筋疲力竭了，職員才施施然宣布，價錢已定。然後，公布幾個單位的售價，像拍賣似的，要現場買家承接，營造了一種競投的熱烈氣氛。在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心態下，出現了銷售部門預先估計的哄搶場面，銷情熱烈，高價成交，自然不在話下。

名人效應、搭棚抬價、虛假交易，也是發展商常用的招數。手法雖然層出不窮，但招式萬變不離其宗，就是造成一種如真似幻的迷離效果，騙人上當。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沒有買家心甘情願的配合，這種不合常理的賣樓方式，根本無法繼續。明知是騙局還要參與，因為他們明白，只要能把手上的火棒交出去，下一位肯上當受騙，就可穩賺。這種賣藥黨遊戲可以生生不息歷久不衰，是因為人人都心甘情願，成為共犯。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

共犯

九七前後，樓市暴升，手套黨飲管黨，成了新興行業。排隊買樓，人山人海，動輒通宵達旦。參觀示範單位，幾千人打蛇餅排長龍，是不少家庭假日的唯一消閒娛樂。

好不容易等到開賣，人頭湧湧，壓迫得令人透不過氣，但明買明賣的規矩還在。枱上放着賣樓書，書內夾着價錢單，開賣的一百幾十個單位，樓層座號，面積大小，價錢若干，全部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讓買家心中有數。

當樓價繼續狂飆，買家愈見不顧後果，賣樓程序便悄悄起了變化。精美的售樓書中，畫家筆下的圖像愈來愈夢幻，價單也不再隨書派發了。耐心排隊，終於輪上，講出樓層座號，問價，坐在辦公枱旁的職員，打開抽屜，雙眼一瞄，報上價錢，買還是不買，未定過神來，就要你瞬間決定。再問其他樓層其他單位的售價，職員一臉不悅，表情在告訴你：唔好阻住做生意，唔買就過主。

回歸不久，金融風暴，負資產成了一生永遠的痛，回想起拿幾百萬出來買樓，還要受

賣樓說明樓盤廣告誇大失實，徹頭徹尾違反《商品說明》《度量衡》兩項條例，為何長期以來，政府都聽之任之，睜眼閉眼，任由地產發展商把買樓的老百姓放在砧板上魚肉？

對付小店舖如臨大敵，拘控售貨員又拉又鎖。市民用一生積蓄買樓被騙，卻沒有任何法例規管，這是典型的怕大欺小，只敢打小蒼蠅，不敢摸大老虎屁股的官僚走精面怯懦行為。

財爺大鑼大鼓推出賣樓九招十二式，在政治化妝師操盤下，幾乎人人叫好。但仔細分析那些所謂招式，不過是期望發展商「唔好再呃人」，回到最基本的商業道德要求，可笑的是，竟然有人大吹大擂，極盡擦鞋之能事，視為德政。

如此指引，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效果有限。發展商定會做好做歹整色整水，表面遵行，虛應故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賣樓手法層出不窮，你有九招十二式，我會出第十第十一招，用十三、十四式應付，沒有法例和罰則，政府只能徒呼奈何。

發展商光天化日，明目張膽騙走別人的身家，不用負任何刑責，也沒有任何後果。香港地產財閥憑甚麼在福布斯富豪榜排行前列？怎樣的政商環境造就了這種巧取豪奪的暴利，不是很清楚嗎？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賣樓呃秤

電器店售貨員，誇大抽油煙機轉速，海關人員「放蛇」揭發，罪成，判監十個星期。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士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管有或供應附有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最高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五年。換句話說，十星期牢獄生涯，已屬輕判。這則小新聞，（一零一零年）四月中發生，議論了一陣，再沒有多少人關注。

除了《商品說明條例》，還有《度量衡條例》，也歸海關管轄。貨品的重量和度量不足，呃秤騙人，均屬違法，最高罰款二萬，監禁半年。

誇大抽油煙機轉速，判監十星期，呃秤一兩，也有可能會罰款二萬。法治之區，商業社會，誠信第一，童叟無欺，似乎不會引起甚麼爭議。

電器店海味舖的詐騙手法，顧客損失幾千數百，不會傷筋動骨。但地產發展商長年累月賣發水樓，示範單位誇張失實，樓盤廣告誤導買家，天價賣樓虛假交易，成交呎價欺騙顧客，消費者的損失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

怪怪的，但有理由相信，把「粉絲」譯成語帶雙關的「球迷」，不一定是誤譯。

為了使中國「球迷」更容易理解，蒼井空特地找真人把她的網誌翻譯成中文，除了本地報章全文刊登過的一篇外，還有一篇，開頭寫了中國追隨者的留言：「蒼井空，請把妳的PayPal賬戶告訴我。其實不是我要看免費盜版，而是買不到正版。我決定把錢匯到妳的賬戶裏。」生意來了，蒼井空提醒：「如果有甚麼行動我一定會發出正式通知，在這之前千萬不要給任何不知道的賬戶轉賬付款。」

她還說：「現在從中國國內進行海外購物可能還存在許多困難，不過我覺得隨着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總有一天這個問題會解決的。希望到那一天的時候，我還沒有老，還會有這麼多蒼井迷在我身邊。（笑）」

看了這篇細心的回應，中國的「球迷」應該「甜到漏」。其實，蒼井空的產品早已打入大陸市場，有T恤、簽名相、參演的日劇DVD，網上有售，搞不清是正版還是盜版，但她主演的AV要光明正大地出售，不知還要等多久？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國「球迷」

中國大陸，洗腳按摩卡拉ＯＫ夜總會色情場所遍地開花，高官情婦小蜜人所共見，情色日記網上瘋傳，「性」成為賄賂的流通貨幣，年輕人樂此不疲下載各種色情視頻，性開放程度令人咋舌。統統只能做，不可以公開談論。東洋ＡＶ，當然仍是一個禁忌。

蒼井空成為推友，誘發年輕網友爭相翻牆，追隨者一下子由數千增至幾萬，寫稿時已近六萬大關，並聲言向十萬進發。蒼井空六萬追隨者，大部份來自中國大陸，這裏有兩重意義：蒼井空在大陸的粉絲遍地皆是，他們能逐漸打破忌諱，公開承認自己的喜好；要追隨蒼井空，就要翻牆。網絡防火長城的存在，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用最原始的慾望，爭取資訊流通的自由，翻牆已變得名正言順，再不是說不出的禁忌。

網絡自由的突破點，由蒼井空的「童顏巨乳」開始，充滿大國崛起的中國特色。

日本ＡＶ事業，製作流程及市場計算，考量嚴謹。為了討好來勢洶洶的中國網民，蒼井空的推特和網誌，都罕有地用上了中文。原文是日文，用電腦翻譯，詞不達意，看起來

絲。在表面潔淨，看似滴水不漏的長城之內，網民仍可千方百計從各種渠道流傳着蒼井空的視頻，對這位AV女優的熟悉程度，比香港這個網絡自由通信的社會，一點都不會遜色。

蒼井空成為推友的信息傳開後，神州大地熱火朝天，但推特被長城隔絕，網民要一親「芳澤」，非要翻牆不可。於是，「我要，我要學翻牆」，就成了蒼井空「球迷」最大的渴求。民間力量，研發了「紅杏軟件」，渴望自由的內地網民，用作翻牆之用。鴻圖大志，就是每天教懂幾百一千人翻牆，在網絡防火長城上，鑿開一個又一個破洞，以水滴石穿的恆心和耐性，希望終有一天，能把長城推倒。

經濟日益發達，幸福感滿瀉的祖國大地，關心政治民生社會議題的網民，畢竟還是少數，徹底破解防火長城，不知等到何年何月。蒼井空成為推友之後，情況一下子起了很大的變化，本來只有幾千追隨者，一下子上升到幾萬，而且大部份都是翻牆而來的中國網民。

不用甚麼大道理，最原始的欲望，竟然是追求自由甚至民主的最大動力。日防夜防顏色革命，意想不到，卻防不了一個蒼井空。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蒼井空

出世早，血氣方剛的成長年代，還未流行日本ＡＶ，即使有，認識的朋友也沒有多少個沉迷，缺乏集體觀賞的經驗，而且家也窮，沒餘錢買得起，就連飯島愛這位ＡＶ女神，都等到她在千禧年出版半自傳小說，轟動一時，我才稍為留意。

年前飯島愛突然逝世，震動ＡＶ界，香港台灣兩地的中年男士，一片哀思。經驗相異，我無法如比我稍為年輕的同輩朋友，表現出那份失落和傷感。台灣一些立法委員，公開承認飯島愛是他們的性啓蒙導師，勇氣可嘉，坦白可愛。反觀香港，只敢偷偷摸摸的看，不敢明明白白的說出來，社會的偽善，表露無遺。

如果不是蒼井空上了推特（Twitter），成了新聞，我這個老餅當然也對她一無所知。據網上介紹，她的「童顏巨乳」，曾在日本ＡＶ界享負盛名，曾經得過甚麼巨獎和殊榮。今天已經收山，不再拍情色ＡＶ，要用另一個形象，在影視界闖出名堂。

中國大陸的網絡防火長城，管制嚴密，令人驚異的是，蒼井空在大陸原來有這麼多粉

次，不管是信口雌黃還是胡說八道，也不准追問下去，根本沒有甚麼言語上的交鋒，即使高官反應如何遲鈍，答完就算了，安全系數超高。

但這位高官卻教人非常失望，每個問題，無論是如何顯淺易明，都回應得口窒窒。不但內容蒼白，詞不達意，而且重複又重複：「包容妥協，理性務實，顧全大陸（局）……」像掉了磁粉的錄音帶，聽得耳朵起繭，不但沒有釋除人們腦裏的疑問，那種交差應酬式的語調和修辭，反而激起民眾心中的怒火。如此水平的推銷員，究竟是想賣得出貨，還是故意倒米？

西方政客視公開演講為家常便飯，不用講稿，滔滔不絕幾小時，帶動民眾情緒，掀起一次又一次高潮。大陸官員，雖然不少都習慣了空話套話大話，但隨便一個地方官，公開演講也將香港的高官比下去。

有次目睹台灣香港兩地官員，在一個文化表演節目，同台先後發表幾分鐘講話。台灣高官言之有物風趣生動，逗得觀眾嘻哈倒絕，掀起熱烈氣氛。到香港官員發言，口窒窒，搞爛sing，不對題，二十秒已不知所云，令人生厭，失禮街坊，無法聽得下去。

有沒有足夠歷練，有沒有經過民意洗禮，高官公開講話，高下立見。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口窒窒高官

香港號稱國際都會，政商兩界，卻找不到一個公開講話，演辯俱佳的標青人物。三分鐘內容，貓紙不離手，頭耷耷的時刻死盯着稿。離開一秒，腦袋一片空白，語無倫次。

即使捉刀人寫好講稿，照本宣科，但如果內容太多，時間太長，對耐力也是一大考驗。演講初段還可以應付，中段已後繼乏力，不該停頓的停了下來，應斷句的卻沒有斷。如此水平，流暢通順都成問題，意思能否完整表達，也大打折扣。勉強完事，草草收場，遑論有甚麼感染力說服力。

日前聽見一位司長在立法會交代政改方案，我們不嫌他發音不準邏輯混亂，照稿讀完算是僅僅合格。但稿讀完了，到問答環節便一如既往，肚內到底藏着多少墨水，完全露餡。

如此這般的答問，早已是例行公事，問甚麼答甚麼，按常理，應該做了沙盤推演，政改是任內首要推動的課題，一切都理應了然於胸。況且，按照會議規則，只准問一次答一

也期望自己曾經的所有努力與付出能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並且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無愧於我自己的良心、無愧於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我認為我所做的都是正確的，反而我倒認為如果我不去做這些事情，我將認為是一個罪人有愧於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也有愧有罪於我身處的時代及我們的後代。我們努力讓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更加高尚，堅定我們正確的做人信念，並期待能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有益的作用。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犯罪，也期望擁有權力的人能擁有高尚的人格與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殘害的孩子們，秉持懲惡揚善的準則，做出無愧於這個國度、無愧於良知與靈魂及無愧於子孫後代的決定。這樣，我們才無愧於我們做為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在這個國度的意義。」「綜上所述及事實，我堅信我無罪！」

怎對孩子說？看看趙連海的自辯詞，就可說明一切。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戴着腳鐐的自辯

趙連海受審，像汪洋大盜，戴着手銬腳鐐。律師再三要求，法官批准把手銬除下。趙連海仍然戴着那象徵重罪的腳鐐，站在犯人欄，雄辯滔滔：我堅信我無罪。

洋洋數千言的自辯，在自由網絡世界，打個關鍵詞，瞬間找到。但大陸的防火長城控制非常嚴密，這份精彩自辯，幾乎百分百絕迹，「趙連海」，毫無例外成為敏感詞彙。

這份被媒體形容為「令法官無言以對」的辯詞，在香港，相信也沒有多少人讀完全文，且容許我節錄部份內容，給讀者體會趙連海的信念和風骨。

自辯詞用了大量篇幅，對控罪進行批駁，詳細講述作為結石寶寶的父母，如何痛苦心焦和憂慮，為受害孩子爭取合理補償和健康照顧，是如何的天經地義。

然後是擲地有聲的結論：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驕傲於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盡力盡職我應肩負的責任，我

是在想爸爸。從他爸爸被抓走，已經快五個月了。開庭前，庭審以後，希望跟爸爸見一面，但卻沒有見到，挺難過的。」「我們都是受害者，無法明白為甚麼要打壓受害者，而不是去找兇手。說要徹查到底，但卻沒有做。」

尋釁滋事罪，最高判五年徒刑，李雪梅說，早有心理準備：「希望無罪，但機會很小。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如果真的判刑了，查清楚了，做了好事的爸爸還是要坐牢，怎跟孩子說？」

「孩子都看到，五歲了，開始明白一些事情了。這是沒法改變的事實。」五歲兒子讀幼兒園，孩子爸爸的事，沒跟老師說，同學也不知道，但媽媽只有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我只跟老師說，孩子不喝任何的奶，不吃任何奶造的東西，孩子三餐都在幼兒園，如果喝牛奶，給孩子喝一杯白水好了。」

做好事的會被壞警察抓走，受害者變成了被告人，真正的兇手沒受到應有的懲罰，尋找公義的卻被投入黑牢，徹查到底的承諾沒有兑現，人禍卻一次又一次發生。在這是非黑白對錯顛倒的年代，怎跟孩子解釋這些荒謬，讓他們能夠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作為中國人的父母，是一件極度困難的事情。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

怎向孩子說？

趙連海有一對兒女，兒子五歲，女兒九個月，兒子患了三聚氰胺毒奶腎結石後，再生了女兒。我在電台訪問趙的妻子李雪梅，我問她，如何向孩子說爸爸的事情。

「兒子知道爸爸為甚麼被抓走，對這些事情根本不能隱瞞孩子，讓孩子知道事實。」「抓他時候，孩子也在場，親眼看到。當時他被嚇倒了。」「開始的時候，孩子很想爸爸。半夜裏做夢就哭……哭，偶爾到客廳裏哭，要找爸爸，挺難受的。」

「怎向孩子說，爸爸做了甚麼事情要被抓走呢？」

「他知道爸爸做的是好事情，為了這些孩子。這些孩子手術的照片，都給兒子看，他也覺得這些孩子挺可憐的。」

「孩子能接受嗎？爸爸做了好事，卻給警察抓走，不是很矛盾嗎？」

「不像大人容易理解。爸爸做了這些好事情，為了孩子，但被警察抓走。我跟兒子說，抓爸爸的都是壞警察。等查清楚問題，爸爸沒有做錯事，就會給放出來。」「孩子總

當局爭取。他們最擔心的，是奶粉公司破產了，負責人被判刑了，案件了結，真相就會長埋地下。

趙連海做錯甚麼呢？正如在中國大地不少災難寶寶的父母遭遇一樣，只要你稍有不同意見，有丁點不聽招呼不服安排，都隨時由受害者變為被告人。當局可以隨手拿出一個罪名，把你打壓下去，讓你不能反抗，殺雞儆猴，其他人不敢亂說亂動。

聲援者向法院外的警察喊話：「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你們身上……」、「你們都會成為受害者……」這不是沒有根據的情緒發泄，而是鐵證如山，無論大人小孩，只要你吃奶製品，都有機會中招。毒奶醜聞爆發，當局信誓旦旦說要保障食物安全，話音未落，三聚氰胺毒奶粉又再捲土重來。

當局不解決毒奶的制度結構問題，卻將受害人打成被告，是非黑白徹底顛倒，這是甚麼樣的一個鬼世界？

趙連海的孩子，站在法院外，舉起「我愛爸爸（5.2.8.8）」的紙張，打標語抗議，也屬於尋釁滋事罪範疇。媽媽對兒子說：「你現在也是一個小犯人了，跟你爸爸同罪。」聞者心酸。內地新聞封鎖，無法知道有趙連海其人，但知道了，能向孩子解釋這種中國式的荒謬嗎？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

5-2-8-8

看見趙連海的兒子在法院外哭喊着「爸爸、爸爸」，稍有良知，都會撕心裂肺。看見趙連海的太太李雪梅，喘着氣噙着淚奔向囚車，希望見丈夫一面，不是冷血，都會齊聲指摘當局喪盡天良。

趙連海做錯甚麼呢？兒子當時三歲，跟其他多達三十萬個孩子一樣，吃了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孩子還未懂事，就要受這種人禍折磨，父母除了心焦如焚外，剩下的就是莫大的憤怒。身體心靈的創傷固然嚴重，最令父母寢食難安的，就是三聚氰胺帶來的後遺症，將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健康。

趙連海做錯甚麼呢？他只是作出所有父母應有的本能反應：要求當局給孩子最妥善的醫療、長期照顧孩子的健康；要求政府嚴懲元兇，改革制度，避免這種人禍一再發生。

趙連海做錯甚麼呢？他只是希望尋求公義討個說法，任何正常社會都是應有之義。趙連海組成了「結石寶寶之家」，通過網絡，連結受害孩子的家長，互通信息，團結起來向

重要，對中老年人同樣重要。有人問學業前途的困惑，龍應台說每人都不同難以一概而論。有人對這位媽媽作家好奇，問她獨處是怎麼個模樣？龍應台回答：為甚麼要告訴你！

還有層次稍高一點的：甚麼是文化？為何文化對一個社會重要？是否「停留」才有文化，要有文化，就要放棄拼搏發展？還有更尖銳的：你說香港沒有文化，為何又來香港，還要逗留這麼長時間？年輕人可以為香港的文化作甚麼貢獻？

一位來自中國東北的同學，家在長春，龍應台在《大江大海》裏寫到共軍圍城，餓死了超過三十萬人。這段歷史，年輕人一無所知，問家中長輩，也是支支吾吾，沒有人肯清楚告訴你。歷史由勝利者掩蓋，絲毫不差。

有高中同學參加反高鐵運動，對主流傳媒歪曲抹黑，深惡痛絕。亦有同學看見香港教科書抹掉八九六四的歷史，老師提到也是吞吞吐吐，他嚴詞詰問，香港教育究竟還有沒有良心?!

同學們這麼高水平的提問，龍大作家怎樣回應，已經不重要了。我由衷的感動，誰說年輕人沒有思想？誰說他們對甚麼都麻木？誰說他們都不關心社會？看到他們，或許會對未來多一點點信心。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

發問

到中學演講，準備充足，身水身汗。答問環節，主持人雖一再呼籲，台下卻個個目光呆滯，全無反應，最後只得由老師提問，草草收場。或是表達能力有問題，或是內容太悶，或是不懂搞爛[88]，或是無法引起同學興趣。好幾次落荒而逃，以為自己患了中學演講恐懼症。

龍應台與九十後對話，問答時間。主持人叫聽眾發問，但反應寥落，我以為中學生老毛病又發作了，羞於表達，竟然連大作家都「冇面畀」，且看主持人如何出招。

工作人員把咪架擺到台前，主持人叫打算發問的同學，在咪前一個一個排好。第一個大男孩跑了出來，一呼百應，後面排出了長長的一條隊。

誰說中學生都怕醜？不過比較被動，害怕帶頭而已。又可能這裏的年輕人，都是慕大作家之名而來，比一般被老師逼着去聽來賓又長又悶演講的中學生，水平和興致都高得多。

高中生關心的是甚麼呢？有人問愛情對年輕人如何重要？龍應台說愛情不僅對年輕人

的，趕忙把開始爛的蘋果先吃掉。兒子大惑不解，問為何要這樣，媽媽說，不先吃，遲些爛到不能再吃了，豈不浪費？兒子反問，如果不現在就吃青脆爽甜的，再等一些時間也會爛掉，豈不永遠都要吃爛蘋果？

兩代經歷不同，思考模式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同一屋簷，儼然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生活瑣事中，這種例子幾乎每天都會發生，甚至引起或大或小的戰爭。父母埋怨子女只顧享受，不懂珍惜，子女譏笑老爸老媽只用笨方法解決蠢問題，不夠機靈。所謂兩代衝突，是彼此都不知如何站在對方的位置，設身處地。

「父母老師最不了解自己的是甚麼？」同學們認真寫下了答案，一一遞到台前。「最不了解我的理想」、「最不了解我的價值觀」、「最不了解我對友情的重視」、「最不了解我最脆弱的地方」、「最不了解我的痛苦」，其中一位說：「父母最不了解，為何我會認為白天時間太少，要用晚上來補足……」惹來哄堂大笑，引起極大共鳴。

把這些答案都編成集子，對任何一個老爸老媽，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

九十後

他們都是九十後，二十歲不到的中學生，把兆基創意書院幾百座位的多媒體劇場，都擠滿了。如往常一樣，人太多，講台前的地上，都坐了人。我早了點進場，靜靜觀察；有打扮入時的美少女，有衣着樸素的年輕人，聯群結隊而來，少數由爸媽領着。遲到的急忙地找座位。輕鬆、活潑、雀躍、期待，與一般被迫參加的學校活動有所不同。年輕人有着極其寬闊的光譜，是各自不同的個體，絕對不能用甚麼幾十後，來簡單概括。

龍應台「與九十後面對面」的演講對話會，來的，不一定都是「龍口粉絲」，但一定聽過看過她的文章。對話會在報紙上賣了一天廣告，老師替學生集體報名，因為反應太踴躍，不少學校都要經過抽籤，才能決定誰可以出席。龍應台的魅力，老中青大小通吃，哪個香港作家可以相比？

吃蘋果的開場白，在她的書有寫，在別的場合也聽過，但台下的反應和笑聲，還是那麼熱烈。有人送來一籃蘋果，放了幾天，部份仍青脆爽甜，一些，有點乾了爛了。做媽媽

街邊擺賣的小販，除了孝敬黑白兩道，偶爾走鬼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基本上平安無事，養家餬口，綽綽有餘。左鄰右里的兒時玩伴，不少都是小販子弟，父母靠一架木頭車，能養大幾個子女，供書教學，成才的，甚至上了大學，整個家庭，從此提升一個台階。

香港只是個蕞爾小島，但空間廣闊，當時，真的可以不用靠政府，雖然清苦，仍可自由自在地生存着。一些人能力稍高，際遇較好，頭腦比別人靈活，碰到好機會，可以殺出一條新路。

不少人都會憑自身經驗，衡量別人的處境。為甚麼我當年可以捱過去，闖過來，甚麼都靠自己雙手？你們今天卻只懂投訴這，抱怨那，甚麼都靠政府，等救濟。刻苦奮鬥，逆境自強的香港精神，跑到哪裏去了？

「甚麼都靠自己雙手」，當年可能是個事實，但今天可能嗎？租金太貴付不起，可以在山邊搭建木屋，讓一家都可以有瓦遮頭嗎？失業了，可以製架木頭車推出去做小販嗎？走鬼票控罰款貨物充公，如狼似虎的販管隊，不把你追到投河溺死，算是走運了。

社會複雜了，政府的角色轉變了，各領域都被佔領了，各環節安排得嚴嚴實實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少了。用自身經驗和今天環境做簡單比較，能看到真實的處境嗎？

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

簡單比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確很少靠政府，因為殖民政府不可「靠」，也不能「靠」，生存，只靠自己雙手。南來難民，住屋，自己解決。山邊找一個角落，搭建簡陋木屋，群聚而居，能遮風擋雨已心滿意足。工作，自製木頭車，賣水果賣衣服賣家品，做街頭小販，養活一家幾口。教育，小學畢業已屬奢侈，升中試過不了關，更好了，早點當童工，幫補家計。

當時的香港，政府角色小得無可再小，社會政策留在原始水平，市民都生活在自生自滅的狀態。門又高又深沉的衙門，經歷過中國大陸殘酷政治鬥爭的南來移民，非到迫不得已，不會輕易把腳踏進去。

市民不靠政府，政府也不會動輒找你。山邊木屋，連電都是偷回來的，只要不引起火警，不發生命案，可以長期存在。一場大火，把整片木屋都焚毀了，渴望已久的上樓徙置，才能實現。

作日入而息，只要可以餬口生存，帝力於我何有哉，無不自足快樂。經歷告訴他們，高高在上的官員們是惹不得的，對任何不合理的政策，包括貪污斂財、特權腐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啞忍。

港人這種心態，也完全符合殖民政府的管治方式：撒手不管，無為而治，最好的政策就是沒有政策，只要控制得住局面，只要能繼續統治下去，就不會插手，不施管理。

殖民雖有百年，但管治還是最低程度的，過客政府與過客人民，配合得天衣無縫。港人所以「不靠政府」，是因為政府不可「靠」，也沒有政府可以「靠」，唯一可以依賴的，只能是自力救濟。

當年的港人，真的不靠政府嗎？木屋區大火徙置上樓；保障勞動者的勞工法例；六年九年的強迫教育；最低限度的社會福利……這一切一切，政府都有一定角色。但當年是真真正正的小政府，規模和作用，比今天是小巫見大巫。

這種殖民統治與過客人民極不正常的關係，幾十年後，竟然成為一個神話，成為體現「香港精神」刻苦奮鬥的一種特質。到今天，人們仍然對此津津樂道，為何如此，香港學專家應深入了解，仔細研究。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不「靠」政府的神話

香港精神已經褪色，刻苦奮鬥已經消失。這是今天不少港人難以改變的印象。最流行的說法是：以前甚麼都靠自己，十號風球把整間屋摧毀了，家財損失了一大半，還不是咬緊牙根，沒哼一聲，把家園重建起來！今天，甚麼都投訴、投訴、投訴，甚麼都依賴政府……

董太形象雖然不佳，但指港人只懂「投訴、投訴、投訴」的金句，到今天還是餘音繞樑，為不少自認有過奮鬥歷史，經歷過獅子山精神的港人認同兼受落。

回想起來，這種說法不無道理，至少在表面上，相當接近事實。但仔細推敲分析，特別在「依賴政府」或者「靠政府」的問題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倒果為因，完全是單憑印象，並沒有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素，作為分析的基礎。

我們的上一代，避秦南來，抱着的是過客心態。在大陸遭遇殘酷的政治鬥爭，使他們不敢對政府有甚麼要求，只要能在小山頭有遮風擋雨的殘磚片瓦，就會感恩戴德。日出而

洪清田探討。太平盛世，無端懷舊，肯定是對現狀不悅，尤其《歲月神偷》得獎後，愈來愈多人討論香港精神。

得出的結論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景物建築，拆的拆改的改，物換星移，香港精神也同時被偷走了，減退了，消失了。賴以成功的香港精神，即使仍能殘存，早已面目全非，功力大減。

諷刺的是，這種人人受落的流行論述，竟然最能在富豪第一代的發迹史中，找到千真萬確的證據。香港富豪，不少都做實業出身，拼搏靈活，刻苦創新，在逆境中堅持樂觀，渡過一個又一個艱難苦困的日子。

當時他們尚未發達，個個踏實苦幹，老實拼搏，不投機，不倒賣，待人以誠，童叟不欺，咬開每個賺回來的銀元，都滴着血和汗。香港經濟轉型，由實業為骨幹，變成炒賣為主體。品質優良的香港精神，立即在他們身上減退了，消失了。

由實業家轉型為巧取豪奪的地產大亨，每一寸都要盡賺，牆身樓梯會所，每一分錙銖必較。愈做愈強大小通吃，百分百體現the winner takes all的哲學。實買實賣算有良心的了，故弄玄虛，作假托市，幾乎成為慣技。香港精神為何褪色消失，回家問爸爸好了。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香港精神

富豪第二代，聯袂籌辦「香港精神大使」選舉。究竟甚麼才算香港精神，港人為口奔馳，不是毫不關心，就是不甚了了。誰當「香港精神大使」，關人鬼事，只當食飽了撐，又一個出風頭的event看待。

令人特別好奇的是，為何這幫含着金匙出世的富豪第二代，會對所謂「香港精神」突然感到興趣？富豪第一代的賺錢術，就是香港精神的體現？富豪第二代身邊女伴不停轉換，花邊新聞不絕於耳，就是香港精神的延續？才是港人講之不絕的城市話題。

甚麼是「香港精神」？據說特質有七項：拼搏進取、靈活多變、勇於創新、刻苦奮鬥、積極樂觀、逆境自強和關懷互助。調查發現，港人認為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是：拼搏進取、靈活多變和刻苦奮鬥。減弱得最厲害的香港精神是刻苦奮鬥、積極樂觀和逆境自強，最值得保存的香港精神是關懷互助。

這七項特質是否代表香港精神的全部？香港精神是否真的消失減弱，有待香港學大師

可以遮蔭的大樹，但當生病了，真菌昆蟲入侵了，根本沒人察覺沒人知曉，遑論治病救樹了。直到一天大樹不堪病魔折磨，應聲倒下，除了一片惋惜之聲，甚麼也沒有留下。

年前赤柱大樹倒塌，壓死一位大學女生，輿論嘩然，紛紛指摘官員沒有好好處理危樹。此後，樹木經歷了一場大屠殺。以後的一年半載，到處都見到被鋸掉的大樹，稍為傾斜的、生出路邊的、看似危險的，都無一倖免的被徹底幹掉，屍橫遍野，不忍卒睹。鋸出來的樹幹，現場所見，不少都相當健康，根本沒有倒塌的危險，活生生證明了，這是一場應付輿論指摘的濫殺無辜。屠殺過後，樹木政策依然故我，絲毫未改。

不少鋸樹工人根本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一些路邊大樹被鋸掉樹幹，但傷口卻沒有好好保護，長期暴露在外，不久就生出真菌，向樹身蔓延，很快大樹就百病纏身，命不久矣。有些大樹，像行刑一樣，樹冠徹底地被整個切去，剪得差不多一葉不剩。光合作用無法進行，樹也元氣大傷，根本與慢性謀殺沒有丁點分別。

名校鬼樹被謀殺，只鬧了一陣，人們就忘了。甚麼時候才有樹木條例出台，阻止這一場又一場的大屠殺？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大屠殺

香港根本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符合自然的樹木政策，往往只是事到臨頭，才作出反應。不少樹木專家早已指出，從品種到位置，從鞏固到保護，從檢驗到治病，樹木政策的每一個環節，差不多都完全出錯。

一個無法證實的笑話：公園和路邊應該種甚麼品種的樹？官員幾經研究，標準是：容易打理，少生病，不需施肥灌溉，最好是不用掃除落葉落花，慳錢。結論是：塑膠樹，慳水慳力，萬古長青。這只是個笑話，但也反映了香港樹木政策的荒謬。

不少專家都批評過，引入香港的樹木品種，根本不適合本地的氣候土壤。既然已落地生根，就應好好培育，讓樹木能健康生長。但種在馬路邊行人道的，樹根不是因地方狹小無法延伸，就是給磚頭石屎全部蓋着，水和氣都透不進去，在這種狀態下，樹木只能半死不活地生存着。

死一批，換一批，沽弱留強。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地存活下來的，茁壯長大，成了

着，水和氣已經無法透進去，連露在外面的樹根，也被噴上一層密不透風的石屎，樹根的功能，從此全面喪失。樹木的生存能力被消滅了一大半，只能慢慢被折磨而死。

工人不是專家，不懂如何愛護樹木，無法苛責。但官員們，不是應該有這種常識？不是應該在外判合約上，把有關條文寫得清清楚楚，規定在鞏固斜坡的同時，要好好的保護樹木，免受不必要傷害的嗎？公司監工，官府驗收，有沒有嚴格按規定辦？維修斜坡一直做得粗糙粗疏，為何十年前如此，十年後也是一樣，半點進步都沒有？

不同的斜坡，由不同部門負責維修保養，我留意到，斜坡上都安裝着一塊金屬板，格式標準，斜坡編號部門名稱電話號碼，資料齊全。我親眼見到的有水務署、渠務署、地政處……不同部門管轄的斜坡，幾乎無一例外成為樹木的劊子手。

樹木受到粗暴蹂躪，吸收養份的器官被掩蓋破壞，生存得有氣無力，不出幾年，就會奄奄一息。當樹木有倒塌危險，遭人投訴，有關部門不分青紅皂白，毫不猶疑地派人把大樹鋸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好不容易長了幾十年的大樹，就在無知無能的政策下，無端死於非命。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

劊子手

林蔭山徑，上坡路，每天早上都有不少晨運客，從山底走到頂，心肺得到鍛煉，又能舒展筋骨，更可吸收大自然靈氣。山徑兩旁，都是斜坡，長着高高的大樹，樹齡二三十年，樹枝樹葉向着路的一邊生長，形成一個天然拱頂，擋住烈日，遮着細雨。在樹蔭下走過，和風颯颯，鳥語蟲鳴，是人生一大享受。

斜坡日久失修，時有碎石落下，為了安全，政府部門派人維修，是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感謝都來不及。但每次見到工人的作法，都會無名火起，他們是樹木的劊子手，每一次維修，都有一批大樹逃不過被屠殺的命運。

工人首先在斜坡上裝上鐵網，用釘繫穩。接下來的工序，最傷害樹木。

工人在鐵網上噴上厚厚的混凝土漿，不止把整個斜坡的每一寸泥土，掩得嚴嚴實實，還把生長在坡上縱橫交錯的樹根，蓋得滴水不漏。

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樹根是植物吸收水份和營養的重要部份。泥土給混凝土蓋

油，隨手拾起衣架帆布牀棍之類，有捱打經驗的，知道會更痛，後果更不堪設想。而且藤條要用錢買，當年一毛錢也要死慳死抵，查出誰是罪魁，會加倍懲罰。聰明的孩子，懂得汲取教訓。

徙置區通常門戶大開，誰家打仔一清二楚，追打出逃的場面，常有發生。小孩在走廊狂奔，大人從後面追趕，無處可逃，闖進鄰舍，避入人家牀底，以為在其他人面前，怒氣會稍為收斂。誰知大人火遮眼，衝入鄰家，拿着藤條，伸進牀底橫掃千軍，打得小孩叫痛連聲。打仔通常是暴怒情況下出現，是情緒發泄而並非管教。

見過最慘烈的一役，是一個大男孩，不知犯了甚麼錯，給鐵鏈鎖在樓梯欄杆，脫光上衣，媽媽拿着藤條一下一下抽打，男孩嚎啕大哭，喊聲震天。打完，還被鎖着一天一夜，故意讓每個上落樓梯的街坊鄰里都看得見。

不知這個大男孩長大了，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如果自己有孩子，也極有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不少有被打經驗的同代人，當年頑皮不聽話，以為體罰真的有效，但卻只能制止於一時，用暴力解決問題的種子已經埋下，更會一代一代相傳下去。

港鐵打仔的媽媽，當年可也曾被父母打過？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棍頭出好仔？

上世紀六十年代成長，誰沒有給父母打過？那一代，沒受多少教育，也沒聽過甚麼育兒理論兒童成長心理，普遍相信「棒下出孝兒」、「棍頭出好仔」。

所謂「打在兒身，痛在娘心」，父母用藤條教訓孩子，多只會打手手腳腳。小學夏季校服，女生穿裙，男生短褲，哪個同學給爸爸媽媽打過，手腳露出的部份一條條又紅又腫的藤條痕，無所遁形，一看就知。同學之間只會擠眉弄眼，不會明知故問。

藤條這種體罰工具，幾乎家家都有，有些是光棍一條，頂端連着一個塑膠小鈎，方便掛起來，避免用時找不到。更多是雞毛掃，掃塵打仔，一物多用。

同代的小孩差不多都有這樣的經驗：把藤條藏起來，讓大人不容易找到。有的把它掉進牀底，有些收入衣櫃。大膽一些的，做得更徹底，帶到街外丟掉，人間蒸發，永遠消失。

大人打仔，多是無名火起，絕不冷靜，一時找不着藤條，怒氣無處發泄，更是火上加

媽媽繼續說着孩子的過錯，一面說，一面瞪着怒眼。媽媽口中的孩子已經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無藥可救的罪犯，不用嚴刑峻法，便會墮入深淵。友人在旁邊唯唯諾諾，附和着這個媽媽的結論。

孩子的臉漸平靜下來，這應該不是第一次，可能早已慣了在大庭廣眾被媽媽打罵。打得太多罵得太兇了，皮也韌了，自尊心也長出厚厚的繭來，打就打唄，第一次可能不那麼習慣，現在，已沒甚麼大不了。媽媽的嘴唇不停地又開又合，孩子心不在焉地看着，眼梢嘴角，不經意的流露着一點點頑強和不屑。

媽媽突然轉過頭來，擺出一副皇恩浩蕩的模樣：「聽日默書，你溫咗未？如果攞一百分，我就唔打你……」朋友插嘴：「一百分？好難喎！」媽媽解釋：「滿分一百一十，勤力一點，有機會拿一百。」朋友再問：「如果拿不到一百？」媽媽說：「打，大力咁打，佢唔打唔得㗎，唔打唔會聽話，唔打唔會讀書……」

全車人都看着聽着媽媽的打仔偉論，我不忍再聽下去，離開座位，走到別的車廂。

這孩子長大後會變成怎麼個模樣？他也會把打孩子的習慣一代代遺傳下去嗎？在巴掌拳頭陰影下成長的孩子，心理能正常嗎？會健康快樂嗎？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四日

打仔

坐港鐵，埋頭埋腦看書，突然聽到「啪」的一聲，一隻大手，一巴打在一個初小的孩子頭上。被打的孩子，面容一陣痛楚，沒哭，幾秒鐘後就回復正常，沒有多大反應。之後迅即跑到一個空的座位，企圖避開那隻打他的大手。

打小孩的是他媽媽，怒氣沖沖，意猶未盡，向旁邊友人，力數兒子如何不是：又欠交功課，又測驗唔合格，又冇心機做功課，真係唔打唔得。說到激動處，還拿出孩子學校的手冊，指出犯錯的紀錄和老師的評語，向友人力證孩子是如何的不堪。

媽媽的嗓門很大，整卡車乘客都聽得一清二楚。躲得老遠的小男孩一面聽着，臉漲得紅紅的，表情尷尬，又有點畏縮，想反駁，嘴唇張開，但不敢出聲，怕招來第二巴掌。怒不可遏的媽媽，看見孩子的模樣，向着他大吼：「企過嚟，坐乜嘢坐！你有資格坐咩？今日唔准坐！」孩子慌失失地站起來，走近媽媽，但警覺卻提得很高，腳向前走，身往後挪，時刻準備着逃走。

合鞋了」，「合鞋」，普通話與「和諧」同音。果不其然，再找下去，出現了：「你觀看的視頻已刪除，查看其他精彩視頻」的標準答案。花很大的力氣，也不容易再找到了。

真佩服內地網警的敏銳和細心，努力不懈和與時俱進。究竟他們有多少人在審網？每天要用多少時間？次數有多頻密？如何決定哪些是敏感詞？尤其由網友發明的惡搞的最新名詞，如何得知？由誰決定甚麼敏感詞放進黑名單？然後進行審查的機制是甚麼？要解答以上全部問題，一點都不容易，能完成應可以拿好幾個博士學位。

早陣子谷歌大鬧要撤出中國，導火線是因為懷疑來自中國大陸的黑客入侵電郵系統，但新仇舊恨一起算，谷歌認為無法接受中國的審查制度，並主動取消。本地傳媒用「六四」、「天安門事件」做比較試驗，敏感項目洶湧而出。

人們可能以為，特別敏感的要徹底審查，還「情有可原」。但原來用來嬉戲調笑惡搞的「擋中央」，也被嚴厲地徹底地河蟹封殺。谷歌如果不撤離中國，豈不與百度一樣，幹着謀殺資訊自由流通的勾當？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一日

河蟹擋中央

將「擋中央」谷歌一下，嚇人一跳，竟然出現八百多萬個結果，不是每一項都在揶揄黨中央，但驟眼看去，大部份都跟「韓寒」、「獨唱團」、「艾未未」、「亞克西」等連在一起。谷歌找到的「擋中央」，都與那個說不得不能說的「黨中央」有關，而且差不多每項都可以打開，沒有屏蔽，沒有審查，要看甚麼就有甚麼，非常快意，甚是精彩。

內地搜尋器百度，愈做愈強，把谷歌迫得透不過氣。嘗試把「擋中央」百度一下，嘩！不得了！除了還殘存韓寒對黨中央審查官的調侃外，出現的項目，最多的是一個叫「擋中央車隊」的遊戲，其他的，幾乎都與這個網絡新詞無關，即是說，熱火朝天的「擋中央」，給河蟹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艾未未：騰飛不忘擋中央」的網頁，遺憾地，十八羅漢脫個精光跳將起來，「不再擋中央」的出位圖片，已經人間蒸發。韓寒在廈門大學演講，講述「擋中央」封面被槍斃的視頻呢，找到了，但其一個網頁有這樣的提示：「趕緊看，估計很快被

韓寒事後解畫博得聽眾觀眾捧腹大笑，但明眼人都知道，衝着黨中央而來的「擋中央」是甚麼意思，手拿着槍桿子的中央給擋住了，不惹火了黨中央才怪。韓寒的《獨唱團》還無法面世，不用死因研究，幾乎可以肯定是「擋中央」闖的禍。

艾未未的行為藝術向來出位，更擔綱演出了一回「擋中央」。全身赤裸的艾未未，用網絡神獸草泥馬擋着中央，張開雙腿，一次又一次用力向上跳將起來。組圖的題目：「草泥馬擋中央」，解說詞：「我又跳出來了，跳一次，再跳一次。」看見大胖子滿身贅肉，跳起來表情滑稽，令人忍俊不禁，更佩服內地藝術家的創意與膽量。

這還不止，春節前夕，十八條漢子響應艾未未的網絡徵集，個個全身赤裸，忸怩作態站在十二生肖前擋着中央，然後一聲令下，舉着雙手一躍而起，燕瘦環肥，纖毫畢現，無遮無掩，形態趣怪。網友取名：「虎年亞克西，不再擋中央」，「亞克西」是新疆話，讚美語，是「好」的意思，今年（二零一零年）中央台「春晚」唱了一首《黨的政策亞克西》的肉麻讚歌，紅透神州網絡。

這道符，這劑藥，可以減少戾氣，促進和諧。

二〇一〇年三月八日

擋中央

沒寫錯字，的確是「擋中央」，不是黨中央。「黨中央」是敏感詞，歌功頌德還可以，批評便會馬上被過濾、被屏蔽、被監視，或有更嚴重的後果。

那「擋中央」又是甚麼的一回事？這是近期紅火到不得了的網上調侃，因為黨中央不能說，說不得，壓抑得太久了，不知是誰出的鬼主意，索性就用「擋中央」，作為社會治療的一道符，一劑藥。

內地八十後帥哥作家韓寒，主編雜誌《獨唱團》，創刊號封面是一幅漫畫，紅彤彤襯着全裸大漢，鬍子滿腮，胸口長毛，一臉不屑，手拿着槍，用「獨唱團」的圓形圖案擋着要害部位。沒有露點，也非意識不良，不論按內地的標準還是香港的標準，絕對應該過關。

眼利審查官看到，告訴韓寒：「這個不可以，你把這個人的中間這個地方擋住了，你這是在暗喻『擋中央』。」韓寒在一次公開演講揶揄：審查官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想像力，如果用在文藝創作，而不是用在文藝審查，那該多好。

父母太強了，經過長時間的對峙與抗爭，孩子知道，不會有甚麼好結果。於是，表面上服從父母的要求，要他讀甚麼就讀甚麼。長時間的壓抑，情緒無法正常紓緩，愈走愈偏，好不容易捱完課程，就在畢業那天，孩子用最極端的方法——自殺——對父母作最激烈的報復。這是我聽過最令人痛心的例子。

為了鋪路上名牌大學，在最需要心理上支持和照顧的年齡，把孩子送到外國讀書。終於，名牌大學夢圓了，但他們也失去了孩子——彼此感情疏遠了，像陌生人，孩子選擇在外國的小鎮隱居，永遠不想回來，不願再見。父母牽腸掛肚，也只能偶爾得到丁點信息。孩子在報復因為父母當初將他離棄，他還肯有一句沒一句的跟你聯繫，是最溫和的叛逆，算走運了。

上一代父母，家窮孩子多，養大沒餓死算完成任務，根本沒有鋪路不鋪路這回事。沒有任何限制，孩子天生天養，發揮的空間無限大，塑造個性，培養興趣，展示才能，開心快活。如何解決問題面對逆境，全憑自己打拚。

我們這一代父母，因為知道得太多，精心策劃事事關心，自以為這一套更有效更能成就孩子，誰知愛他變成害他，錦繡大道，變成深淵之路。

放手，原來是現代父母必須掌握的學問。

二〇一〇年三月五日

放手

嘔心瀝血為孩子鋪路，只會帶來兩種後果：順從與叛逆。

聽話、乖乖牌，一切順風順水按計劃行事，從沒說不。要他學小提琴，即使只對口琴有興趣，也只好放棄。要他學法文，根本沒有語文天份也只能死頂。要他學經濟商業，完全是金錢盲數字盲也只好跟從。

父母實在太強勢，像遮天閉日的大樹，把所有風雨和陽光都擋住，孩子在父母的陰影下成長，只能是一片蒼白。順從已成為習慣，甚麼事情都無法自主，只看強人的臉色，逐漸變得依賴，無法獨自面對問題，遇上危機更是張皇失措。

孩子沒有個性，頂多是父母的翻版再打個六折，無論能力和表現，都遠遠追不上強勢的上一代。看看不少富家子弟，在老父面前結結巴巴唯唯諾諾，就知問題有多嚴重。

稍有個性的孩子，都會學懂叛逆，根本不需給任何理由，你要我做，我偏不做，你要向東，我偏向西。

際人，左右都吃得開。

高瞻遠矚的父母，都知道人際網絡至關重要，到北大清華遊學交流，當然可以造networking，但還是比較遠比較疏，不夠埋身不夠密切。為織好關係網而學打高爾夫的Daddy，在兒子的體高還比不上一支球棒的時候，就帶他出入球場，培養對運動的興趣，更重要的，是認識世叔伯和他們的下一代。「識人」，從幾歲就要開始。

花了這麼多金錢，耗了那麼多心血，要進大學了，入哪間大學讀哪一系，尊重但不等於讓子女自把自為。兒子的興趣是音樂藝術，女兒就喜歡戲劇和繪畫，萬萬不可，當課外活動業餘玩票還可以，本科職業，搵唔到食，將來注定做乞兒。

經濟海嘯，但環球金融還是最搶手。中國經濟強勁，超英趕美世界第一。華人面孔，懂中文講普通話便有優勢。畢業後再到北大鍍鍍金，才可獲外資投行垂青，才可跟大陸海歸派有得比……

媽媽掌握的資料最新最準，爸爸人面廣分析最獨到。我們這樣做，都是為你鋪條最好最寬廣的路，讓你將來走得舒舒服服，免得像我們當年那樣辛苦。信我們吧，一切都是為你好！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日

鋪路

有一種職業，叫父母。終生職志，是為子女鋪路。一生努力，要為他們的寶貝兒女墊下錦繡前途。中產家庭，夫婦受過高等教育，是專業人士，丈夫事業出眾收入豐厚，兒女出生後妻子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相夫教子。

能幹聰明，學識豐富，網絡寬廣，人脈充沛，最重要的是有充裕時間，可以掌握各先進地區最快最新的資訊，一步一步為子女的將來，作最充分的準備。

小孩還在蹣跚學步，就急不及待送他到playgroup。剛學會講話，就要浸淫三文四語，普通話、英語，再加法文或西班牙文。專家說，三歲以前學外語，最易入腦最易掌握。然後是國際幼稚園。手指還未發育，就要彈鋼琴和拉小提琴，最好精於一種體育運動。入讀的一定是國際小學，託人事拉關係，萬無一失。至於中學嘛，到英國寄宿學校是必需的，跟鬼仔一齊成長，才可以做個國際人。怕不怕與大國崛起的中國脫節？每年逢暑假、寒假、復活節都飛到神州，參加北大清華短訓班，了解祖國的最新發展，做個認識國情的國

我沒有敵人

196 紅嘴藍鵲
198 「危及國家安全」
200 珍而重之
202 見校長
204 公道自在人心
206 空椅子
208 文明和野蠻
210 餌誘拍鳥
212 基本守則
214 難頂
216 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218 活學活用
220 化為灰燼　鎖鏈未除
222 命運殊途
224 「對傳媒做多點工夫」
226 設立香港中宣部
228 悼華叔
230 政治抽水
232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234 恐怖主義
236 我沒有敵人
238 冷
240 天文台月曆
242 塑原收成節
244 泥巴
246 歸園田居
248 《九評地產黨》
250 人仰車翻
252 歪理連篇
254 六長四短

130 序當何罪？
132 被槍斃的序言
134 沒有放大來看
136 挾屍要價
138 價值教育
140 你的普世價值
142 「釣魚島」保不住了
144 翻牆睇頭條
146 安居與升值
148 房奴
150 父子爭酒
152 開除球籍
154 被流氓停機
156 厚顏無恥也是一種專業
158 官媒民調
160 關愛了誰？
162 駱駝穿過針孔
164 幸福
166 用錢買的幸福
168 微博陰招
170 給審查員盯上了
172 李氏力場
174 李氏主禱文
177 獰笑
179 如何教孩子？
181 照妖鏡
183 保外就醫
185 三個八十後
187 《CU仔，去死吧!!》
190 大學生三十年
192 置業買樓
194 南生圍告急

65 當自我審查成為習慣
67 吹雞集合　起錨出發
69 良知集體掩埋
71 校長打架
73 中大四條柱
75 務必出席
77 世紀大辯論
79 冷面笑匠
81 神州迴響
83 封殺嘅模
85 懲罰傳媒
87 《喂！趕住投胎呀?!》
89 選擇的思考
91 果斷嚴厲
93 飯局
95 吹風飯局
97 政治飯局
99 齊撐粵語大行動
101 Rap 廣州
104 「廣州」消失了
106 賤賣私隱
108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1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2 當人人都針對法官
114 仇富
116 能不仇富嗎？
118 仇富與捐獻
120 仇富與政制
122 蘋果核
124 仇菲情緒
126 死亡直播
128 菲警

目錄

自序
3 鋪路
5 放手
7 擋中央
9 河蟹擋中央
11 打仔
13 棍頭出好仔？
15 劍子手
17 大屠殺
19 香港精神
21 不「靠」政府的神話
23 簡單比較
25 九十後
27 發問
29 5-2-8-8
31 怎向孩子說？
33 戴着腳鐐的自辯
35 口窒窒高官
37 蒼井空
39 中國「球迷」
41 賣樓呃秤
43 共犯
45 政治廣告
47 政黨與超市
49 《念》
51 為中國同胞服務
53 看圖不作聲
55 前面左轉是政府
57 投票
59 恨鐵不成鋼
61 微博實驗
63 「被不存在」

事情都沒有對與錯，也沒有黑與白，永遠保持客觀理性，中肯持平。據說，這樣最穩妥，也最受歡迎，朋友敵人，跟自己的面目一樣模糊。

年過半百，死性難改，最大的弱點，就是認真。「襟撈」性格，學不來，要改，太遲了，還是保留本性，做回自己，繼續過那自以為是的快樂生活。雖然得罪了不少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已經沒有甚麼大不了。

還是那句老話：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

* * *

這是《明報》「三言堂」結集的第四本，封面和封底的插圖，都是小女兒的作品。小女兒的畫愈來愈成熟，畫得很認真，希望她能繼續堅持這份愛好。

認真就是美。感謝你，為這本書付出的努力、心思和時間。

自序

傳媒工作三十年，究竟是朋友多還是敵人多，一時之間，真的答不上來。

不少人視媒體為宣傳，更多人以專欄為公關，風花雪月，輕輕鬆鬆，又有錢收，又不得罪人，吃四方飯，不惹爭議，更不會給黨報幾萬字的連番攻擊。吃香喝辣的朋友愈來愈多，笑臉迎人的知交遍佈天下，霸到一個地盤，做着天下間最輕鬆的美事，何樂而不為？

你可以永遠玩世不恭，對任何事都隔岸觀火，一覽眾山小，鄙視之，諷刺之，奚落之，挖苦之，跟一切事物保持最大距離，用最獨特的角度解構分析，語不驚人死不休作結。朋友不朋友，敵人不敵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吐一口痰沫，還是同樣的老生常談，呸！你這小農文化落後民族，與我何干？

最安全的是立場模糊，各打五十，少提自己的看法，盡量模稜兩可，還要適時插科打諢。對世間不公不義，都以犬儒鄉愿的態度處之，對一切卑鄙齷齪，都以不痛不癢態度對待。所有

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239

感言集❹我沒有敵人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插圖：吳　穎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1年4月初版
書　　號：SCB 544
I S B N：978-962-992-267-2
定　　價：HK$80

©二〇一一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235

我沒有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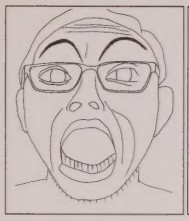
作者／吳志森

感言集 4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混跡近三十年，身心俱疲，無法休息。在港台《自由風》發聲，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頭條新聞》搞鬼，得罪權貴家常便飯。在《明報》、《蘋果》寫文章，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嬉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

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堂

我沒有敵人

吳志森
感言集